

R
050
985.21





人間味 第三、四號合刊

| | |
|------------|---------|
| 上上筆記 | 君匡(二) |
| 牙籤 | 果厂(三) |
| 清潔的綠居 | 三川多(五) |
| 說閒話 | 林斯人(六) |
| 有安排的人間味 | 方非(八) |
| 生孩子 | 王橋(九) |
| 薄惹 | 田野(一〇) |
| 一室不治 | 淑國(一三) |
| 病中小記 | 穆穆(一四) |
| 此中人語 | 智深(一四) |
| 京都之都踊 | 多翁(一六) |
| 族途雜拾 | 水青(一七) |
| 夜泊黃河 | 葉潤(二二) |
| 日本旅務中的各種味兒 | 陳憲士(二三) |
| 作從軍記者 | 栗爽(二五) |
| 投筆從戎的滋味 | 太玄(二八) |
| 歐野民的戀愛與婚姻 | 朱裕同(三二) |
| 赤足踏火而行 | 下走(三三) |
| 京官與地方官 | 何章(三五) |
| 談烤肉 | 曹見微(三六) |
| 談美人浴 | 夏時雨(三七) |
| 風流病 | 賈鎬(三九) |
| 後台與廚房 | 吉人(四〇) |
| 從劇生過一月記 | 春酌(四一) |
| 編後記 | 樹毅(四四)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藤樹

發行者 人間味雜誌社

發行所 南京國府路三〇一號 南京國府路三〇一號 人間味雜誌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售 中央書報發行所

本報每逢十五出版本期零售每册八元

| | | |
|----|------|------|
| 定價 | 半年 | 全年 |
| 本埠 | 三十元 | 六十元 |
| 外埠 | 三十一元 | 六十二元 |

國民政府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二號

廣告價目表

| 類別 | 大小 | 價目 |
|-----|------|-----|
| 後封裏 | 全 | 壹千元 |
| 正封裏 | 全 | 捌百元 |
| 後封裏 | 全 | 陸百元 |
| 後封裏 | 全 | 肆百元 |
| 普通 | 全 | 貳百元 |
| 普通 | 半 | 壹百元 |
| 普通 | 四分之一 | 壹百元 |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滙海上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存 款
 放 款 及 國 內
 各 埠 匯 兌 等
 業 務 手 續 敏
 捷 服 務 週 到

| | | | | | | |
|-----|-----|-----|-----|-----|-----|-----|
| 總 | 行 | 分 | 行 | 分 | 行 | 分 |
| 上海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南通 | 常州 | 鎮江 |
| 南京 | 蘇州 | 無錫 | 南通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 蘇州 | 無錫 | 南通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徐州 |
| 無錫 | 南通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徐州 | 濟南 |
| 南通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徐州 | 濟南 | 青島 |
| 常州 | 鎮江 | 揚州 | 徐州 | 濟南 | 青島 | 煙台 |
| 鎮江 | 揚州 | 徐州 | 濟南 | 青島 | 煙台 | 大連 |
| 揚州 | 徐州 | 濟南 | 青島 | 煙台 | 大連 | 哈爾濱 |
| 徐州 | 濟南 | 青島 | 煙台 | 大連 | 哈爾濱 | 長春 |
| 濟南 | 青島 | 煙台 | 大連 | 哈爾濱 | 長春 | 瀋陽 |
| 青島 | 煙台 | 大連 | 哈爾濱 | 長春 | 瀋陽 | 西安 |
| 煙台 | 大連 | 哈爾濱 | 長春 | 瀋陽 | 西安 | 蘭州 |
| 大連 | 哈爾濱 | 長春 | 瀋陽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 哈爾濱 | 長春 | 瀋陽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 長春 | 瀋陽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貴陽 |
| 瀋陽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貴陽 | 成都 |
| 西安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貴陽 | 成都 | 重慶 |
| 蘭州 | 西寧 | 昆明 | 貴陽 | 成都 | 重慶 | 萬縣 |
| 西寧 | 昆明 | 貴陽 | 成都 | 重慶 | 萬縣 | 宜昌 |
| 昆明 | 貴陽 | 成都 | 重慶 | 萬縣 | 宜昌 | 沙市 |
| 貴陽 | 成都 | 重慶 | 萬縣 | 宜昌 | 沙市 | 漢口 |
| 成都 | 重慶 | 萬縣 | 宜昌 | 沙市 | 漢口 | 九江 |
| 重慶 | 萬縣 | 宜昌 | 沙市 | 漢口 | 九江 | 南昌 |
| 萬縣 | 宜昌 | 沙市 | 漢口 | 九江 | 南昌 | 長沙 |
| 宜昌 | 沙市 | 漢口 | 九江 | 南昌 | 長沙 | 衡陽 |
| 沙市 | 漢口 | 九江 | 南昌 | 長沙 | 衡陽 | 廣州 |
| 漢口 | 九江 | 南昌 | 長沙 | 衡陽 | 廣州 | 汕頭 |
| 九江 | 南昌 | 長沙 | 衡陽 | 廣州 | 汕頭 | 廈門 |
| 南昌 | 長沙 | 衡陽 | 廣州 | 汕頭 | 廈門 | 香港 |
| 長沙 | 衡陽 | 廣州 | 汕頭 | 廈門 | 香港 | 澳門 |
| 衡陽 | 廣州 | 汕頭 | 廈門 | 香港 | 澳門 | 倫敦 |
| 廣州 | 汕頭 | 廈門 | 香港 | 澳門 | 倫敦 | 紐約 |
| 汕頭 | 廈門 | 香港 | 澳門 | 倫敦 | 紐約 | 舊金山 |
| 廈門 | 香港 | 澳門 | 倫敦 | 紐約 | 舊金山 | 聖路易 |
| 香港 | 澳門 | 倫敦 | 紐約 | 舊金山 | 聖路易 | 芝加哥 |
| 澳門 | 倫敦 | 紐約 | 舊金山 | 聖路易 | 芝加哥 | 華盛頓 |
| 倫敦 | 紐約 | 舊金山 | 聖路易 | 芝加哥 | 華盛頓 | 費城 |
| 紐約 | 舊金山 | 聖路易 | 芝加哥 | 華盛頓 | 費城 | 波士頓 |
| 舊金山 | 聖路易 | 芝加哥 | 華盛頓 | 費城 | 波士頓 | 華盛頓 |
| 聖路易 | 芝加哥 | 華盛頓 | 費城 | 波士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 芝加哥 | 華盛頓 | 費城 | 波士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 華盛頓 | 費城 | 波士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 費城 | 波士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 波士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華盛頓 |
| 華盛頓 |
| 華盛頓 |



人間味

第三、四號合刊

| | |
|------------|----------|
| 上上籤記 | 君匡 (二) |
| 牙籤 | 果厂 (三) |
| 清瀟的錄居 | 三川多 (五) |
| 說閒話 | 林斯人 (六) |
| 有安排的人間味 | 方非 (八) |
| 生孩子 | 王橋 (九) |
| 輝愁 | 田野 (一〇) |
| 一室不治 | 漱園 (一三) |
| 病中小記 | 穆穆 (一四) |
| 此中人語 | 智深 (一四) |
| 京都之都踊 | 冬翁 (一六) |
| 旅途雜拾 | 水青 (一七) |
| 夜泊黃河 | 紫瀾 (二二) |
| 日本旅程中的各種味兒 | 陳家士 (二三) |
| 作從軍記者 | 梁爽 (二五) |
| 投筆從戎的滋味 | 太玄 (二八) |
| 該繁民的戀愛與婚姻 | 朱裕同 (三二) |
| 赤足踏火而行 | 下走 (三三) |
| 京官與地方官 | 何章 (三五) |
| 談烤肉 | 曹見微 (三六) |
| 談美人浴 | 夏時雨 (三七) |
| 風流病 | 賈鏞 (三九) |
| 後台與廚房 | 吉人 (四〇) |
| 從劇生活一月記 | 春 (四一) |
| 編後記 | 樹殼 (四四) |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滕樹毅

發行者 人間味雜誌社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發行所 人間味雜誌社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總經售 中央書報發行所
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本刊每逢十五出版本期零售每册八元

| | | |
|----|------|------|
| 定價 | 半年 | 全年 |
| 本埠 | 三十元 | 六十元 |
| 外埠 | 三十一元 | 六十二元 |

國民政府 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宣傳部 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一二二號

廣告價目表

| 類別 | 大 | 小 | 價目 |
|-----|------|---|-----|
| 後封裏 | 全 | 全 | 捌千元 |
| 正封裏 | 全 | 全 | 陸百元 |
| 後封裏 | 全 | 全 | 肆百元 |
| 普通 | 全 | 全 | 肆百元 |
| 普通 | 半 | 全 | 叁百元 |
| 普通 | 四分之一 | 全 | 壹百元 |

上上籤記

君 匡

每到南京，總有些荒寞之感。一個人於夜深燈下，有說不盡的空虛。去年，前年的秋天，我都會北行，對於秋天的故都的留念，至今不能釋然。本年原也有一個幾近北行的機會，帶預定要登泰山的；但是沒有行成。我之所以如此的愛好北京，真是有許多說不出理由的理由。沉醉於功史的傷悼，或者是過分忙碌後的反映，也許就是理由之一。然而最大理由，莫如還是由於生活苦悶所起的放浪恣肆吧。所謂放浪恣肆，可以說是文學的心境，詩的情緒的追求。當時間的重壓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然會有這種心理的衝動，因為我今天的生活，是沒有文學，更沒有詩的。

最近到南京來，不是有公務的時候，儘量想坐黃包車跑路，想把政治之都的南京的風景，飽為領略。可是，終沒有得到什麼可使我依戀的處所，夫子廟嘈雜，秦淮河癩癩的臭水，可與談心的朋友，一個都沒有，回得家來，除接受僕役的茶烟奉侍以外，祇是滿室孤寂。我也想，如其竟能如此的遠離了十字街頭，作個與書卷為伍的「高人」，豈不甚好。其實這也不過是想想而已。有一次夜晚，我從白下路坐着黃包車回來，道經上海路轉入廣州路，仰望晴朗的夜空，一輪皓月，遍身覺得寒冷寂寞，陡然想把這空虛荒寞之感，寫首短詩，并擬題為「秦淮月」。這一點詩情一直留在心底，正打算什麼時候來寫，不料到上海却發現了同樣題目的話劇，那末寫出的詩，從此就僵成了一個意想而竟與人偶合的題了。

南京，何竟是如此的荒寞呢？

我失了愛，我追求愛，我連可為追求的影子都不會露到，憧憬出現過的，都是漠不相關的點滴；這裏是連友情都難尋找的地方。登地的城，夏天特別熱，冬天特別寒冷，最近到了晚上，連買茶葉蛋，賣雲吞的市聲都聽不到了，真是好像失了生命的地方。

為什麼北京的古老，隨處充滿了魅力；為什麼沉著的（也在腐化中的，）蘇州，於小橋流水之間，予人以安閑；長江瀾流中的焦山，為什麼使我屢去不煩，而還想去靜居幾天。為什麼我總是企望着晚年要去過過南水鄉的農村生活。為什麼我從不有要在南京住上一個月的念頭呢？我的這些懷想，我對於南京的無念，實在是落得個「空虛」兩字。

我的京寓，招待過不少的客人了。我的寶藏，是大部份屬原主而暫由我代存的幾百卷書，還有些不值錢的字畫，和地攤上得來的假書，和從明孝陵拾回的殘碑破瓦。我的房間的擺設，三年以來，沒有移動過，至於這一切，每次來時，摩玩的興味，一點也沒有。衣櫃是空空的，書架是從來也不開啓一次。會有個客人，我用水印的梅箋，寫了兩句話給作紀念：「嶺上梅花開未見，故人尋夢到三更。」因為

我住的寓名為「嶺」字，這形容了我的來客之多，形容了我的心的惆悵。

我與南京，自幼年來過的時候起，是很有不必說的因緣的。但還是有無窮的悵悵。不久到又有一位初來的客人，我們會談話談到彼此過往的一切，我說，「我們的青春并還沒有完全過去，不必厭倦着頹喪的心情。」因為他似乎感到了人生的遲暮，千垂百鍊的生活，在他雖說不上；可是，時亂年荒，他畢竟也這樣生活過來了，畢竟也走着過這樣一些道路。我激勵他，祇要有一個平凡的滿足，也就够了，如我祇教人讀「朱子家訓」，如我之以粗茶淡飯為甘飴。可是我不說：我們這應當永遠有一個美的憧憬。即令不必是幸福的。

爲了想喚起青年的舊夢，更爲要找尋這南京的美，（我們不應該祇是南京的過客，）我引導我的客人，於傍晚中抬轎到雞鳴寺，臨盼台城廢墟，望後湖的殘荷。點點的沈沈，飲了一盞清茶，又數着石級而下。又陪他到毗盧寺，瞻仰東來十一面觀音大士。我虔誠的跪下求福，果然得了一個上上籤，歸來大喜。於此，我不應再嘆喟南京的荒涼了。世有「人傑地靈」之說，慰情自況，這六朝地的南京，我多了如許蹤跡，在我的生涯中，願不再是空虛的記憶，我當有所依戀才是。

三十二年十月一日。

牙籤

果 厂

近來中年之感益深，已竟有好幾篇文字在說自己的苦惱了。這個，想來青年人看了會頭痛的，即使中年人讀之，亦不免多此一舉之誚，盡入世襲深之人，總以沈默爲最好的哲學，那麼，以我的脾氣，我的好說而不得當，又頗有愧於「中年」二字了。

如今爲了編者的催促與自己的需要，還是要說，并且是老調，真對不起。

爲什麼單單說牙籤呢？您如果是三十開外年紀，一定會感覺到牙籤的需要。每餐吃完飯，必要把塞在牙縫使人非常不愉快的碎屑剔出來，不知從什麼時候，牙與牙之間，就會有容留污垢的穴隙了，這個時間的啓示是驚人的，穴隙的擴大就是搖落，蔡十二郎文的「而髮花花，而齒牙動搖」，秋聲賦的「渥然丹者爲槁木，黧然黑者爲星星」的火候，果然就快到面前了，想想這種文章的當兒，還正馳逐於籃球場上，在飯廳與同學比賽吃饅頭的速度，雖然日子過得艱難，畢竟還是嫌他快呢。

以齒口論年齡，乃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事，文言裏總是說「年齒」，「齒德」，可見對於齒與年齡的關係，拉得是特別密切的，但是「齒德俱增」或「年齒漸長」一類的話，實在是不通的，因爲如上文所述，年齡與齒的數量正是反比例，到八九十歲，甚至可以一顆都沒有，爲什麼說他增呢？即以修詞學上「Particular for General」一例來講，將齒代表年齡之類，亦可謂採取了不合理的部分罷？然而自來

是如此說，我疑心這裏邊竟是有感傷的成分，也說不定。蓋一想起齒來，就會明白自己之老矣，而吃飯乃人生最要之行事，又不容不時刻在念耳。除人以外，如驢馬，似亦以齒論年，吾鄉買馬者，例先擲其上下兩唇，驗其齒磨損之程度，有兩牙，四牙，六口，七口，之說，惜我未能諦諦，但知六口最爲壯齡，值亦最高，七口以下，斯爲老矣，像不佞的年紀，大約正當七口之後，飼料照常要費，工作實無成績，豈不可厭乎？女人之美者，詩中常讚頌其口齒，什麼調貝呀，狐狸呀，似爲傾國傾城工具之一，宋玉的東家之子所遇見的女人，恰以兩齒被譏，雖有稱爲鬪笑者，終非正軌，唯一到老年，並不提起齒牙，豈說齒德俱尊，也還指男人的多，豈女子的齒只能稱其齒年，而不能表其齒耶？也算是我的疑問罷。

將塞在齒縫裏的一根菜蔬的纖維或牛肉絲等用牙籤剔出來，是多麼痛快的事呀！金聖嘆的數十則「快哉」，不知列入此否？假如沒有，頗覺可惜。我在赴宴的時候，一定先注意牙籤擺列的位置，我很希望坐在擺有牙籤瓶子的一邊，以便取用，因爲在吃酒中間立起身來從很遠的地方拿牙籤，未免有點失儀，至少也可以讓人懷疑你太發癡了，有的菜館喜歡在坐客的每一位置放上幾隻，這個雖便利而往往嫌其量少，結果還是不便。唯牙籤之爲物，一般家庭很少購買，非惜費也，想不到也，於是牠輒於吃飯既畢，拿十幾根放在袋裏，好像也算近於揩油，而自謂無傷大雅，所以屢屢爲之，衣袋中常有此種殘餘，則證明口福不錯，否則必有食指動之思了。我最怕吃雞肉，這一准是要塞住臼齒的，又最不易剔除，在宴會上長時間的剔牙終是不體面，可是短時間又不能解決，吃西餐時，侍役在旁等盤子，尤爲尷尬，然雞又是饞嘴人所不肯放棄的，因而牙齒苦矣。在家中吃飯畢竟不到一只適用的牙籤，傍徨不知所措，甚不寫意，到底得從五元一盒的火柴中抽一根火柴軸以爲代用品，此時必頓足罵山妻云「等明個買一匣牙籤好不好」！而實際上牙籤還只有從筵席上偷回來，却終不買一枝半枝也。

小時見老年人常於襟旁帶銀製之牙籤，附有角質的小梳子和耳挖子，以爲非常累贅，只覺得角質的小梳子很有趣，現在才明白古舊的風俗也有道理，比現在老年人還有的好穿西裝合理得多。且既爲銀製，便不能棄，省了到筵席上去偷，更省了家庭中零買，尤其省去別人揩油借用，真是何利之至，我想這是應當加以提倡的，只有梳子和挖耳是否仍照舊，尙待討論。

中年人是事業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好像孔子也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吾鄉俗諺亦云：「三十不立子，四十不發家。」這話是，三十歲沒有兒子，就不希望生兒子了，生了兒子也不能受用，四十歲不發財亦可勿須營運，此與施耐庵先生水滸序所云「人三十而不娶，不宜交娶，四十而不仕，不宜交仕」恰巧相合，願諸君更宜耳。這所說都頗重視三十至五十歲的人生，則我亦未便妄自菲薄，但請注意「世事至光明之一面亦即至黑暗之一面」的道理，設如一個人真不能開達於諸侯，那麼最倒黜最受害的時期亦即此一段落，老婆也耐了，子女也生了，該是要吃的，房是要住的，由來猛人逼客嘆愁說窮，還不是在這一段落之內，大家不要看了窮而技工的詩提頭關節三嘆，殊不知作詩的人並不好過呀。老壯的「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是什麼滋味呢？我寧可不當詩人，也不要受這種罪的。環境一壞，刺激一深，頭腦不清醒，辦事無效率，慢慢志氣消沉，友朋疏闊，好像褪了色的衣服，快要被丟到垃圾堆上，親戚和朋友誰還記得起呢？這也就如同牙齒有縫隙，敲什麼通敲不動，即咬了也是被發層塞住而不痛快，只是牙齒得有牙籤來輔助，作人又那裏這樣容易，在人與人之間有東西塞住，是一輩子也疏通不開的，一個人之不能寄雲得志，不是常常怨恨運動差嗎？雲與通，就是升與沈的先兆呀。

有人給某種人稱牙籤，因爲用完了就丟掉了，我聽了也殊有自悲之意。

清潔的鰥居

三川

真正的得以享有那結婚的樂趣者，反而是獨身。

欲知結婚的真正樂趣，獨身最好，因為他還保有一份繁華的厚望；否則結婚過婚而又離了婚的人也行，雖是從傷心的回憶中以取得那溫醇之樂，但也總是真知；其次是遙遙隔居的夫婦，對於婚偶生活也確實懂得其好樂之點，但不可通信，因為一通信便要涉及現實，——儒情性格每較男子來得繁重的婦人女子，其由於一雙新襪子被老鼠啃啣的這種痛苦，也往往要丈夫和她分担，所以一寫信便不免要逐一報告，說道：「你看，人家又被老鼠欺侮了，你不能不管！」充滿着抱怨，求助，自私和其他的這種現實的囉嗦，一提起來，美便不自禁而遁去了。

有的時候，真可作一個和尚，對於婚偶的生活他也得以保有一種旁觀的樂趣。

而一到在真實的婚偶生活的那裏面，却日日叫苦。所以結婚誠然是一種苦惱的事實。其放光於旁觀者的眼中的那份好樂，是距離所賜。譬如吸煙，燃火的頭端距離口唇愈遠，則香味愈隨。而吸到後來，火已竟燎着口唇了却仍然窮凶極惡的吸着，樂趣已無，只剩下攪層眼目的不得不然之苦了，所以有人說，吸煙的最快樂之一刹那，是那划了火欲吸未吸的時候。然也倒底不如那絕未吸煙者的空空憧憬之為愈，這便是和尚的旁觀結婚之樂了。

然而人却到底情願拋開距離，去接觸那結婚的事實。我們當今三十左右的人，在晉靈宮雜史的時代還是小孩子，那時候，對於婚偶生活的旨趣真是無法再濃烈了：總是想，要結婚，一定要結一個有御林軍場面的婚，御林軍一百零八（數目自然尚可商榷）全是獅子大張口的在前面唱着那大軍進行曲，後面是五十雙儂相，後面是自己，挽在臂上的自然是一條一簇百合花似的人，然後走上六十級金階，到了禮堂，客到進抵洞房却還要過十五層宮院，這一夜，可算結了婚——後來就知道這是胡夢亂倒。

因為從那時起，不免時常要參加別人的婚禮，看來看去却一次也不見那所預期的場面。你要說，人拮据，結婚的場面自然也拮据，對呀。但是當初我却并不這樣想，倒是以為他們小場面結婚者是因為沒有大場面的企圖。這一說，後來自然曉得了，原來不是什麼企圖，是夢。夢是不需拿了真的錢去花的，所以不厭其浩大，并且輕而易舉。

其間又聽到了婚的朋友在三月五月以後半廢了，說道：經濟是一切，是包羅萬象，是總而統之；家中裝不起浴缸，三天以後的被窩裏面就顯出一種便到雙方難以忍受的氣味，脂粉香是不足以掩護一切的，於是婚偶的夜生活真是一種令垢忍辱的生活！

只爲清潔，我也要練居的這種念頭，便從此油然而生了。

然則練居便是清潔的生活嗎？也倒不。不過人對於自己的原諒很大，大叫「我厭棄我自己」的人過去還不會有過也。光棍同居者只有顧忌別人的脚別人的屁股，而從觀念上既認定氣氳滿室的臭氣出於別人，所以，只要一把鼻子蒙到自己的被窩裏面，就放心了。

異性雖則稍可原諒，然而也是距離得遠始可以保持胸襟之寬大；同時，有距離的兩性，中間尚隔着一層脂肪。你不要說脂肪爲力稀薄，譬如白種婦人，雖然通體狐臭，但是因爲香水進步，所以也瞞得男人。却是一到失去距離的兩性，同室同衾的日子過下來三月五月，一擲便昭然了。於是，那原本狹隘的胸襟一來就光了火，叫道：去你的，臭的，腥的，酸的，不可聞的，妳！——然則這即是人間味。

所以，透澈的人簡直是非要出世不可。一到那超然的世界，人間味盡然若失，也就沒有煩惱了。故佛家最清潔，只可惜還有花枝招展的婦人去朝山進香，所以惹得和尚有時又頗不甘了。我輩，以後婦人應該只去尼姑庵禮佛，而男善士始可獲和尚諷誦。否則何以斷六根。不潔如我們，真的作和尚殊不可能，則只可不養同居的生活，孑然一身，生理上的結婚還是只去想一想便足夠，以此始乃可以維持一己之清潔也。

說 閑 話

林 斯 人

如果有人叫我挑選一件喜愛事情，我不管別人意見怎樣，也不管愛我恨我者如何婉情或得意，我決心放掉一切——那爲幻想，志願，決心費粉飾掩掩而耀耀發光了的一切，我決定用我的筆投漫談一票：

——漫談，這世界有史以來最光彩自由的漫閒生活。
請先不要問這偏愛是否高明，我們只要看那一位有名的英國流浪漢羅漢遜，既令他飄流在渺無人跡的荒島時，還有一位禮拜五伴他說話，就可看出漫談這事於你於我怎樣不可缺少。

這世界原本奇怪，我們善惡觀念就常顛倒混淆弄不清楚，偏見鑄成我們第一個錯處，先一個更鑄成我們第二個不當，於是，我們問善問惡，究其實際，所謂善惡，原不過與飲水大便一樣自然。對的，我要說的就是「自然」二字。人間世中，我們時時面對現實，現實並不美麗，於是，我們常常有所幻念，有所蠢動悲哀。實際上，我們縱有悲哀的念，也是虛懷若谷，從來不在言語行動上表示什麼，這樣一來，許許多多綺美情事都在你我心中自生自滅，恍若無生。自然也無從影響別人，雖然免去不少麻煩口角，却也掩住若干雄偉豪華，減少若干生命美麗。這樣生活雖說清淡平和，却又有何味道？

有了漫談，人們才敢稍稍解放自己，說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設計企圖或親身經驗，安慰自己，約束自己，忠誠而馴良的把日子遣送出去。

於是，常見於昏黑子夜，小人裝腔作勢描述如何遇鬼，單身男人頭頭是道的說明什麼才是理想夫人，而一個守財奴更慷慨激昂講出揮霍家資計劃。這些漫談與日常生活比較起來，並不一定必成嘲諷，却常常對照發生，於是，思量比擬時，常會弄得細心人狼狽不堪。其實漫談乃是漫談漫談，從不會有以生活打比企圖，且生活本身就常蘊蓄揶揄，於是，狼狽不堪就成定論，苦惱自尋又有何話可說？

漫談安慰說者作者，打個比方就可看出：晚飯剛過，聚二三知己，圍觀天上星宿，茶烟在手，別無所求，適然某甲拍拍大腿，慷慨亮明：「他媽的，那一年可真是好年頭，……」於是，言語順流而下，始而，急猝紛亂，繼而，通暢流激，終於，忘形忘態，言過其實。其時，某已燈起雙眉，掠住前髮，遲緩說道：「終有一天，我有了錢……」於是，五百美妾，三千汽車，甚或更欲將故都西郊頤和園改劃私人別墅。說者自說，聽者也無妨代為贊劃，將故都北平併入私人住宅，而運河更可延長四十里，直達北平，以便說者直接浮橋上揚州也。話題由東而西，經天而地，於是，四座興來，談點風生，直至夜靜更深，默然而散。聽者戀戀於說者雄偉設想，說者亦復戀戀於自己幻念，此時此地，早已忘却塵世，敢問此樂，人生能有幾許？

漫談固然引人心折，安慰自己，另一方面，更能約束自己安份守己；平日所不敢想者，所不敢說者，一旦竟能以仔細描畫，一一說出，似瀟灑之於無心，又似說之有意，事實卻不需負任何責任，一時間又似已然成就出什麼，於是，一宵清睡，酣然入夢，次日醒來，再去作牛作馬，昨宵妄念早已不再想起，如此一日復一日，遂成就為一個安份守己的老實人，把日子依照老實人方式遣送出去，了却許許多多人事麻煩，誰說漫談又不是一生活中絕好的彈性道德律呢？

因此之故，在下個漫談，且願為漫談作任何辯護，至於說清談誤國，這才真是東窗定計，莫須有的事情，國事本為大計，當不僅能為清談決定，如果說清談客談時爾至便圖計動搖，更屬無稽之談，不信請看，比談話更不高明，更容誤時間的事情不是正在到處進行着嗎？那麼又何必單單挑出清談一事來與問罪之師呢？

粗粗來說，談話真才是生活最富於藝術性的東西，不相信時，你盡可約兩三對手談談看，到那時候，你如以我這文字為題，五分鐘後，你總會忘了我的功罪。

通 通
和 成

針織品
棉織品

百 貨 門 市 部

化裝品

日用品

男 女 服 裝

永 安 商 場

樓 下
樓 上

有安排的人間味

方 非

在人們的心中，動和靜兩種力，有時是並立而調和，也有時是傾軋以至於混戰，而呈出一種矛盾的對立。

由動與靜的發展，形成兩種不相同的慾念，一種是規律的，有安排的，一種是自由的，任情所之的。

帝王之類的人物，常強調了前一項慾念的要求的罷！在他們的生活裏，需要別人代為安排，代為調整得合於規律，堂上一呼階下千味的規律要有，就是喚張三之聲未停，而張三已匍匐階下的場面也不能無，打獵有用圍籬圍起來的圍場，其中早安排上成羣的馴鹿，和擊掉牙齒，敲去爪甲的猛虎。

生活在規律和有安排的生活中心，和唱戲差不多，元帥一聲「衆將官」，下面一齊答「有」，「天到這般時候，爲何不見到來。」

繭甯起處，正是那該到來的人來了。

劇不這樣，便唱不下去，過慣了規律而有安排的生活的人，一旦失掉規律，或不給他安排，他也必過不下去。

我常常想，假如一個帝王有了和魯濱孫相同的境遇，他必比魯濱孫有加若干倍的痛苦吧！

規律的有安排生活不是任何人所能享受得到的，也正有許多人

不情願去享受，他們情願使自由的，任情所之的慾念發展，去過疏散的生活，雖然這種生活不見得高貴，但或許富有滋味。

假如一定使過着疏散生活的人們，走進規律的有安排的圈子裏，他們簡直以爲不如叫他們做個魯濱孫，反到快活些，因爲那正和

叫鴨子上架差不多。

社會是人的組合，於是社會上也同時存在種種由人的不同的意念所產生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人是社會的分子，有時也不得不離開你所喜歡的生活方式，走進也許是你不甚喜歡的生活方式了。也就是說有些時候，也不得不做回鴨子上架的勾當。

這種勾當，我也硬着頭皮做過幾次了，也許我根本有上不得臺基的根性吧！不但不耐熟中生巧，反覺多而生厭了。幸喜每次日期都不長，忍耐一時以後仍能回到我自己的生括裏。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所認爲鴨子上架的也不會是什麼了不起的不平凡，用不到怎樣不平凡，已經使我覺得是鴨子上架了。觀光，攷察之類，能說是什麼不平凡的事麼？飽受招待能說不是人生的樂事嗎？

然而就是這些已使我怕的不得了。

記得有一次觀光回來，友人問我有什麼收穫。我說：「我認爲桃源的是坐得使人腰疼的火車，因爲他能給我一時的安靜。」他好像不滿意，又問我都是看到些什麼？我說：「車子，階梯，茶杯，酒盞，一些笑容的生面孔，一些走不完的道路。」他搖搖頭，問我都是做了些什麼？我說：「上車，下車；上階梯，下階梯；端茶杯，端酒盞，鞠躬，握手，擺笑臉，說謝謝，再有就是喘氣了。」

我每過到這種生活，總覺自己變成鍊裏的一個齒輪，不，像北平故宮裏的天下太平鐘裏出來的寫天下太平的機器人，出來進去有軌可循，拍手舉足，有力推車。

推動機器人的是機件，推動我的，我總以爲是日程表，我不知這機器人對機件作何感想。日程表雖不是刀山，但我總是望而生畏的。因爲他常把我放在有安排的鈔票裏，也就是把我安排起來。

帝王之類的人物也是被安排着嗎？我知不清楚。但我對正德帝，不知爲什麼總有一些原諒的心意。自然，我要在科學時代做史論，是非痛罵他不可的。

生 孩 子

王 橋

正在想不出題，忽然有人來報喜，說舍妹分娩生了一女，於是我在初當舅舅的時候，想起這個「生孩子」的題目。

我已經做了三個孩子爸爸，我讓孩子們「爸爸，爸爸」的喊得離三十歲就發近了，喊得年青人一肚子的「雄心」越來越少了，所以，如今聽說自己妹丈有弄瓦之喜，多一半替他慶幸，少一半却替他擔心。

不過，我是因為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以已經有了三個孩子的看法替別人擔心，而人在第一次剛剛做爸爸時候的心情，和我現在的心情還是不會一樣，那是絕對喜歡的，喜歡得甚麼似的，自己如果寫第一天當爸爸的日記，簡直就不曉得寫哪一句好。

孩子在將出世未出世的時候，是將當爸爸未當爸爸的人最心跳的時候，當時心頭緊張萬分，臉上還不能露出十分着急，明明聽着太太在呻吟，掙扎，想進去看看，又不好意思，即便進去也插不上手，這時，最容易使你想到了「家」裏的瑣瑣，想到顧蘭君那抹了一臉油的化裝，越想越不敢想下去，只有悔不當初的自責「荒唐，荒唐」！

我的第一個男孩子生在北平，他出世那天刮着很大的大風，一夫一妻的小局面家庭，沒有催娘姨的必要，同時也沒有催娘姨的錢，快要分娩的前幾天，臨時請來一位舅母幫忙，舅母到分娩的那一天，她忽然聲明：「我可最怕看人家生孩子！」這不是糟甚麼？太太腹內如絞，靠着衣廚呲牙咧嘴，我只好一面作揖打躬託鄰居過來幫忙，一面跑出去打電話請醫生來接生，順便又買了一點東西，回家不久，醫生就趕來，我自己倒茶給醫生，醫生並不大理會，吩咐我：「預備一點二百二十水！」我說：「沒有」，醫生說：「快去買」，我幾乎昏了，我怎麼能說「沒有」呢？趕緊託別人去買，又過了一會，空氣越發緊張，我在外間屋內踱來踱去，（電影上常是播着雙足的特寫）火爐上燒着水，三把壺，冒着熱氣，水在壺內滾沸，呱呱呱呱的響，像消防車的警鈴那樣動人心魄。

裏屋的響漸漸更難形容了！突然從窗內伸出一隻手：「王先生，給我開水」，我立刻遞一壺沸水給鄰居白太太，少頃，又要開水「快點！」我不敢不快，壺中水險些湧出來溼了腳，我心裏說，「我們報館社長也沒有這樣使喚過我」，（那時已經作記者生涯）但有甚麼法子呢，一切爲了孩子！

好容易，經過一個高潮之後，孩子呱呱墜地，又聽見太太居然沒死，心纔像「一塊石頭落了地」，白太太笑着出來向我道喜：「恭喜你，得了一個大兒子！」憑良心說，我那時是真的欣幸，真的高興；我那舅母滿頭大汗（嚇的）在屋裏喊：「來來，讓他爸爸也來看看吧」，爸爸兩個字聽來很生疏，可是又很容易懂，因爲懂了，我就三步變作兩步跑進去，第一看見了太太的臉色，第二看見了閉着眼睛的兒子，第三纔想起謝謝醫生，第四呀，我就像初演話劇的演員，到了台上舉手投足都覺得沒有合適的地方，那樣叫不上名字的「喜不自勝」起來。

羅勃且尼主演的「衛城記」影片，其中有臨盆一段，給我的印象最深，看的時候幾乎替片中人喘不過氣，可是當時自己還沒有做爸爸，如果現在看了，定會受更大的感動。

太太在屋裏生孩子，男人在屋外等消息的表情，沒有經驗的人很難去摹擬，劉瓊在「回春曲」裏這一點的表情相當好，但仍嫌熱情，他所表現的感幸多於擔憂，其實是應該擔憂多於欣幸的。——作個譬喻吧，那時的表情，和你看一個小孩子疊十幾張椅子，到最高一張椅子，椅子搖搖不定，他還要在上面「豎蜻蜓」，兩臂用力，雙腿剛剛剛起，你臉上的表情怎麼樣，你在等分娩消息時的表情也就怎麼樣。如今我有了三個孩子，在太太生第三個孩子那天，我心跳得好了許多，但只怕還是駭怕，北平人形容婦女臨盆是「跟閻王爺隔着一層窗戶紙」，形容得極其恰切，的確生孩子時候底情景，……我不再說下去了，你看不見我臉上的苦笑嗎？

雖然生活程度日高，雖然「寡添一斗，不添一口」，可是，我寫完稿還須到妹丈家去，買其弄瓦之喜焉！

鄉 愁

田 野

不幸我留下鄉愁，在二十八年一年間。有機會認識了五穀，夜間走到田野裏能嗅到了稻花的香，置身於牛背短笛的古畫境地，就在那時期。近五六六年來的寂寞的城居釀成了不可醫治的懷鄉病。懷鄉病的走來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它是太寂寞，太寂寞啊！當這時，我必須走到一架陳舊的木箱前，拍拍它，然後打開它，伸手摸出一本東西來，那當然也是陳舊的：

鄉愁——二十八年間記

這是一本陳舊的日記，沾滿了老黃的水漬，以及蠹蟲營居的孔窟，此外，滿紙就只剩了鄉愁，它的名字。當這時，我必須用來療癒我的懷鄉病，讀下去，一頁一頁的，於是上面又多了一層新鮮的淚染的水漬。

今夜，喚，今夜，又病哪！

「「鄉愁」，來吧。」我拍拍大木箱。它賜給我一份樂：「冬，疾病與惶恐。」

「冬，疾病與惶恐。」讓我讀下去，一頁一頁的。我彷彿又一次請着弟弟，病得瘦骨零仃的，躲在夜的山野，草莽上吹過冬風和沈彈的槍子。

（左，二十八年冬，疾病與惶恐中的日記，節錄四則。）

三十二、十、十

多天未上新橋鎮來了，橋下的茶館裏的人稀稀落落。記得從前茶客最多的時候，有的要一壺茶就跑到橋欄杆上去吃的。這種情形使人由冷漠而生出一種恐懼。

茶館前的一桌押寶賭也不見了，生在這裏聽慣了「青龍白虎」的吆喝，如今反覺寂寞起來。也許賭徒們以為賭錢不如搶錢來得快，因而改行了吧。但茶館裏一桌紙牌還是繼續存在的，幾個老年人無聲無息的把頭湊在一起。

真是駭人的聽聞！一個大字不識的土匪們竟會想得出如此的酷刑：將人倒吊在中樑下，劃一根洋火點着他的頭髮！至於用臘燭燒腋下，肛門，腳心，那就不算稀奇了。這是屬於男人的刑法，屬於女人的呢，說者搖搖頭，意思是不堪的很。

街上常有成隊的擄帶繫着紅線繩子的「盒子」的傢伙們走過去，土匪居然以官兵的姿態出現了。我很奇怪，鎮上本來的幾十名保安警察不知何所去向了？老闆告訴我，也都夾在隊伍當中走着了。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今夜該輪到那一個村子着火呢？就喝一點燒酒吧，買的四塊油炸豆腐下酒。走兩里路，想不到會跌到田裏去，田地凍得硬硬，老實說，痛的很。弟弟的熱度最少在百度以上了，整夜昏迷不醒，但也像睡的樣子。十一月九日。

二

塘都結了敲不動的厚冰，吃水必須到前河裏去提，這種水病人怎麼能吃呢？但也得吃。

八十里外去請醫生，明天配藥又是三十里。在此時此地病人的生命只好付諸抽籤了，不知抽出的是死是活。天還是黃昏，山後槍聲大作，全家移避到湖村。

風，遠遠的松林，槍聲，慌亂的腳步，狗叫。擄着弟弟，厚被裹着瘦骨零仃。

就預備宿在湖村的，但湖村的人也都慌了，因為槍聲又逼近。一百多個人擠在山凹裏漆黑的看山草屋裏，一夜。搶的是大樹莊。十一月十四日。

美倫照相館

專攝

各種彩色照片
戲劇化妝照片
結婚藝術照片

高華主持

美的美的美的美的美
美的的美的美的美的美
美的的美的美的美的美
美的的美的美的美的美
美的的美的美的美的美

各樣美的
條件齊備
完成一張
美的照片

地址

貢院東街二五號

三

病，狗吠！病，狗吠！病，狗吠！

一夜不曾閉眼，天還未亮，開開後門，白雪就湧進來了。無論如何這總是好的雪景，在南京，站在駁棧樓上所能看到的玄武湖雪比起來就幼稚得很。廣闊的松林都開了白花了！

但，有幾分鐘的心情去欣賞呢？弟弟雖然能喝一點米湯了，熱仍不退。而父親痼疾又發，想不到冬天痼疾還會發得這麼凶。謠傳說要搶我們的村子，就爲了我們。索價是三萬元。哼，偉大的數目！

鄉下人進城，看見城裏的大房子，看見城裏人的長袍子，看見城裏人買這裏最最不希奇的白菜之類的東西也是掏出一把鈔票，這些，他們就斷定就是城裏人都是腰纏萬貫的了。也許不完全是謠傳，可怕！

狗吠！人人都患了神經衰弱。

家裏人純粹落在驚恐裏，村裏人是一半驚恐，一半埋怨。

今天，多謝雪，多謝雪。（唉，一百個不是爲了雪景。）十一月二十八日。

四

讓我想，是怎樣開始的？

最初是使人神經衰弱的狗吠。後山忽然冒起濃煙夾着火光，我記得，我們看見松樹林起火的時候我們已到了前河邊。我們怎樣逃出村子的，這真是很奇怪的事。這些「傢伙」不知道從後桑園裏却有一條小路通出來。

扶着病人，扶着病人，村上已經有好幾根火把了。而我們所走的路是極冷和極黑的，沿着河灘。「前面有了燈火，前面有了燈火！」

總走了十五里以上的路，看見燈火，我們得救了，不致凍死在冰滑的河灘上。想不到這一支籤抽出來竟是「活」的。生定了，看見這茅屋裏滿掛了線網，才安下心來。我想，這個老年人總是一個住在河邊上打魚爲生的。

老人好心的煮了一點山芋給我們吃，在這時，山芋這樣東西倒幾乎是可以壓驚慌的了。風很大，河裏有冰塊激湍的嗚咽聲。

菜油燈也是很寶貴的，我應該馬上熄了它，睡在灶門口的柴堆上去了。十二月十三日。

永安

商場

大有皮鞋公司

專售

高級皮鞋

物美價廉

南京

永安商場內

一室不治

漱園

13

「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國家爲？」如果以這「治」與「不治」作爲行己立身的論據，那樣我治天下國家是無望了。數日前給颯風打破了客堂的幾塊玻璃，秋涼後風勢驟的吹進來；房間的牆皮塌下一大塊，二樓可以聽到樓下講話；女孩子把沙發椅蹬得一塌糊塗，書籍報紙飛在房間四角，……家裏的一切比我的心緒更要零亂，我從不想到「治」，也不想怎樣去「治」。

最近讀「新影壇」革新號，看見一篇「陳雲裳婚後生活」的訪問記，竟悠然於那全新乳白色的傢俱，淡藍的簾幕，高貴的陳設，美雅的環境，使我感到至少要有小布爾喬亞的家庭如湯于翰博士者，始能逼引起救苦難朋友的心。

我到南京以後，就在城北修理好一座破舊房子住下來，四圍有些空曠草地，於是在前面築了一道博圍牆，額曰「漱園」。當時同住的是馮子光兄伉儷，子光兄說「漱園這個名起得不大好，即便你當縣長，也不過是一個瘦縣而已。」後來碰到一個善拆字的朋友，他問我，「你以前有欠人債沒有？」我說，「在香港時有一筆宿債未償，怎樣？」他說，好，就用漱園吧，因爲水爲財，漱字是水東欠，你能有錢償還你的債務了。」於是我欣然取了「漱園」兩字。

然而筆耕三載，自來水筆尖掉過四回，我仍然是一個債務者，甚至因筆圍禍，有人說我狂吠，朋友把「漱園」改爲「默園」贈我。大概因爲我快想結束我現實生活的緣故吧，所以我更沒有心情把一室「治」好，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把「伊士披里純」寄託到第三空關的人，南京空氣好，僅僅是空氣就可以增加生命的活力的，我想。人所以有存在的價值，是因爲自身在羣衆之間可以起一種作用，任何人都想使這種作用把自己顯得偉大，於是人就時時刻刻不願離開社會，不管這個社會是清的或是濁的。如果把自己的情感冷置在一個無人過問的角落，這能會是和坐牢一樣悲慘。

物質條件並不能絕對限制情感的生長。舊小說記載乾隆帝下江南時，有一天餓得發暈了，乾隆從來不知道饑是怎那一回事的，他因爲生病了，隨從們知道他是「餓病」，快把他移到就近一所田舍裏，田舍農夫正在吃粟米炒菜，隨從討得一盤稀飯，幾箸粟米炒菜給乾隆吃得津津有味，嘆爲天下奇珍，於是問隨從這是甚麼東西，因爲皇帝是不會吃粟米的，隨從便把粟米以「鳳眼」對。其後乾隆回宮，再盛服儀仗前往吃「鳳眼」，找不到那所農舍，就吩咐內侍在宮中準備鳳眼來，內侍奉聖旨，不能不殺掉千丹鳳，製成好菜，但乾隆皇終嫌味這不好。——這雖是穿鑿附會的故事，當然不能說是可靠。不過由此可以知道，即使如皇宮內的華貴且美，而皇帝未必就會感到物質條件滿足。

家裏裝有洋磁浴盆，冷熱水管俱備，工人收拾得潔淨無塵，但老爺還是喜歡到三新池這類公衆浴室去浸整個鐘頭；同樣，家中備有龍井名茶，上乘香點，又有妙手廚子，舒服沙發，婢僕左呼右應，但老爺還是喜歡到喧鬧無比的茶館去吃一兩籠不見得比廚子弄得好的點心。

這是個人同社會的一種極微妙的關係，無論如何，物質並不能達到慾望飽和點的一天，即使由物質條件而維繫起來的兩性間結合（精神條件結合的例外），也並不能肯定物質的滿足可以使兩性間結合垂之久遠。反之，一崩潰就來得很速，男人視「小房子」比「大公館」好，上海有不少姨太太願意以嬌貴之軀謀一夜擣導女的職業，所以人從有軀殼起就有精神，一直到他死亡，精神之存在與消滅，與由地殼及天空產生的物質，到底在短時間依在之後就要隔離的。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這句話大可給寒酸之士解嘲，如我，以天地爲逆旅者已經十幾年，到底何處才是我真正的家？還是如紅樓夢主「天涯何處不銷魂」來得超灑脫俗。因此我之一室還是不大想到「治」的。

病中小記

穆 穆

在異鄉，常有朋友的來信：談着「保重身體」的話，如果在普通的時候，簡直如白開水一樣的無味，頂多也只能作為友誼間的一種安慰而已。

今日，才知道這句話的重要，病雖然同是一樣的病，在人地兩生的異鄉，却不由得要想入非非，那就是說很可能把一個人病倒，同時更易被死神拖走。

當然，病人是需要好人來服侍的，流浪他鄉的人，別人不來陷害你，已經算是幸福的了，更那裏能得到有人服侍，於是更想起朋友的話之重要了。

是的，我擔心我是病了，我在這裏寫字的時候，覺得眼花撩亂，而且我的手和鋼筆的溫度顯殊的很厲害，在身體的每一個局部都痛苦着，腦子漲的慌，而腰酸腿痛，百病俱來，可謂食無味睡不穩，坐立皆不安，在這樣的一個生活裏過着，好像在油鍋裏生存一樣。

我確是疑心我是病了，當我和別人握手時，由於溫度的傳染別人也都有些驚訝地望着我，於是我更證實了這個疑心是真的，而我的病更加重了。

我常聽着一些體弱的人們，說他們連吐口痰的力量都那麼無力，到今日，我連喘口氣都那麼無力，於是聽着人的口吻加在自己的身上更是可憐極了。

我更想到一些餓着肚子的羣之不能自拔的所以。於是，我又想到無力二字，是一切失敗的因素，更是連喘氣的能力都發生障礙，那就無怪沒有掙扎的興趣了，那麼對於一個弱小的民族之不敢抬頭，這也不能責備他不想抬頭，所以，我體味到病態二字，病態能影響各個局部之苦痛，之不能振拔，病之可怕在於此，逃避病者亦在於此。

我常羨慕一個病者，在病室一躺，雪白而潔淨的屋子，如果再點綴一瓶或兩瓶鮮花更是寫意，尤令人神往者為白衣看護小姐，她們不厭煩地服侍着，溫情而無感情的談話，但是，今日，我倒不願欣賞這種清福的夢，因為病是可毀滅一切的。

我最願和病抗爭的一個人，我總認為自己的身子是鐵鑄成的，任何什麼都壓不倒這塊

此中人語

智深

△我在中報辦公桌的玻璃版底下，只放着一張彩色的凱撒畫像，大概還有一點崇拜英雄的心理。

△黃昏時候，走在街上，假想自己是具行屍，於是我冷笑了，覺得死後不過如此。

△幾箱子書，總看不完，因此發誓，不再買書。

△關企予詠某先生如「不學有新」，即此四字，可做總編輯矣。

△當幾年前我從北平失戀，乘車返上海時，在火車上，非常無聊，偶然在一個鄉下人的光頭上摸了一下，再過幾站一鄉下人要下車了，叫來一個路警，說是我使妖法，害他頭痛，糾纏良久，方才解圍。

△兩位「配給」朋友的對白：

「你吃的是什麼香煙？」

「三炮台。」

「你呢？」

「我是強盜。」

△兒子進小學，要自備板凳，因為沒有書，第一課先生教學生如何伏在桌上睡覺。音

我的身子，雖然有時顯痛悶熱以不理之處，自然會避免一切，而且最後的勝利仍然屬於我的。

在家裏，有時發現了病的徵象，別人比我自己更加關心，可是我總恨他們這是多餘，尤其母親，親手做成的藥湯，我總大加反對，「藥能治了病嗎？我是這樣的想！如同病態之無法救療一樣，如果藥能治好了人，不一定能治好了我，如有治療病態的理論，而這個理論對我不見得有效一樣，我覺得病之來，猶敵人的兵刃，我以力禦之可也，如果受了傷再治傷疤那是消滅的辦法；對於我的個性和信仰也都如此，別人強迫我不得，我也不容別人的強迫，至於那些說教，怎樣的好，我都視之為藥水，救不了我的心。

可是，今日我倒不是想母親的藥水，而是想母親的面孔。

我再也無力來和病抗爭，於是我強硬的性子被病以屈服了，這是異鄉啊！無人照料，也無錢治療，只可任病魔的手來擺弄罷了，而我的生命在今日，似乎我無力取說是我自己的，此時我發現一條人命的高貴與低賤，相差那麼一點距離，那距離的造成是人和錢的力量，如果有人和錢那條命是高貴的，否則是一文不值，這時我才真的同情在故鄉裏騎在路旁的人，但是一切都晚了，或者在今日或明日，在異鄉的此地，也發現那麼一個也未可知。這樣，我確有些可怕，我的淚不由往心底裏流了。

我仍然如牛馬一樣不肯放棄替別人所做的工作，爲了討好嗎？不，我離着死城那麼近，有什麼好可討的呢？只是想；當我生命還未結束的一刹那，而我的任務決不肯輕易放棄，想起一個朋友對我說的話：「你不會死，最低當我未死之前！」這樣的話如果不是謊，那麼我對於職務的苦鬥也算是有價值了。是的，我時常想起古時的人，他們並沒有死，他們的靈魂仍然注在後代人的血裏，我雖然沒有古人的偉大，有幾個知己的留戀也是够了。每天所常見的幾個面孔，說不認識那是瞎話，最低會能叫上某某先生的名子，說是認識，真如陌生人一樣，從不談起各人的心情，更沒有談到身邊瑣事的必要，只是覺得每日見面是必要一種義務，當然，也沒有與談：「我病了」的，那樣不會於己有任何好處，徒增別人對你有難堪的安撫，這種安撫好像是迫不得已的表情，如公式之無聊，更增加了自己的難過；唉！有病連讓別人知道都不可能，其所苦之情不可言喻。

我怕病了，我再不敢驕傲的說一句：「我的身子是鐵鑄成的；」因爲我現在確乎無力。我更需知已的朋友在我的身旁，他能給我以莫大的力量，讓我生存下去。在病中，想的事情很多，過去的，未來的。恨不能用眼簿記載一下，才覺得妥當，但是，我無力做這些事了，連我寫這篇短短的小文時，已休息了數次，免強把它打成。是的，我需要的養料。

一九四三，五，五，

者幸于妻慶，夫子爲他朽木，今有人還，背道而馳。

△看見乞丐當街而睡，我就想到戰後西班牙的首都巴塞龍拉。

△活了三十六個三百六十天，才澈底明白：

「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這兩句話。

△美國因缺乏肉食，西南部各省有吃馬肉，烏鴉肉，松鼠肉，野犬肉，野豬肉，蛇肉者。

△叫茶房到總務課拿一枝毛筆應用，他說：

「請您寫一個條子。」我說：「我要有筆寫條子，也用不着叫你去拿了。」

△上海有一個投機商，自知末日來臨，就到安樂殯館去訂禮堂，並且告訴館中人第二天中午去收某某人的屍，（這某某人就是他自已，）之後返家，下午三四時寫信通知親友，約以翌日蒞臨安樂弔喪，晚飯與一妻一妾同食，妻住二樓，妾住三樓，飯後告其妻妾：「我醉欲眠睡樓下，明天中午來看我。」到第二天中午，殯儀館派人前來收屍，妻妾大怒，告以：「勿謂言頭，本宅何來死人？」館中人告以死者姓名，竟爲其夫，因往一探，雖之果屬，不得已遂送殯儀館，既而，親友成集，來弔喪

京都之都踊

冬 翁

——東遊漫筆之一——

京都是日本一千餘年的古都，藝技文化宗教的發祥地，也是美人的出產處，京都的舞妓更是名滿天下。

每年暮春四月，祇園的妓女，集中在她們自己的練場——歌舞練場，舉行古風俗的祇園祭，凡是祇園的妓女，一律都要參加，相沿已有二百年的歷史，目前爲了時局關係，決定停止舉行，今年四月是最後一次的會期，吾們從幾千里路奔波趕到京都，參加了這最後一次的盛會。

京都有二條著名的花街，祇園與先年町，祇園在八坂神社的西邊，一條並不十分寬大的土澀青馬路，路側兩列鐵柱白色圓形的荷燈，三五十家樂戶，一律的建築，沿街的一面起着跳樓，珠簾宮燈間有三五個盛裝高髻的古典美人，在笙歌聲約響中曼聲低唱，要不是馬路上有了二十世紀西裝革履的行人，那簡直是一幅明朝人的漢宮春色圖了。

歌舞練場在祇園南端，純日本風的建築，上中下三層同時可容納三千名觀衆，舞台深而闊，布景可以一層層的裝置，台兩側有兩列走廊似的樂台，一邊坐彈三弦的樂手十餘人，一邊坐歌唱者十餘人，兩廊各挑起珠簾，十足的古典風味。

在木閣幕前，還有一幕古意盎然的茶道，持有上等 券的來賓，被招待在一間有一坐小台的屋裏，各人按案而坐，到客坐滿了，只見一個絕色少女，率領了六個裝束童裝的女孩，出現在台上，用茶道特有的複雜爐灶茶具，製出一杯杯的綠茶，由六個小女孩每人上各敬一杯茶二小塊糕，據說這也是三百年相沿的風俗。

幕啓時觀衆都席地而坐，一邊聽歌，一邊觀舞。所謂舞，大都表演一種自然美或者一節風俗上的故事，每幕數十個少女非但服式舞姿相同差不多面貌身材也彷彿，舞態與歌聲互相調合，把大自然的美盡底歌詠，配着暮春四月人身上有一種軟酥酥的情緒，吾們這十數個不遠千里而來的青年，幾乎忘記了外面的塵地塵網。

也。

△聽到一個笑話，某處比賽射箭，「射手技術惡劣，箭發，誤中觀衆之臂，亟趨前道歉，觀衆曰：「此非足下之過，其咎在我，設余當時立於箭靶之前，絕無此事發生。」

△余絕不飲酒，但常以小壺酌醴茶於酒盃中而細品之，酒盃上畫妻子釣魚，題曰：「渭水垂釣日，岐山入夢時。」

△秋雨纏綿，枕上讀黎烈文輯「五代史評話」，亦頗奇趣。內記：「李罕之還軍於上黨，就那三垂岡置酒，伶人奏百年歌者

至於衰老之際，悲歌悽切，座上有垂泣，李存勖方五歲，在克用侍側，乃撫髀道：「大丈夫當從少年立功名，何爲悲悽於

晚景邪？」克用慨然道：「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必能代我戰於此地也。」

△「讀後不禁稍快。」

△周梯雲曰：「水滸題人綽號，甚有諷刺，星既多智，而竟「無用」（吳用），及時

有雨，全「送江」（宋江）中。」

△用筆如用槍，處處要留神！

旅途雜拾

水 青

跨開第一步

生活到現在，我還初次對第二天的旅行有過這麼個平靜的心緒。連心都不跳動一下，也沒有失眠，和往日一般讀了幾頁書便靜靜地熟睡過去了。

翌晨，很早就醒過來了，天色剛發白着。捻亮電燈，將簡單的行李整理一番，我忘不掉帶往火車上應的幾本書，便把它們放在櫃衣褲的最上面。

跨出門，聽得遠處有秋蟬的鳴響，我知道今天湊巧是一個熱天。踏着調和的步腔，在從容的時間內，要不是自己太過份性急，我還可以利用一份餘閒來讀一點東西的。

南京行的火車適巧在一個搭乘旅客最多的時間里，我們又不是遵守秩序的民族，他擠你，你擠我，爲了顧到那只帆布旅行袋，流出一天中第一次的汗水。

以後，我不用再管一些別的事了。我用手帕抹去汗珠，將時常被別人的腳所踐踏的旅行袋塞進下位上的木板上。瞧着比我先放籠頭的笨重的皮箱，吐出口輕鬆的氣。

車窗內的亂木桿顯得很快，一根，兩根，三根。在這里，我突然理會到時間的寶貴，我們這一羣似乎和時間在競賽些什麼，這不能不高興自己聰明的發見了。

這條路線對我是極熟悉的，我可以閉起眼睛來計算離開下關還

有多少里路。可是，明白明白這又是多餘的。

「爭先恐後」是相互爭執的權利，權利可以操縱每個人的道德。盼顧紅臉頰子的神態，我是悄悄地退讓到後面去的，爲了下車時間相遇至幾分鐘，這份「禮讓」能保持我避免很多的麻煩。

走在最後面，果然是我的預料不錯，連一些正當的手續都避免了，使我帶種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出高大建築物的門口。

揮揮手，我跳上一輛洋車。

登上浦口行的輪船，我就沿着船舷找一個站足的地方。水手們永遠有一張憔悴的面孔和一對貪婪的眼睛的，他們在打量旅客們所帶的行李和貨物。他們很有理由叫乘客馴服地付出一筆「酒資」來。

我想：看你們吧！然而他們却沒有找到我，幾本書的代價當然抵不上一筐梨子或者是一斗大米呵！

汽笛嘶啞地抽了一聲，馬蹄響起來，從水底冒上肥大的泡沫，船身便頭朝北的駛向江心了。江風吹動我的頭髮，令我想起一個歌：

「微風吹動我的頭髮，

叫我如何不想他……」

望着揚子江的黃水，我茫然了。

車廂拾掇

雖然過去我在浦口也工作過一個時期的，不過津浦線的南下終點——浦口驛站內的真相我却初次看到。我祇能有個夢似的感覺，有個永無休止的遊魂似的感覺。對着每天吞吐上萬的旅客和無數物資的關口，我看見驛吏們兩隻罪惡的毛手，他們巧妙地手掌心內玩着「發財」的花樣。好在多見不怪，連親身領味者的一種自然反應也瞧不見了。我的氣憤完全是白費的。

平常聽人說，津浦線的列車較海南線的要擠得多了，並且又不適行。果然，擠的情形兩線是相等的，不行適到殊令人難過，幸而自己向來過得慣一切人過的生活環境，也就不以設施不完全為異，站在過道上任人擠動而已。

車上的同行者，說是旅客吧，看來原也不像，他們差不多是相同地帶着一些貨物：一袋麵粉和一斗米。他們就是被當局禁止的「流動商人」，從南京拿些大米和麵粉到蘇淮地區賣掉，回來再帶些蘇油，皮革，梨子之類。這種旅行式的生意支持着他們的生活。他們在拚命地想一些賺錢的方法，由於避除生活血盆大口的無情阻礙，他們變成一羣整天奔波不知疲勞的多餘人類了。自然，他們不能失掉他們的生命，他們將生命的活力寄託在南往北復的流動買賣中，他們不比面團團的大買商可以有權力支配自己的財產遂時增多，生命是「真」，是「善」，是「美」！也許有人會憎惡他們，可是，他們憎惡些什麼呢？他們覺得要活下去就應該受苦，受水準以上生活享受者的深深厭惡！生活的鞭子已經分不清他們是牛馬還是人類！

車身動起來了，接着是一聲驚惶欲絕的哀叫。大家以為出了什麼事，一個車窗滿滿地伸出六七個頭去看。聽人說是一個女人好容易在人潮起伏里將一袋麵粉放進車廂里重新下月台去取布袋里的半斗米時，車身向前動起來了。一聲哀叫是表示向生命的無助和絕望，她的希望將被車輪碾得粉碎。在連續呼喊聲里，我看見車上另外一個女人費了很大的力氣把那個遺留在車廂里的麵粉從窗口拋下去

，接着却揚起了哭聲，大概那袋麵粉是拋在軌道上被鐵輪碾得連布袋也看不見的了。

「這是同情！這也是博愛！」

我點點頭。我望着那個佈滿同情的女人。我又可憐她起來，往一個無代價的同情會惹起另一種不幸的！

這面，警戒兵和兩個山東人爲了一件粗笨的行李而吵起來了。警戒兵的意思叫他們把行李搬到別處去，過道上已經連人都站不下了。而乘客却執拗地讓大家來評理。

「請大家來看啊！」他們漲紅臉粗聲喊着：「這怎麼成！連人都站不下了，你們看叫我把這些東西放到什麼地方去！誰願意帶東西出門呢！出門出戶，應該要互相體諒點才好哇！」

「這是什麼話！」警戒兵惡狠狠的用拳搥了說話的一個，「這里是什麼地方！我叫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誰聽你廢話！搬！把它搬到過道外去！」他踢了行李二脚，然後兇洶洶的把唾沫星子噴到對方臉上去，「快搬！快搬！還不搬！」

那個再想評理，旁邊的一個用手推了他一把表示叫他知趣點的意思，於是一切便平靜下來了，兩個人讓出一道讓警戒兵過去，一方面做出搬動的模樣。

到後來，這件行李還是在原處擱着的，等警戒兵回來，兩個人裝作不瞧見的樣子眼睛望着窗外，我以為這件糾紛又得鬧大了，到結果我才恍然大悟我是陷於預計的錯誤了，世界上的事情原來都不會太「認真」，否則，生活在世界上當是更困難更不易的。

由驗騙起，我用最大的速度佔住了一個剛下車者的座位。那里貼近窗口，可以舒服地望見窗外的景物，也有微風從外面衝進來。我勝利似的向和我競爭的人看了一眼：是一位年齡很大的老太太，她苦惱地望着我，這使我感到良心上的不安。於是我站了起來，我讓地坐，她的眼里含住淚嘴里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大約是「對不起」之類的話。從她的眼淚里我照出了母親的影子，我的心裏激

起了很大的感動，我讓她坐穩了，重新摸出手帕來揩汗水。

這裡有很多的臉，都是缺少感情的臉。同樣有混合泥土氣息的汗酸味。坐三等車，這些臉子和汗臭都會使人生出親切的情味的，也許有人會憤慨起來，不過一想到「同舟共濟」的一個共同的命運，大都自心腹里用良心來細細分辨這一份寬大。

手攀住座位木背，多數人的吐息使空氣凝住了。汗水便不自主的向肚子下流，連扇風的機會都失去了。想到事先預備在車上安靜地看幾本書的計劃，不過僅能給自己以幼稚的嗤笑，也只算作生活經驗太淺薄的關係。

車輪永遠是「達達達」的，第四下的「達」輕微得幾乎聽不到，我無聊地計算着「達達達」的次數，但是這個數目却給大衆的吵聲波浪打斷了，兩個年青的漢子爲了爭奪一位猛烈地揪了起來。

「人與人爲什麼總是不能協調的呢？」
我又想着了一個難題。

蚌埠的紅燈泡

火車在半路中蒸汽管起了火，一溜子的火花長長地射得真好看。正因為這樣就誤了幾個鐘點，到蚌埠時天時已垂暮了。

從這個月台到那個月台，長長的排成一條人龍，這條龍時時被正中插進來的人擾亂了，於是響起一種最不堪聽的粗言。在暮色中自己也穿在龍里做配角，手指從臉上抓下一些泥垢來，心中有股形容不出的味道。

聽說降乘蚌埠車站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我到不感覺什麼似的擠出車站。迎面黑壓壓的是一羣洋車夫。

「要車嗎？」

徘徊了半響，我走到他的旁邊：

「二馬路」。

「先坐車還是先講價？」

這到是個道地的忠實人。可是却爲難了我，我想了半天，覺得人生地疏還是講妥了價錢不吃虧。

「你說！多少錢？」

「聯銀三塊！」他又接了句：「備備十五塊！」

他比我懂得多了，他還知道什麼聯銀備備，我只是以爲國幣就是了。當然，初到蚌埠，不知二馬路離車站有多麼遠，但是中國向來有個平價的好處。我便充作聰明人似的樣子告訴他：

「別當我是鄉下人了！二馬路又不是挺遠的。好吧！給十塊錢吧！」

我開始走了。他跟在後面：

「十三塊吧，先生！您瞧，生活程度高，過日子不易，光點油燈也得化上十塊錢一晚哪！」

我才下意識到每輛洋車和南京的確不同，都有着一盞或者兩盞油燈的。一盞前面千萬盞油燈閃着光，我想：我不愁沒車坐了，這個念頭叫我的腳步走得更快。

「十二塊半吧！」

我沒有理。

「十二塊！」

他搶到我的前面來了。

結果是化上十一塊錢才坐的。由車站拉起，經過幾條很熱鬧的街。我感到有點異樣，黑暗的看道使我很不舒服，想先聽到的微弱燈光却原來是店舖里的電燈。

世界是朦朧的，燈光呈現垂死的紅色，這個感應給了我不少。

但是等一會我又覺悟到自己太愚笨了，人類是善於適應環境的，雖然他們不會創造，却會利用，比喻明明只要化上五塊錢還算多的洋車錢我偏多化了一倍，我也引起「萬物之靈」爲物者的驕傲與悲哀的分野了。

建華商業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 | | |
|------|------------|----------|
| 南京總行 | 南京建康路二二二號 | 電話二二七〇八號 |
| 上海分行 | 上海江西路新康路三號 | 電話一七八二三號 |
| 蘇州分行 | 蘇州宮巷五九號 | 電話二二二八號 |
| | 蘇州掛號 七七八七號 | 電話二二二四號 |

六十多「燈光下相距咫尺還不能望清對方臉部的表情，蚌埠的夜里似乎只能看到憧憧的輪廓，黑憧憧的人影。別人以為電力不足致得最大遺憾者：有影院的設備而沒有電影，有電風扇而沒法享受。我到不會想到享受方面去的，我覺得蚌埠夜生活的可畏，我覺得蚌埠的夜只能消磨聊天和看蠕動的人羣。

想讀書而不可能。住在一個小旅館里，望着磷火似的燈光，久久不能入眠。

滾滾淮水和茅屋世界

由蚌埠北行，我看見了淮水。

正在淮水上漲的季節，火車緩快地開駛於白蟻滾滾的上面的鐵橋上。這一次，我却坐在靠窗的位上的，我不讓淮河的壯觀在數秒鐘里便溜過了，我凝視着天水的遠處，除掠幾隻飛在水面的鷗鳥外我簡直望不辨別的什麼來。淮水是澎湃着的，它還會發出千語人高呼似的巨大響音，可是「朗朗朗」的鐵車鐵輪聲的響音掩住了那些。

藍朗的天，黃沌沌的水，一車茫然的心。這些茫然的心都在祝願古老的鐵的構築物能極平安的完成它的任務，否則，一個盲目的鏡頭就得被歷史老人擄去的。我到不如此想着的，我以為如果一個人無聲無嗅的死亡到不如能把他的生命激起有意義的高波讓滾滾的水帶個道流向千萬里外地域里去來得痛快。

渡過淮水，我嘲笑自己是個不合人情的怪物，這種思念時時會引起我的不安與矛盾，其實我的思慮都是屬於多餘的，天下從沒有絕對的事，也沒有一定吻合意料中的事。

火車駛馳在平野上，太陽光從天空射到地面，像砌鋪一層金子，反閃過來有點觸目。靜靜地隨着車的顛動看書馮的劇本，有時也將疲倦了的眼睛望窗外山野。山是秃尖的，那上面有幾條黃色小徑，太陽照在上面，我們幾乎可以看清那里爬着幾只螞蟻或者是一條小毛蟲在多熱的照耀里難受地滾滾滾去。

至固鎮，我又下車了。沿着下斜度的黃路，走過一座木橋，踏進鎮里。

這里是茅屋頂的世界，也許瓦屋在這里和茅屋在都市里一樣地會令人奇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交通線的要點里我們還能找出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古風味，簡直比喝有糖的咖啡還要苦味，因為除掉味覺不出什麼甘甜味，連一點應該興奮的成份都被抽盡完的。

中國的民族都是很忠厚的，固鎮，便是生活着這一羣老實的人民。他們不知道國家，不知道時代，吃飯便是生活，賺錢便是哲學。最可怪的他們不會了解南京的現狀的，黑壓壓的茅屋把他們拉回到千百年以前年代里去。他們永遠保守，交通工具的往復給他們只能算作計算時間的代替物而已了。

在一家茅屋的里面要了一碗豆湯，三條大油條。旅途中我只配享受那些的，可是我無所謂怨憤，我真願把生活過得更苦一些。用

離欣慰的餘情去留難黃的茅屋，到底，農家似的鎮市也有親切的
情味。

偶然，我也想起希望在這里搭一間茅屋，過一些平靜的日子。
但是，幾時才能呢？離開它也許一生再也沒機會來重遊了。

從鎮東走到鎮西，我用種快快的心情才離開它。

古黃河的懷里

像孩子初見世界似的有點駭異。路拉長八百里，這里到了徐
州。

站在車站外面徘徊了好久，我不知應當走到什麼地方去才好。
我想起了很多的事情，遙望南方，心里有種表示不盡的滋味，像扶
上船。

由啓明路邁開腳步，在一個小飯館前停住了。我並不想吃什麼
東西，遍身淌着汗，我只是渴望有茶喝，自然，僅僅想喝茶在某種
場合也不是不成困難的問題。

結果，爲討茶，吃了十個饅頭。問明朋友住址的方向，提着旅
行袋走在馬路上，讓太陽燒黑我的皮膚。

朋友是沒有見過面的，初次見，到談了很多的話，大家關心世
界現勢，談到後來，便把這個問題談上了。想想太貿然，望着他一
對大眼瞪小眼不出結論來。

洗過澡，在「特等房」里赤着身軀了一會。這是徐州一家稱得

上好的澡堂子里，由於不知應該走到「優等房」夫的好還是「特等
房」好的問題，又叫我難了一會。中國文字的微妙在這里便發現了
一個例子，我不知道「特等」「優等」「一等」「上等」許多名詞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深夜，延在馬路上。碼山的梨子雖甜，怕吃瀉了肚子，理智讓
情感痛苦了好一會。佇立在一個不知名的大橋上，下面有緩流的河
水，現在已經黑得看不清了。朋友說：

「這是古黃河！」

原來這就是古黃河。踩着北風刮來的坭沙，我舉目望見橋岸的
燈火，也深深吸進一口夾沙的空氣。

旅行或者能給我帶一點興奮吧，可是我却一無所得，除掉朋友
的熱情，我覺得這個地方只有陰森，這孤獨的陰森至少在南京是找
不出的。

第三天，我堅固了「不如歸」的決意，再去提取那只蒙受風沙
的旅行袋。不知爲什麼我的手突然酸起來了，也許，這種酸覺是從
整個情緒里發出來的。

趁上南行的列車，我只對在月台上豎立着的「徐州驛」三個字
瞥了一眼。我心底祝告：

「古黃河的母親！我淡淡的與你再會了！」

南 京 裕 中 商 業 銀 行

營 業 要 目

- 各種定期活期存款
- 各種抵押放款
- 匯兌及押匯
- 票據買賣及貼現
- 代理收解款項
- 買賣有價證券
- 其他各項銀號業務
- 附設信託部
- 收受信託存款
- 辦理抵押放款
- 代理房地產買賣及經租
- 代理保險
- 自營倉庫
- 其他各項信託業務

地址：南京、北京、州路
二一六號
電報掛號：七〇〇七

人重衣裝 佛重金裝

衣食住行，衣佔第一重要，維講究衣裝有三要義，即質，製，式不可不三注意之。中央商場凱利公司專代客服務，關於衣着三要義屢有專代爲一選擇一一設計一，講究衣着人士，尤須特別注意。

夜泊黃河

紫 瀾

由河南省道口鎮，到河北省東明縣碼頭鎮，計程約一百四十里。我與我的同伴決定去碼頭鎮小住，於是開始準備食物，行李，車輛。這段行程，約需三日可達；一半乘車，一半乘船——在黃河內乘船，引起了我和我同伴的好奇心。我們一行，共二十餘人，需要馬車五輛。每車容四五人，加上行李及食物籃子，這五輛車恰好够用。

第一日清晨，五輛車，十四牲口，二十幾個乘客，五個車夫，浩浩蕩蕩，由道口鎮出發。沿路一望平原，無崎嶇不平之處。惟當軍事時期，村民多向遠方逃避，行了一日，未遇一人。迨至夕陽西

下仍趕不上宿頭。是時適與河南省政府押運糧車車輛相遇，遂與彼等一同趕路。天色漸黑，道路曲折，每輛車轅之下，繫一紙燈，或玻璃風雨燈。八九十輛馬車，便有八九十盞燈光。曲折的道路，便將八九十輛車子，排成一條曲曲彎彎的行列。這八九十盞燈光，連續起來，好像一條火龍，在一片平原上，蠕蠕行動，煞是好看。走過了相當的時間，趕到一個村莊。不料是個荒村，無有住戶。我輩只好揀了幾間較好的房子，用乾草鋪成床位，胡亂睡了一夜。

第二日我們繼續前進，只賸我們五輛車子，那些押運糧車車輛，走向西北去了。我們仍向東行。路上雖是平原，然而許多低窪地方，一片一片的積水，橫在去路。若須前進，必要車在水中走過。當時詢問車夫有無其他旱路可行。可是幾經研討，若欲前進，必須走這一條路。於是決定「過水」。車在水中行走，有時淺，有時深；同伴的一輛車的車箱，浸在水中，衣物濕了一半。下午六點，我等到長垣縣城內。縣長招待甚殷，當夜晚餐備有魚肉，臥具尚屬清潔舒適，以視前夜之荒村野店，不啻天淵矣。

第三日離長垣縣，向東明縣進發。車行不遠，至黃河堤岸。堤岸較大道高丈許，寬約兩三丈不等。一般堤岸，一面是田野，一面是河身。但黃河堤岸，一面是田野，那一面仍然是田野，不見河身。極目遠矚，惟見一片黃土，高低不平，毫無黃河蹤影。行至中午，車子離開堤岸，向下斜行。據車夫言，車已在河身行走矣。細察

所謂河身者，乃一種較為稀薄之泥土，四望仍不見水，泥土之表面極為光滑，但泥土質極鬆軟，人行其上，時有陷下之處。西餐中之嗜肉，差堪比擬。車，馬，在河身上，必須急走；稍一停留，則車輪馬足，徐徐下陷，不及五分鐘，馬及車均陷入泥中矣。我輩一行五車，在河身上在走，極為矜持，惟恐陷入泥中。不料最末一車，忽發喊叫之聲。所幸附近有一較為堅硬之地，遂將前四車，驅至安全地帶，再行施救最末一車。但時間過遲，馬已陷入泥中，不能自拔，車夫輩急速救出末車之乘客及行李，而車已陷入泥中。馬與車俱行犧牲矣。

將近黃昏，我輩四車趕至黃河渡口。所謂渡口者，乃黃河之中泓，有舟可乘。渡口距堤岸約四五里。黃河兩岸相距四五里或六七里不等，但黃河中泓，不過半里或一里。在河水泛濫之時，黃河寬約五六里，河水連於堤岸，在河水枯涸之時，黃河僅露中泓而已。我輩到渡口後，竟安一船。若順流東下，便到碼頭。不過時

已黃昏，不能解纜。而黃河河身亦無屋子可住。只得暫在舟內棲身。黃河之船，構造別有風味。形式長寬相等，實係方舟。船身為楊木，質脆板薄，年久失油，破漏處用舊破洋鐵片釘之。我輩二十餘人，登方舟後，分住四楹，船口無木板，展開行李，臥其上，仰觀天上星斗，閃爍不定。坐起，探首船外，涼風吹髮際，四無人聲。星光照遍野，惟見遠方樹影模糊，堤岸起伏而已。入船再臥，不能成寐，聞波濤怒號，船板有聲。同伴有曾渡黃河者，言黃河之船，船身脆薄，容易破碎。我輩經此警告，皆有戒心。每聞波濤稍大，輒以為船身將破。船中某君素患神經衰弱，聞此言急尋木板一塊，抱之而臥。余怪而問之。彼答云，若船身破後，則此一片木板，不啻救命符也。同伴見此情景，惴惴不能就臥。坐而談天，不知夜深幾許，但見星斗漸移。余倦而思睡，斜臥船中。比及一覺醒來，則見陽光射入船內，船身搖動，起而瞭望，知船已啓行，不復再見登船處矣。午後舟抵碼頭。

日本旅程中的各種味兒

陳夢士

這次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大東亞漢文學會大會，八月十三日離京，九月十九日返京，旅程三十八天。回京第二日，路上遇見老康，要寫「人間味」寫一篇東西，我想人間味注意在一個味字，我就將日本旅程中的各種味兒，拉雜寫出來，或許有一些趣味。

我回國之後，就有許多朋友，問起在日本吃飯的問題。我們挂著代表的頭銜，沿途有人招待，吃飯當然不成問題。但在看到的，自身體驗到的，關於吃的一方面，做一個分析，倒也很有意思。

上海丸上，一等艙的客人，現在沒有西餐，每餐都是日本飯，每客的飯，只能添一次，就是最多二碗。後來至日本各地，吃日本飯的機會很少，多數是西餐，有時特備日本的中國菜。至于日本飯，大概終是一碗而已。

至于純粹白米飯，只在下關山陽飯店，吃到一次，他是用飯一碟，來代替麵包的。其餘各地，終是和雜糧同煮，或麥子，或高粱，或豆，或玉蜀黍。這是一節約的新法。其實日本的農村，對於農作物正努力增加生產，我們所看見，稻田油油，綠的可愛，沒有一方荒地。

他們並不是不足，他們是「有備無患」，用公倉儲備計劃，決不是私人屯積居奇呵。

我的老家，是濱濱海，所以很喜歡吃海鮮的。日本料理中，常有海鮮，很配我的胃口。很大的「龍蝦」，紅紅的亮，堅硬得像青蟹的壳一樣。

有一次，旺文社社長赤尾好夫邀我吃飯，他的菜中，有一件海產，我從前沒有嘗過，名叫「雲丹」。牠的壳中，又不像蟹中的黃，又不像蝦蟇，味道極鮮，但不嗜腥的人，或許不喜歡吃。據聞王什麼上次遊日，頗嗜此物，後來帶了許多回國。

日本中午請客，多不用酒，汽水也須配給，有時但用「米蒸」(即涼水)一杯。在宴會中用酒，有用一種的三種的，最多是五種。但每種只給你一杯，不再重斟。惟日本酒用小杯，則可多喝幾杯。白葡萄酒，紅葡萄酒，香賓，威士忌，都是日本所仿製。宴會中用啤酒的亦不常見，有時亦給你一大杯而已。但在藝妓家裏，飲酒的分量，可以自由增加，喝醉了也不妨的。啤酒，威士忌，不斷的斟上來，或交杯，或換杯，都可以盡興。

在中國駐日大使館裏，蔡大使的招待宴，有紹興花雕，或法國葡萄酒，以及啤酒。陳綿博士拿花雕當日本酒喝，弄得酩酊大醉，數日不能起床。

北大文學院主任教授沈啓无，在奈良的一夜，席中只有二個中國人，就是啓无和我。啓无喝威士忌，自以爲不醉之量，結果大醉，我雖覺得有些醜態，但並沒有什麼反應。他和林房堆的眼鏡，也換錯了，第二天胃病大發，不能起床，我們上早車赴京都，他到晚車纔趕上，這也是一件有趣的紀念。

在東京的時候，秋暑很烈，而事情又繁，飲水的需要更甚。水菓中最好是葡萄，在長崎到東京這一段車上，多用紫葡萄，顆數不大。東京十天，每末有三四處相宴，但早餐終在帝國飯店用的。早餐的第一客是水菓，常常用碧色的葡萄，很大，很甜，像美國的奶油葡萄。早餐第一道水菓是可以清潔腸胃，並使大便通潤。

在名古屋也可吃到碧色大葡萄，我們訪問名古屋城的時候，章克標因爲到過幾次，沒有同去，他用五元錢，買了許多葡萄，帶到山田宇治，分給同人，甘留舌舌，至今不忘。

西瓜以唐津所產的最佳，西瓜適宜于沙地，唐津濱海，所以宜于種瓜。東京所吃到的香瓜，是美國種，十分香甜，頗能解暑。後來在朝鮮境內車站買到的蘋果，用網形的線袋盛着，十只一袋，賣五毛錢(日圓)，便宜之至。回國之時在天津附近車站買梨，二元錢(聯銀)買十四五個，南方絕對辦不到。

日本各處，都有「森永」「新高」咖啡座，我只看見門面，沒有機會進去。

茶道會參加二次，一次在奈良依水園，一次在京都歌舞伎座。在歌舞伎座專爲招待全體代表的場合上，百鶴圭子二歌史，鄭重的表演做茶的手續，先由十多個少女讓妝出來，在每客的面前，送一碟點心。復來百鶴女士表演茶道，第一杯茶做成後，由圭子女士端到我的面前，鞠躬送上，因爲我是在代表中的第一席，所以能享受這第一杯的茶味。圭子送茶畢後，幕後少女十餘人，每人端了一杯茶，依次送給全體。那裝點心的碟子，是送給參加茶道的來賓，點心吃了，碟子可以帶走的。

作從軍記者

梁爽

在本刊第二期裏「記者生活」一文中，看到錢國斌先生以未能作到從軍記者爲憾。至於從軍記者究竟有何味道，讀者未聆其詳，恐怕亦難引爲憾事吧！因此，想起了以前在無可奈何中我作從軍記者的遭遇：那些雖非驚天動地，但具體而微，却也曾盡其個中三昧了。

第一次背起了圖囊，着了軍靴，裝起裹腿，裝起「半」分武裝，（除去筆以外，並幾有槍支的）就是參加了河北省正定，無極，藁城，靈壽四縣警備隊與〇〇部隊實施治安強化運動舉行聯合大討伐，目標是在追勦中共第八路軍於藁城無極兩縣交界的周辛莊設立的冀無縣政府。（兩縣合一的縣政府名。八路軍所設立的縣名，常是因現勢而定的，並有因顯要人物死於某縣時，便將死者名者其縣。）

那正是一個七月天，氣候毒熱得很，各縣警備隊紛紛在拂曉的時候分兩大隊分駐於

距周辛莊二十里的趙家莊，和張家莊；約定是夜對敵據點急襲包圍。新聞記者有庸報，新民報等五個單位都齊集在趙家莊指揮部內，隨辦命令而行動。當時處在兵馬紛聚，氣象萬千，嚴明肅肅的氣氛下，對司令官的叱咤風雲威勢，不由得傾敬起來，並覺得作一位執符軍人，確是非同凡響的。

爲了是晚的急襲，在白天便派出了斥候；搜索前進。這個任務本不須要從軍記者的，然而我爲了興致所致，便請到了司令官的允許，和他們走下去。

一路上小心翼翼的穿行莽麥稗阡陌。荆棘時時刺破了皮膚致以流血，或是撕破了衣服。腳下的泥濘，模糊了皮鞋的原來形狀，並且愈走愈加重，於是步伐踉蹌起來。同時太陽在極熾烈的高張，晒在身上灸得發痛，汗水滲透了服着；被熱氣滲透着非常難受。我爲了解決這種痛苦，不致使我頭眩和惡心，便放在嘴裏幾粒仁丹，和不時用毛巾浸在

農稼灌溉的水溜裏，然後裹在自己的額上。這樣經過了南聖板村，北聖板村和東聖村，在村民的驚水慰勞下，我領略了農村的頹敗，貧乏的慘狀。和村民在戰鼓鼓過活可憐的臉孔。

由東聖村回來還是黃昏時候了，身體疲乏得像融化了的泥。肚皮餓了，但嗓子裏僅滿意有水喝下去，於是喝水，喝水，用水裝滿了肚皮。

天黑了，我們乘着梯子或門窗跑到屋頂上去休息。坐在灼熱的屋頂上打開裹腿，小腿馬上有一種異樣感覺的血液流過去，麻木，痛疼，脹腫；很難受，但又很舒服。解開了衣襟，讓晚風吹襲着，頭枕着圍裹和皮鞋，仰看天上的星子，一個個的腳露出來，有知了在眼前叫囂的飛過去……這些對於我再也引不起什麼美感，到是四野偶爾響起一個手榴彈，和一枚流彈尖銳的行過能使我緊張的，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竟酣睡着了。半夜，下來了集合命令，忙亂的穿着齊畢，履冰臨淵似的由房上爬下，順着蠕動的人影走到一個大曠場上。在那，沒有月亮，只有一閃一閃的無數顆星星，燦燦曠場上的兵士們，沈靜的像矗立着一羣幽靈；沒有聲息，沒有叫聲，閉着眼睛只能聽到沙沙的腳步，和佩劍擊打水壺的全屬響；和使人聽到戰慄的騾馬的悲鳴。看，是黝黑的，暗得那夫怕人。驀的，從人堆裏閃起了一道寒光，刀，那是指揮刀的白刃，拋下去——敬禮。

京 南

拔 佳

皮鞋公司

皮鞋頂好

牌子最老

任君選擇

歡迎比較

夫子廟第一

(貢院西街)

警師，報告注意事項，低微的喊口令，兵們開始蠕動，一列列的出發了。我跟在最後，不知道走出張家莊的堡壘後，將要有什麼事件發生。

我想着：鋒利的刀，尖銳的劍，迅速的子彈，火光，巨響，吶喊，流血，死亡……像「兩線無戰事」映演在眼前。但看到了無邊無際的長列，雄糾糾的踏破了黑暗，我又覺得置身於遊戲場了，有逸致的觀賞着四圍。

四圍都是黑暗的，夜風吹着高桿植物的尖梢不住的搖擺，我們穿行着坎坷的小道，順着惠民壕的邊緣向周辛莊走去，不時有一道道的手電筒的光由堡壘裏向我們射來，作為雙方連絡。夜間的行軍，比白天還要辛苦，因為不容擺路的那末奔着，一會就汗流夾背了；同時必須緊緊的追隨着前面的人，假若一有間隔，在黑暗下轉一個彎子，那末我所看到的只是農田片片了，馬上便有什麼惡運來臨。所以，我即是喘息了，疲乏了，仍要緊緊追着。我的裏腿帶散了，不容我坐下來打好，甚至也不能索性放開。我只是手提

着散開的一頭，像一個跛子似的追隨着，一直到下令休息五分鐘時才能匆匆裏好。

前進，前進，向那一方走？我模糊了，我的腦裏有沉重的思絮壓制着，幾乎像閉起眼睛似的走，所以前面踏了泥塘，死狗，邱穴，我都依樣的踏下去，甚至前面跌了跤，都不會另擇一條路。

由農田穿行某一個村莊，是要緊張起來的，我們必須望着呼吸，放輕腳步，用一手握着槍，一手握着水壺，使它不致和劍亮相撞出聲響來。——要讓農民在睡夢中不覺的走過了浩大的行伍。

口噁了，我拔下了水壺的塞儘量的喝下去，旁邊有一個伍長告訴我應當珍貴那些水，口噁，只要潤潤口腔和喉嚨便够了，因為前面尚有條長的更難的路！

我前面的：兵走得緩了，我起疑前面是發生了什麼事故；快得拋下我了，我害怕丟我在廣漠的田野裏。後面的：我聽不見有追隨的腳步，害怕沒有保障，他們隨上了，我又怕是什麼歹人。忐忑，矛盾，心驚，我不

知怎樣制止它。

突然傳下令說：「限於時間關係，跑步！」

跑！跑一個相當遠的路程，我幾乎都要躺下來滾着去追隨他們了。

又傳下令來：「接近敵人哨衛，潛進！」於是又甦起了喘息，輕輕的，慢慢的走，爬，越過了偽軍的「交通溝」。

東方吐出了微白，我們已行出有三十多里路了，在村落裏泛出了鷄的鳴，狗的吠。

「注意拂曉！」我知道這是軍伍中最緊張的時刻了。這時在每個兵士們的臉上都是死板得毫無表情的。

又越過了一道濠溝，隱約的已看到了前方的村舍，那就是偽縣政府所在的周辛莊了。於是，散兵線，匍匐隱蔽，戰鬥準備；這時刀在手中，劍在槍上，彈在腔裏，血在沸騰了！我伏臥在最後方泥濘的麥蕪裏，却感覺得異常舒適，我要睡下去，但，那是置身於戰場了。

槍響了，愈響愈雜亂的，我從麥蕪的

空曠中窺視着兵士們巧妙前進的勇姿，彈濺的火光，和他們緊張憤怒似的奔險。

有一個極短的期間，我畏懼得很，我知道在這個槍聲的剎那裏，說不定它們穿過了 my 身體的那一部分，並且我除去帶有鉛筆紙張外，並沒有可以衛身的武器，我想我受傷了，或是死了，他們怎樣的拍我回去，報社裏怎樣對我表示哀悼，……這些只是泡沫般的便消滅下去，因為在很短的時期內，兩大隊會合進擊的人馬，已取得連絡，完成了包圍任務。同時響起了手榴彈，這巨大的聲響震得我頭暈，同時我也不再畏懼了，當他們前進的時候，我也站起身來走向前去，可是只走了幾步，便被一個人把我拉倒，並喊我「臥倒！臥倒！」隨着我聽到一個尖銳的吼叫在我頭上飛過去。

我再也不站起身來了，只是匍匐着聽槍響，在許多不同的聲響中，我最愛聽機關槍的，那塔克，塔克，塔克的連串聲響，像炒豆似的增加了我不少勇氣，當它在停止的時候，我的神經還覺得使我攥了兩把冷汗。我

最討厭的要算是手榴彈了，它那猛烈爆裂的巨響，猛可真的震動了你，甚至要把你從地上掀起來。

包圍的結果，敵軍逃竄了，我們又走進了周辛莊的寨門，開始搜尋殘敵，我機械似的跟在後面，兵士們順着牆壁小心翼翼地前進，尤其是每遇到一個轉彎和暗角時更要緊張起來的，我想到演成市街戰時的危險與艱難，因為不但地面下要小心埋伏着炸藥，地面上要仔細隱藏在暗角的敵人放冷槍；甚至更要當心房屋上有無敵人，所幸周辛莊的敵人們已退得乾乾淨淨了，我們沒有流血的克復了這個村莊。

在村中心兩大隊會師握手言歡的心情，把時才的一切都忘掉了，這時我發現了有笑容在每個人的臉上。

我們從軍記者聽取了司令部報告戰鬥經過和結果後，才完成了一件冒險的任務。可

是我覺出又疲乏，又渴，又餓了！

分到了一些餅乾，一條鹹菜，我蹲在草地上嗅着火藥的氣味吃下去，吃得那末香甜的。

返回趙家莊基地了，是我的身子拉着我的腿回來的。並且我的褲子已破，泥濘不堪，腳上生了八個水泡。當大家在「乾杯」時候，我想我這該是一杯意義重大的買酒！

由這次作從軍記者以後，並參與了數次的討伐，其中餓上一兩天，由四百米高的山上被暴風吹倒而滾下來，徒步跋涉着高山峻嶺，涉着河流與沙灘，跑到鞋底脫落；並有一次在汽車上被顛滾下來跌暈，藉着強心針的藥力活轉過來！總之：作一個從軍記者是與一個兵士所遭受的完全相同，危機勞苦時時刻刻的侵襲他！

但這些比之今日太平洋上，歐戰東線上，真是小巫之與大巫了，因此，我想起了那些從軍記者的偉大與可欽來。

首都婦女界一致公認

大發皮鞋公司

穿着舒適
樣式新穎
定價低廉
履料堅固

地 址
南 安
京 商
場

投筆從戎的滋味

太玄

一個讀書人，偶然得到了投筆從戎的機會，無不笑逐顏開，歡喜得沒入腳處。

這也難怪，在兵荒馬亂的年頭裏，武力的確比筆力够味。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雖不是正式軍人出身；但時勢造英雄，乘時崛起，竟藉着武力，取得天下。在他軍事節節勝利的當兒，便有許多讀書人陸續去投靠他。這種投靠，如果說句自欺欺人的話，那也可以說是「投筆從戎」。

不過話要說回來，劉邦和朱元璋，如果沒有讀書人相助爲理，就是能够成大事，終也無法得到長治久安。

投筆從戎的目的，或是爲着生計問題；或是爲着出好問題。所謂出路，那就是漢高祖所說的：「有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的意思。（漢高祖十一並曾下一道收買讀書人的詔書，裏邊有這麼兩句話）。

「尊顯」是人人所羨慕的，所希求的；但投筆從戎的讀書人，未必個個都能够得到尊顯。

何以故呢？請舉吾說：

本來軍人對於讀書人，先存一種輕視的態度；和「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的成見。正有似乎上海的閩人們，看不起讀書人的情形一樣。的確，讀書人只配做附庸份子；只配做中間階級。而武人與閩人，他們肯不惜犧牲，出生入死，以肉博取勝利；讀書人就辦不到。所以武人與閩人們，有時可以因緣時會，上昇做統治階級。我們讀史，就得到不少的實例：像劉邦是流氓，朱元璋是僧徒，反而成功，做了皇帝。這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而不第的黃巢，雖然也憤而造反，其結果呢？終弄得一場空。

好了，老話可帶住，讓我來寫述民國二十六年底起至三十年夏季止，有一個朋友華君所體驗過的投筆從戎的味兒。

華君在決定投筆從戎以前，竟莫明其妙地，會低意識地憤憤着：自己穿上軍服以後的雄姿，暗地裏自鳴得意。同時，又想像到，從此可以出其所學，幫助武人，大大地作爲一番，建一番事業。好像生平的抑鬱，從此可以發洩得一乾二淨。甚而至於半生的恩怨，也都湧上心頭；尤其是報怨的心理，更爲濃厚。

他埋怨自己的父母，從少何不送他到軍校裏去讀書。他更決心，將來將他的兒子送去學武，以免像自己一樣地，到處依人成事。可是，理想終究是理想，到差的第一天，便使他萬念俱灰。

頭一天上司司令部去辦公，照例要到司令和參謀長的辦公室去請示。他自然不敢破例，尤其是辦事應採何種方針，非須請示便得不到要領。那曉得當他跨進司令辦公室的院子時，便被衛士給他一個軟釘子，要他止步，要他等待在衛士崗位以外，經通報准許後，方許進去。

這也難怪他，他是破題兒第一遭廁身行伍，不會懂得軍隊中的細節。幾天以後，他纔曉得不但要經過通報的手續，而且走到長官房門口還要喊着「報告」兩字，俟房內答應「進來」以後纔可進內。

軍隊中所以需要這種規矩，是防着機密文件被一個不參與機密的人知道了。

司令部的作息時間，雖然也有規定，但司令未離開辦公室，負責任的官佐，還是要坐在座位上，怕的是，或許隨時有事故，要找到你。

先一日，他原來打算於翌日下辦公以後，走到照相館裏去拍一張戎裝照片，請留紀念。這一日因為被衛士碰過釘子；又眼見司令面斥其他同事，覺得大不好受，便自動取消原議，打銷了攝影的念頭。

軍隊中階級的觀念，特別注重，司令不但可以面斥一般的官佐，一時火冒起來，雖然是極小的過失，打你幾下耳括子，也不算一回事。

「會食」，是軍事化團體生活的用膳方式。司令部的小廚房，專為供給官佐的膳食而設，由給養副官兼理其事。每日兩餐，上午十時，下午四時。名雖四菜一湯，其實壞到不能再壞。給養副官和伙夫們，誰不從此中撈些油水呢？

有時司令或參謀長，也來會食。這一餐飯，那就麻煩透頂了。故意遲遲其來，大家要等他，當他跨進膳廳，大家又要依着值日副官的口令「立正」。俟他坐下，又來一個口令「坐下」，等他畢箸，再來一個口令「開動」。在這種場合裏吃成一團受拘束，一面好似搶火一樣，如果司令已經放下筷子，大家也只好放下筷子，靜候「立正」的口令，離開膳廳。有時司令官高興起來，在飯後來一個又臭又長的調話，那種難受呢！

還有一個不大好受的味兒，那就是：冷天不許穿大衣，大熱天不許穿襪衣上膳廳。真是冷煖由人啊！

到晚上照規定分派副官兩處，都有值日官值夜。但是華君所處的司令部，散公以後，除了衛兵和聽電話的傳令兵以外，便鴉雀無聲。從勤務兵口中所聽到的消息，官長們的去處，多數在案子或是私門子裏，其次到同事家中去賭錢，再須到戲園子裏看白戲。喝酒，逛馬路，尤其賭事。雜兵們（衛兵，勤務兵，伙夫，衛士，傳令

兵統統稱為雜兵）以看白戲為原則，賭牌九，打野雞，要等到開餉以後，纔有錢。司令有時也興之所至，換上便衣，「打遊擊去」。這些就是軍隊中人腐爛生活的全面。

所謂「打遊擊」，是八、一三後，軍隊中流行的新名詞。這種遊擊，並不是肩起槍枝來，去襲擊對手方，而是偷偷摸摸地，出去尋花問柳。司令這樣做，中下級的軍官佐們，更無所顧忌。

司令部的組織中，原有個軍法處。老的軍法主任，因為某一次茶葉走私案件受賄而革職。司令於屬員中考慮的結果，乃委華君接替。

當了軍法主任，換了一種境界，自屬另有一番滋味。

軍法官的職權，範圍很廣，除了審理本部隊官兵案件以外；還可所考核司令部中各官佐的勤惰。他不但是司法官，而且是檢察官，案件可以由他檢舉，也可以由他審理。但是軍法官比推事或檢察官難當。因為主官是個腦筋簡單的軍人，往往以意氣從事。依法論斷的案件，硬要把他變更一下，失出則人命關天；失入則失却法律的平允。軍法官畢竟是他的屬員，胆敢不遵令辦理嗎？

在武人的眼底，文人還是無用的東西。每每說：軍法官到底是讀書人，手段不夠辣。殺個把人算什麼？用不着提到什麼實體法，什麼程序法；更用不着做什麼判決書，向上級機關呈報。該殺的犯人，把他殺掉就算了，何必徒耗幾十天的囚籠，和許多紙張！

這也事出有因，難怪武人不耐煩。因為上級機關審核案件，異常的遲緩，譬如極普通的逃亡案件，審核起來，至少要一個多月。再加以交通不便，郵遞需時，一樁案件的結束，非二個月不可。而未曾確定的犯人，又不能望陸軍監獄裏一送了事。所以禁閉室或拘留所裏常有人滿之患。

軍法會審，原是應有的組織。其權限分為三等：①簡易軍法會審，審判上尉以下官兵的案件，審判長一員審判官二員書記一員。②普通軍法會審審判校官的案件，③高等軍法會審審判將官的案件

。審判長及審判官的人數，二三兩等均如第一等，再加入軍法官二員，事實上有五個審判官。關於這種審判人員的委派，是由各軍事機關最高的主官指定之。不過，各軍事機關的軍法人才，最多不過二三人，指派的時候，不得不湊足人數，以符規定。所派的審判長大都在參謀主任或副官長中，任擇一人充數。審判官則在參謀中指派一人而已。這些所遣的人員，是否有法律知識，頗成問題。他們奉派以後，報於案件的內容，未必肯化時間加以研究，只於時屆開庭，坐在那裏，就算交代過去了。

這種會審辦法，原是防止軍法人員獨斷獨行，或是感情用事，致有失出入之虞，乃以此法補救其弊。詎知所派人員，等於不派，仍屬毫無裨益。而且有時限於編制，有時主官不願編制用人，所以每一個軍隊裏的軍法案件，總是不知所云。

軍隊中攜款潛逃的案件，也很多。潛逃人大多數是特務長。他所經營的金錢，是會運官兵的餉項與伙食錢。逃走以後，會運便發生恐慌，既能拘獲，而公款早已化用一空，何況什九抓不到？軍法上對此案件，處刑甚輕，故犯者累累。在民國二十九年中，渝方以命令加重其刑，把公款視作「軍用品」，倘有攜款潛逃，經拘獲後，即處以死刑。然而此風并不稍殺。其原因是爲着生活程度太高，而薪給太低，特務長又是經營經濟的人，極容易虧空公款。虧空以後，無法彌補，惟有出之於逃亡的一途。

講到待遇太低，尤以士兵所受的痛苦爲最。在渝方旗幟下的二等兵，每月祇有十元，外加草鞋費二角。雖然軍米一石只有二三十元，但無論如何總是不敷的。他們每天每人食米規定爲二十兩，連青菜豆腐的大鍋菜，算起來，每個月非超過了虛領的餉額不可。士兵們連洗襯衫的肥皂罐都沒有，更談不到剃頭洗澡吃香煙。

如此生活，那能使他們安心服役？更何能使其不逃？逃亡以後，倒難的是連排長，不但要賠服裝費，還要受到處分。

二十九年秋天，日軍的軍艦駛向N海口進攻，只經過三四小時

的時間，更登了陸。登陸以後駐上七天，因已達到破壞的戰果便安然退返艦上。

這樣輕輕地一來一去，在日軍方面毫不覺吃力，而渝軍已勞師動衆，**里外**，調來四五團的救兵了。最妙的是：①作戰至七日，登陸日軍的部隊番號，却始終無法明白。②日軍退却的前夜，由艦上發砲掩護，渝軍却以爲進攻，驚慌到不亦樂乎。司令在前線打電話給副官長，通知砲火猛烈，和危急的情形，囑他後方退却事宜，可準備和來，等到第二次談話一到，便可退至某地待命。③日軍退後兩天，渝軍方散進城。④戰前所獲的俘獲品，細驗起來，都是渝軍的物品，甲部隊拋棄的軍需品，乙部隊搶到了，便算是戰利品。乙部隊何獨不然？好在上級機關離開前方很遠，由他自欺欺人，都沒有問題。只要報告書及表格，填寫得沒有漏洞，能自圓其說，便可准予備案。

在作戰期間，司令部中，參謀副官軍械三處最忙。參謀處對於作戰計劃，兵員配備，搜集情報等工作，不容絲毫馬虎，一天二十四小時，無時無刻，不在緊張之中。同時他們的辦公地點，既要接近火線，又要追隨司令官左右。副官處最吃重的是給養交通，和械彈的補充。駐紮所雖不必接近火線，但沿途必須成立幾個聯絡站，以便呼應。不過他們責任之重大，也不減於參謀處，因爲給養和彈藥如果稍有貽誤，便會影響到全線的戰事。軍械處對於械彈補充的準備，非有周密的計劃不可。某地點接近左翼，某地點接近右翼，應該配備多少彈藥，交與輸送營運至某地待命。更要注意到主力戰是在那一邊，某地機能安全。倘使前線動搖，彈藥處如何後撤。這些都非參謀會神予以處理不可。

苦樂不均，這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等場合中，軍需處和軍法處，却空得可以。他們可以躲在後方，大家無公可辦之餘，儘可選集三五同事，在附近民房中打牌。只要派定可靠的勤務兵，在電話總機旁邊，聽取前線的消息。

幾天之幸，那一次戰役，只有七天便告結束。結束之後，在內都忙於恢復原狀，對地方忙於善後。而地方人士呢？則忙於「慰勞」。

慰勞隊抵達各部隊的營兒，誰都感到興奮。尤其是士兵們看到慰勞品的寒酸相，使人又好氣又好笑。最難受的，還是慰勞，化表善頌善觀的諛辭，和耀眼的錦軸。這些是否「受之無愧」呢？只有各人肚裏明白！而代表們是否「言必由衷」呢？也只有各人相視而笑！

「這一次的慰勞，在民衆方面，着實化了不少的錢，我們應如何自知奮勉，應如何充實力量，去報答民衆的厚意，盡我們守土捍敵的責任！」司令在戰後第一次紀念週上反覆致意告訴大家。那知却引起了反響！

這反響，險些兒鬧了一場大禍，當地的鄉鎮公所的負責人，沒有一個能够倖免於刑戮！

原來司令部中，有十幾個受過訓練的譯報員，他們的工作，照規定，範圍很狹仄。最重要的應以敵方的軍事動態為目標，以供參謀處作為參考資料。放其系統屬於參謀處。但是，事實上他們并不

如此，他們平日往往藉勢欺人，每天藉口探索不體份子，出入於茶館酒樓，騙取酒肉。稍不如意，便藉故詭陷。又於交通要點，私自檢查行人，碰到「跑單幫」的人民，便百端索詐。甚至擅入民居去抓賭，反而放棄了應做的任務。在作戰中，他們雖然上前線，但能有若干表現呢？誰都無法預料！

那一次鄉鎮公所的祕密，却被他們刺探到了。據他們的報告稱：「此次N地各鄉鎮公所慰勞費用的來源，據查頗不正當。於戰事發生之第一日，某鄉公所向民衆募集捐款，以備於日軍進城時，作為歡迎費用。至日軍既退，方移此款作為慰勞用途。情殊可惡，擬請予以嚴辦，以儆效尤！……」幸而華君力爭，纔告無事。

然而，一般穿老虎皮的官兵們，却不明就裏，以為民衆對於軍人多麼愛戴。自己不但誇示戰勝的光榮，同時在鄉下更加甚其予取予求的奢望，以為這是應得的酬報。有些地方，簡直連雞鴨都不敢露眼，便被丘八爺連嚇帶搶地攫去了。

「從我四年的味兒，只是如此如此而已」。華君這樣憤慨地告訴我，我就把它寫下來，以實「人間味」。

南京大行官

南京中央飯店

附設

- | | | | |
|------|-----|----|-------|
| 中西菜部 | 供應部 | 電話 | 二一二一六 |
| 理髮部 | 西服部 | 電話 | 二三〇四二 |
| 彈子房 | 汽車部 | 電話 | 二三四四三 |

談蠻民的戀愛與婚姻

朱裕同

佔廣西省全部人口百分之六十的蠻族，直到如今。我們對這些近乎野蠻的人民生活和風俗習慣，似乎還是一個謎。

蠻族在大體上可分為四大族，即苗、侗、瑤。其散佈地點，除桂省外，差不多占遍西南全部。如滇、黔、西康等地，都有他們的足跡。漢人與蠻人，本是互相隔絕的，近年來雖然有了一些往來，畢竟還是少數，因此蠻人的文化程度與政治經濟等，都低得可憐。

至於蠻民的生活情形，當然有許多地方與漢人不同，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蠻民的自由戀愛與婚姻。我曾經訪問了幾位對蠻族有過一度研究，並且經過實地考察的朋友，獲得一部份材料，我開始寫了這篇介紹性的文字，讓不知道蠻民戀愛生活的讀者們，可以得到一個大概的輪廓。

蠻民的戀愛觀念異常簡單，男女雙方都以漂亮為標準。並不顧到財產品性，當兩性間的戀愛達到頂點的時候，有的便告訴父母

實行同居。但也先發生肉體關係，然後再告訴父母，當家長的是沒有反對他們結合的權利，大多數却反而採取放任主義的。

有許多年長了而沒有情人的蠻女，她們便採取一種奇異的戀愛形式，這種形式是與上海的野雞差不多，那就是所謂「試婚」。其方法是在自己的門口放一個豬圈，到了晚上這個處女便赤身露體的睡在豬圈裏，一方面嘴裏哼着情歌，一到夜深人靜男人聽到這種歌聲，便循路找來，找着後，即行性交。如女的認為滿意的，她就交給他一件信物，擇日結婚，如不合意者，她就揮手會去，因此此來彼往，往往一整夜有十多個男子的姦亂，這就叫做「試婚」，這制度在蠻族中間是到處盛行的。

戀愛成熟了，就得結婚。結婚的形式是先發聘禮，聘禮大多數以家畜，食糧、茶、酒、鹽、飯等類。女家收到聘禮後，即擇日結婚，婚期多數是在冬天的晚上，結婚那天，由男方的親屬揀一年輕美貌的處女，打扮

得花枝招展，去迎接新婦，而女的一方面也打發許多人送親，送親的人多的約有數百人追隨在新娘的後面，一路上燃放砲竹，吹簫笙，敲鑼打鼓，並大聲地唱着流行歌曲，於是人聲樂器聲炮竹聲交織成一片燦亮的交響曲，在深山幽谷中間迴蕩着這些音樂，煞是好聽。等新娘進門後，並不行交拜禮，男家只備大批酒席，迎接這些送親的人入席的時候，樂聲又起，於是數百人雄壯的歌聲，喧騰聲，直鬧得天翻地覆，等客人大家喝得酒氣衝天，這才散席。新夫婦也就在這時候同房，到第二天早晨，新娘仍由迎婦送回娘家，而娘家也同樣的設筵款待賓客，雙方客人唱歌取樂，至席散後，新娘並不跟新郎回家，他們仍過着婚前的戀愛生活，直到第二年的春天，男的差人把新婦迎回，但隔宿即去，以後每逢季節，新娘回家一次，隔二三天又回去，這樣一直繼續到生了孩子，才確定了夫婦的關係。此後女的便管理家務，養育子女，到這時候總算結了婚後的餘生生活。

此外蠻民中有一種花苗，年輕的處女們，一到春日暖風和的時候，便集合在曠野間跳舞，跳舞的目的是爲了找尋合乎理想的配偶。這種跳舞，名叫「踩月」。她們選一平坦的草地，在地上種些冬青樹野花之類，於是女的便繞着樹跳舞唱歌，這時旁邊就來了許多男子，跟着處女跳舞，這樣圍繞三周

赤足踏火而行

科學不能解釋的現象

下走

宇宙廣大，事理無窮，人生於其間，見聞極有限制，不知之事，不解之理，與莫明其妙的現象，正不知有多少，近代科學昌明，對於眼前的通常事物，稍稍能追根問底，求出真實的因果關係，根據目前所知的科學法則，確已獲得許多真理的表現，過去的許多荒謬迷信之說，已經不待批解而自行消滅，科學興而迷信息，在日常生活範圍以內，可以說是大家所公認而不疑的。

但是所謂近代科學，雖說已經發現了一部分真理，而世間的特殊現象，仍有現代科學所不能解釋的，因為科學仍然在繼續謀求進步中間，世間的真理一樣是無窮無盡，現

代科學不一定達到百分之百的程度，今日認為是真理，明天再有了新的發明，就許使今日的真理站不住，或者另有再真的真理取而代之，例如關於飲食與衛生，近二三十年中即已經經過幾度變化，天文學上的學理，歷年因為新的發現而改正既有的學說，既有的真理尚且如此不固定，焉知在既知的真理之外，沒有再高的真理而為科學尚未發現者？或是現代科學知識以外，另有許多奧妙知識，科學家尚未能研究出來，也不能說是絕對不可信的揣想。

社會中有一部分自信力太強的人士，遇到一種事物，考其因果關係不合乎科學，即

假使女的看準了某一男性，她便解下自己的衣帶，送給情人，以後再遣媒說項送聘禮，於是婚姻定矣。在苗搖族中，奔婚的處女很多，所謂奔婚就是男女間的戀愛已經達到沸點的時候的一種性感衝動後的私奔。私奔的時候，多數是在晚上，最奇怪的是女的一方面奔，一方面還散放多量的紙錢在地上，作為私奔路線的記號，而父母明明知道女兒私奔的方向，但他們却偏偏背道而馳，這當然是故意做作的一種把戲，隔幾天，男家就派人送聘禮過去與平常的結婚一樣，就這樣簡單地成功了。

暨民各族中間，同姓結婚的很多，有的甚至兄妹姊弟等相互結合的，他們對血統關係是不注意的，至於貞操觀念，根本沒有這一回事。離婚在那裏也並不難，只要雙方同意，立刻可以脫離夫婦關係，即使一方不滿意，而另一方却需要離婚，那末他只要拿出一筆慰籍金，就可以。其他如富人的娶妾，有夫之婦的通姦，這些都是極普通平凡的事。只要不引起對方的憤怒就罷，否則一定會演成殺戮的慘劇。因為蠻人的性格本以殘殺為快事的。寫到這里，我預備暫時把它結束，以後一有機會，預備繼續寫下去，以饜讀者。

大美
衆術
化化

草地毯

經濟
美觀
耐用

大小尺寸齊備
顏色花樣繁多

南中大
京華
支商
店場
內

鄧甫記藤柳草器廠

總店：

上海西馬路二〇一號

認爲荒唐不經，有人對他講說，他必以爲絕無其事，似乎認爲現在的科學萬有萬能，世間不會有超出科學法則以外的例外事物，這樣的看法，似乎有點缺乏虛心，真正的科學精神，應當遇事研究，不當過於武斷，不細加研究即抹煞一切。

筆者並非有意宣傳迷信，根本是要將一項奇怪問題介紹給讀者，請大家共同研究，兼以貢獻一點「人間」之「味」，希望讀過之後，不可迷信其有，亦不要斷定必無，只好誌之於心，備日後參考，倘遇有機會，能親眼觀察一次，正好用以作研究真象的根據。

吾國民間向來信仰神佛，遇到父母染患重病，有孝心的兒女，常在前「許願」，不是到進香之日，身帶枷鎖刑具，一步一叩頭，自家中走至廟內燒香，就是發願到賽神之日，躍入火坑，以表不顧生死，爲父母求免災病，跳火坑的意思是說：只要神靈將許願人之父或母的病治好，許願人即甘心在神前買死得願，以表爲兒女者的孝心，賽神之日在廟中跳火坑的事，筆者在幼年曾親眼見過，泰山山麓的廟中與北京附近妙峯山的廟，每屆春季有一次香火大會，往年這類孝子跳火坑的事很多，這類舉動當然是無理的迷信，近年科學知識日見普及，跳火坑的愚民亦較前減少，在跳火坑的本人，他以爲至誠能感神，爲父母盡孝，神靈必保佑，跳到火

坑裏邊，決不至於燒死，所以奮勇躍入，毫不懼怯，跳入後在旁之人自必盡起救護，拉之出火，但有時亦有救護太緩，因而將衣服延燒，以至被火燒死，遇到因跳火坑而燒死者，則旁觀之人必說此人對父母不是真孝，或對神不虔誠，因爲這爲這類事時常釀出慘禍，各地官府多出示嚴禁，所以近年以來，此類愚民迷信行爲，已不復存在。

爲父母指點跳火坑一事，最初筆者以爲是吾國民間固有的一種迷信風俗，並未想到是來自外國，近閱外文刊物，始知此類迷信不是我國民間所自創，却是從印度跟隨佛教一同傳入中國，印度宗教派別紛歧，迷信事件最多，而令人不解的奇怪現象，也是世界任何國所不能及，西洋人一面信耶教，一面都有點科學知識，他們對於他族人民所信仰的神仙事項，原來都不肯相信，詎料他們對於印度民間的怪事，都不敢斷定完全虛假，因此西洋人都認爲印度是一個神祕不測的地方，一說印度，都要發生一種神怪感想。

印度人民中，除回教徒而外，大多數都信仰婆羅門教，婆羅門教雖與佛教不盡相同，但有許多節目與佛教相近，例如戒殺，不茹葷，戒色慾等皆與佛理相同，他們所奉的神固與佛教不同，可是隨宗教而發生的迷信，也與吾國有許多近似之處，他們遇有焚香敬神之日，常舉行一種重大儀式，即由數十個壯年男子，一律赤足在燒紅的木炭火上走

過，走過之後，各人的腳底決無半點燒燙傷痕，此種儀式的意義何在，尚不甚明悉，但是凡屬印人居住之地，幾乎皆會作此類舉動。

昭南（新加坡）附近有許多橡樹林，原爲生產橡皮而栽植者，橡林須有工人長年經營修理，並作採取橡膠的工作，這類工人多數爲印度東部人民，原係經英人雇用而往者，此處之印人，每年舉行赤足步行，炭火之儀式一次，西人目睹其事者甚多，曾閱一文稿專述此事，據稱印人舉行此種儀式，係先在平地上平鋪木炭一層，厚約一尺餘，火場長約兩三丈，寬約五六尺，木炭生火，火苗高達尺餘，所發散之熱度，使人不敢在大邊近處站立，經管火場者俱用約一丈餘長之鐵棍撥動木炭，俟火燃燒正盛之際，約有壯年男子二三十人，各赤足裸體，一人在前，其餘魚貫跟隨，從炭火場之一端手中「指訣」，登上炭火，緩緩步行，直達其他一端，無一人急跑，亦無一人顯露畏懼之容色，走畢有人驗視其足底，無一人帶有燒燙傷痕，西人目之，無不駭絕。

近閱遞上新出之外文刊物，亦有一篇述說火土步行之事，但所述者非印人，而爲僑居爪哇之華僑，所述情形，大致與上述相同，華僑在爪哇建有廟宇，此次儀式係於舉行祭神之時所爲，是日不分遠近，原住民與華僑均往觀禮，西人與友邦人士到者亦甚多，見之者不止一人，赤足步行火上，決非虛假，此事堪稱奇蹟，以現有之科學知識解釋，實使人不信，但報告十分確鑿，斷非偽造者可比，欲求知其所以然之理，只有等待科學進步，發明新的法則而已。

京官與地方官

何章

像我這樣一個芝麻小，菜豆大的官兒，本不足以爲希奇，在南京一地估計而言，這一類草字頭的公務員，不知有成千成萬之多。

荐任官是比上不足，上面有簡任特任，比下則却有餘，下級有委任辦事員補員，對上我們應該鞠躬如也，服從命令，對下我們同樣也有權利，對下屬傳達命令，分配工作之尊威。

論地位，是政府中級幹部，推動任何行政之原動力，是上層下達，下呈上達的，交通總站，官級上是專員，科長觀察之頭銜，老百姓面前是一個政府官吏，責任如何重大，地位也相當受人尊敬。

提起勳勞，有七級的同光勳章狀，資格是荐任七級，有國民政府頒發的漂亮講究的委用之狀，和前清時的官級比較，嚇嚇威風一位四品黃堂大員。奉命出差，地方官尊之爲中央大賢，嚇，何等威風。

現在大話少說，言歸正傳吧。

荐任官是一肚子的牢騷，哇，參加公務員集訓時長官對我們訓話，要勇猛精進，克苦耐勞，的確，在南京的公務員，那一個都在遵守這個信條，拿了幾百元菲薄的薪水，克苦生活，得而從公，從早晨到晚間，在辦公廳埋頭苦幹，這種精神，上對得起國家，下可

以安耐自己良心。

然而同樣是一個官兒，京官和地方官，那就不同了。

縣長，局長，主任，階級和我們一樣，是草字頭荐任官，資格一樣，服務的定義上說，一樣爲國家，然而同樣一個同等階級工作的官，京官和地方官的生活，真是相差在幾千里幾萬里之外，使我們京官，真是望塵莫及，望洋興嘆。

說起地方官，一個百里之侯，過去爲官，但求造福社會，求得萬年青史，一任下來，萬民歌頌德政，而其本人仍是清風兩袖，身居後齋條。

民國以來，改知事爲縣長，民之父母官，全身西裝革履出入汽車，開會時舉挺的國民服，高據堂前，風頭十足布爾喬亞，施政方針，滔滔不絕，發表爲國爲民。而其私底下生活，食於大飯店，玩於大舞場，消遣是跑狗賭場，享受有坐大廳，晉省連職，應酬連絡，旅費成千成萬，一席酒飯，超越其本人薪水一年以上，手頭之闊，足以嚇倒一切。

其收入支出，公款上須有報銷清單，國家根本不能允許其在其職務關係，沒有預算的如此揮霍，那末其這樣的沒有正當來源的金錢，是不是我們應該加以研究。

終之地方上的錢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錢是地方的血汗。

國民革命的口號是不怕死，不貪錢，愛國家，愛百姓，應該要遵守是我們這些中級官吏，何獨地方官獨爲天之嬌子，把爲清正，兩袖清風的歷史之話，早已拋諸腦後，嗚呼。

京官之所以爲京官者，我們死守誓語，奉公守法，天何不公，

地方官何以如此，真是

下級公務員坐以待斃

中級公務員坐以待斃

某種公務員坐以待斃

談 烤 肉

曹見微

故都一到立秋，羊肉館的門前便貼上了「爆烤涮」的紅紙黑字大市招，爆烤涮中以烤肉最膾炙人口，這已涼天氣未寒時，更是烤肉的黃金時代，傍晚每條大馬路上都飄揚着松枝烤肉加雜着大蔥的香氣，這股氣息帶着強烈的誘惑性，使人聞着真是饑涎欲滴。

烤肉又名應吉恩汗爐，想係蒙古傳來的，這吃法多少帶有點原始的風味，一張桌子上放着烤肉的炙子，下面燒着松枝，吃的人一腳站在地上，一腳踩在長板凳上，一手端酒杯，一手拿着一尺多長的大筷子，從碟子都夾起一片片腥紅的生肉蘸了佐料放在炙子上烤，烤熟了從炙子夾起來便送進嘴里，想想這樣子是怪粗野的，可是吃起來都非得這個架子才够味，要是文文雅雅的，別人看看不順眼，自己也似乎覺得彘扭。

吃烤肉看起來很簡單很容易，其實也大有講究。第一肉要切得薄，薄得透亮才有工夫，烤起來容易熟，又容易進味兒，第二炙子要老，老炙子烤出來的肉特別香，第三烤的火候要恰到好處，時候一長，肉便老了，時候少，吃到嘴里又生又腥。

北京賣烤肉最出名的是安福胡同口外的「烤肉宛」，看看這館子其貌不揚，外面沒有招牌又沒有門面，一共只有兩進，兩間屋子各放着一張放炙子的桌子和四條長板凳，此外祇有錢櫃和肉案子了。別看不起這小舖子，每晚居然車水馬龍門庭若市。

這館子據說有二百年歷史，他們的祖上最初便在安福胡同口上擺攤賣烤肉，慢慢的發了家便在這里蓋起兩間草房來，世代相襲，永遠是在這里賣烤肉，現在家權是弟兄倆，都是大胖子，不知老大還是老二，能够一面切肉一面算賬，他算賬無須算盤，伙計向他報吃肉幾碟佐料多少，伙計報完，他也算好。

烤肉宛所以出名，第一自然是因為炙子老，二百多年的老炙子，在北京可算獨一份，其次便是肉切得薄。具有這兩個必備的條件，無怪乎饕餮是要趨之若鶩了。

每到黃昏，烤肉宛里食客接踵而至，來晚了要等，等的人多了又以先後排號，有了客位子，一號補上去，再有客位，二號再補上去，吃飯要排號，總算別開生面。

雷嗣尙任北京社會局長時，慕烤肉宛之名，坐了汽車去吃烤肉，到了那裏，已有人滿之患了，雖排號是十一號，當時雷的隨從告訴老板這位食客是大有來頭的，不料老板却回說：「我們這里不論官次，是論先來後到的。」雷嗣尙聽了，便吩咐汽車開到別處去轉了轉，再來時，排號已經到十六號，因為十一已經有「補缺」的了，這是事實，可是聽了倒像是笑話。

烤肉外省人不大吃得來，前兩年南京夫子廟的厚德福和國府西街的東來順都賣烤肉，可是炙子是新的，切肉的師傅也不行，總不够味兒，今年却連這不够味的烤肉也吃不着了。

談美人浴

夏時雨

關於沐浴的事情，在中國應該是由來已久。在孔夫子時代，已經有他的弟子曾點這樣倡議過，而且我們老夫子也表示着非常贊成，如論語先進篇第二十五章：

「點爾如何？鼓瑟希，鉦罷，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浴乎沂，風乎舞雩，」實在是合於現代海水浴日光浴的風味，可見得沐浴一道，並非於今為始。

不過，中國的沐浴似乎都是屬於男人的事情，隨時隨地都有揚垢磨光的機會，致於女子則就大感不便，而於冬令為尤甚，好像這是僅僅賦於男子的特權，女子是應該摒棄於門外的。所以我們對於女子沐浴的記事，在中國是非常稀少，有之，也不過是像山東人拉洋片「大姑娘洗澡」之類猥褻和無聊而

已。

晚近男女游泳之風大盛，於是「美人魚」之類就應運而生，雖然這種事情未免過於大驚小怪，而凡夫俗子能公開參觀美女入浴，不能不說是新時代之所賜。古代縱然也有這種記載，畢竟是宮闈體祕，只能算是紙上談兵而已。

追溯西洋歷史，無人不知道十字軍時代羅馬撒凱王宮中后妃以牛乳沐浴的故事，這種溫馨風流的情景，雖然後來天南王陳濟棠太太以香水沐浴，恐怕也不能望其項背。

說到中國，恐怕讀過長恨歌的，無不神往於「春華賜浴弄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的詩句，即讀長生殿窺浴一段，從兩個宮娥的口裏述出貴妃娘娘出浴神態，也撩起了後人無限綺思。所以後來伶人競演此段，而書者亦必以出浴圖形諸筆墨也。

趙燕燕和合德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對尤物，關於她們的沐浴當然又有一番齣戲的記

載。如趙燕燕外傳云：

「后浴五種七香湯，踏通香沉水坐，液降神百種香。燒好浴香蓮湯，數置華百英粉。」

所謂五種七香湯，所謂香蓮湯，所謂華百英粉，書中並未附載單方，現在也無人提及，大概是年久失傳了。

關於合德入浴的風光，也有一段記載：

「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帳後避，帝暫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視，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

大皇帝何以要偷看后妃入浴。后妃何以要聞聲趨避？大皇帝何以又要買通女侍，才能一飽眼福？這都和沐浴本身無關，宮中生活過膩了，少不得要來一段隔屏窺浴的把戲來調濟調濟。後人有詠美人出浴詩，也會提到此事。詩云：「窈窕佳人冰玉姿，嬌花一朵映清池，雪湯白膚元同色，淡抹濃粧各適宜。出水荷花飄馥郁，流溝御葉染胭脂，誇說百種銀鬢態，窺廟應先賂侍兒。」這樣一來，便有了中國文字上的雅典了。

說起窺浴，又是中國文人的一件「雅」事，而且往往把這種「雅」事要形諸筆墨，如有名的窺浴打油詩，寫得非常輕狂，這裏也為錄出：

寶大祥綢布莊

線春縹葛 不及細載
 新穎綢緞 如蒙惠顧
 直貢呢嘜 無任歡迎
 國產棉布 特價犧牲
 種類繁多 敬請比較

夫子廟 永安商場

「鑿壁偷光窺素娥，素娥燈下易新羅，一身白似三冬雪，兩腳肥於八月鵝，挑脚拍開鸚鵡嘴，翻身露出鳳凰窠，令人頓起相思念，何不開門與我和？」詩雖輕薄，也可見得文人色情狂的一斑。他如色情書籍也無不以窺浴為「勾引成姦」唯一的轉機，如金瓶梅香花天中均有這種例子，這裏不多抄書了。不過西人書中，一個關於窺浴的故事，倒頗有趣，特記大意於下，原文載包奇氏之陽國性生活！

「陽國公爵某，嘗告其友人云：『我妻之皮膚，白潔如玉，不亞於古書中所傳之愛神』。友人不信，公爵曰：『俟吾妻入浴時，余當使汝在門簾中一見也』。後公爵果不食言，而友人誘姦之心起矣」。雖屬無稽之談，而在友人面前大誇其妻皮膚白哲則又大可不必也。野話扯得太遠，且言歸正傳，再談女人沐浴罷！

據說浴室是和淫業是有密切關係的，(Bathos)一字，照原意是表明沐浴的意思，而現在都解釋為妓院了。古代歐洲，按摩者或浴室招待，常可和顧客發生性交行為。雅典和其他希臘城市裏的妓院，都集中在浴室四周，因為當時的人，不把浴室當作潔身

的地方，而把和戲院，跑馬場以及別種遊藝場列入同類。

說起浴室的構造，其富麗堂皇也多與女性有關，尤其是淫佚的帝王宮中，更是來得奢麗華麗了。如「後趙錄」所載：

「石虎建武二年，治皇帝浴室三間，道僻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繁麗，空中臨池，上有石牀，別有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瑤石瑤珠為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為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於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入水底，或用瓦為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入水中，則池水恆溫，引入浴室，中名曰燠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焚蔽浴所，與宮龍寢者，解燥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塘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這種浴室的複雜講究，當然非平民所能及，而這樣溫香嬌麗，更是非女人不辦。類於溫香渠的，尚有流香渠的故事。拾遺記載：

「靈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宴飲。帝嗔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親解

其上衣，惟著內服裸浴，西域所獻蘭草香，覆以為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這種男女同浴，據說與風化有關，在禁宮之中，大皇帝可以把六宮粉黛隨意作樂，當然又作別論。日本的「風呂」倒是開風氣之先的。下面是一段日本遊記，即描寫男女同浴的。

「東一個圓的，西一個方的，三角形的，溝形的……像佈下了池子陣似的，里面都泡(日本人洗澡是用極熱水泡着，溫度四十度時最感舒適。)男的，女的，燕瘦環肥，醜的，俊的，俏皮的，小姑娘，他們才乖呢，兩條腿始終亦不批開坐着，站起來亦用手巾遮上……」近來赴日觀光的，日見其多，這番情景，這裏當然不必多說。且摘錄一個沐浴笑話作為本文的結束罷。「世說」載：

「王敦初尚主，婢奉金盃盥盆盛水，瑤瑤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這位謝馬爺雖然沒有見過世面，鬧出這樣優頭優腦的笑話，而公主的洗澡排場，我們却由此可以窺見全豹了。

風流病

賈銘

我在十二三歲時，還不懂得「花柳病」這個名詞。祇記得堂伯伯走起道來，蹣跚蹣跚的，嘴裏時常呻吟着。當時好奇心勝，便問父親，爲什麼別人走路不蹣跚，不呻吟，獨堂伯伯既蹣跚又呻吟？父親說那是病，是從壞女人身上傳染來的，很利害。一個人若患了「花柳病」，終身就算完了。幼稚的頭腦，雖不能理解「花柳病」怎麼會從壞女人身上傳染得來，但是，「很利害」，「終身就算完了」，這兩句話，我却能領會一二。由於這兩句話，刺激的我起了莫大畏懼之心。尤其對於「終身就算完了」，如果有人把這句話加到我身上，比痛打我一頓，精神上還要難過萬分。因爲在那時常常觀劇裏的三弟張飛，讓弟趙雲等一流的人物。手執長槍，在極其慘憺中，懷抱幼主，是何等忠勇。雄糾糾，立在橋頭之上，何等威武。白盔白甲，黑盔黑甲，何等神氣，何等美觀，又常聽到大人們講行者武松黑旋風李逵等人物的故事，是何等英勇，何等俠義。將來要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感到決不是走起來，樣子蹣跚的人所能勝任，那種衣服武器所能配穿配拿的。因爲當時摹仿性太重，過於羨慕演義中的古人，所以每每觀劇或聽大人講過水滸故事以後，氣勢之豪，將來大有不甘下於張飛武松一流人物之概。如果患了「花柳病」，將來如何能做張飛武松一流的人物呢？抱幼主，立橋頭，趙法場，赤拳打虎自然也辦不到了。因此，若有人把「終身就算完了」加到我身上，比用任何方式打

罰，還要可怕到萬分，悲哀到萬分。後來漸漸明白「花柳病」這個名詞了，見了妓女，真是畏之如虎狼。一直到現在，仍然不敢接近妓女。甚或經過妓院門口，在可能範圍內，也要繞道走過，怕患「花柳病」的畏懼程度，雖然未稍稍減於當時，可是妄和將來要做張飛武松一流人物的春夢，總算清醒過來了。這場春夢，現在回想起來，實覺可笑。但使我可怕到萬分，悲哀到萬分的事件却臨到我身上了。

一天晚上大便時，黑色蚊蟲似有意與我作對，生殖器上被它釘了兩口，第二天就往外出水，未起路來，也蹣跚起來了。幸而程度還不夠呻吟，不然我能當場出彩——張嘴大哭。爲免除患處與褲子摩擦的苦痛，便用紙包紮起來。第三天問題就嚴重了，上面黏的一塌糊塗，用藥棉蘸着白開水，把紙濕潤過，慢慢除去之後，發現開了個小洞，心中惶恐，自不待言。打聽他人，不玩妓女，會不會得「花柳病」，滿希望他說不玩妓女，不會得「花柳病」的話來，那知道給我個相反的答覆呢！經他這樣一說，真如青天霹靂，頓時心頭鬱悶不止。現在雖然不再想張飛武松了。

經過診斷之後，醫生也辨別不出有無毒。問問他，也給了我個刺耳的答覆。於是更增加了悲哀的情緒。醫生僅僅給了點苦色藥粉，同時告訴我不要亂擦，免得患處不易排洩水分，倘若沒有毒，塗上兩次，就會長平的。膏外塗上兩次不能長平，一定有毒。此時誰的話不聽都可，不聽醫生的話，如何能行呢！那知塗上兩次，並沒有長平。心想一定有毒了。不然怎麼沒長平？醫生的話還會有錯嗎？這樣想過之後，深深感覺到

世界上的形形色色，是與我無緣了。接續就胡思亂想起來：一個人患了「花柳病」，沾着有什麼意思，況且自己並沒有玩過妓女，竟患了這種病，倒像倒到這般田地，不如死了去好。但白白地會死嗎？於是又想出種種自殺的手段，以爲無論用任何手段自殺了以後，總可表表我潔白之身。又仔細一想，這樣也未必能獲得親友的諒解，其或有人會說我做了壞事，沒臉面再生存下去了，所以才自殺。豈不冤上加冤。胡思亂想了半天，結論是跳到黃河裏，難把身體洗淨。不白之冤，真是沒法剖白。又冷靜下頭腦，藥力不是沒發生效力，以致不能很快的長平呢？當時就認爲如此想法很有道理。原來神魂難以安定，躺在床上，也是翻來覆去，一刻不能沉靜下去。塗上去的黃藥粉，經患處出了水，不但不能貼在肉上，一不小心，就被褲子黏去了。不妨到晚上困極臨睡時，再塗上些，看怎樣？那天晚上，如法實行，慢慢入了夢鄉，自不必說。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早已紅日三杆，麻雀兒正唱個不休，彷彿爲我報喜而唱。很相心的看看患處，不但已長平，而且比四週更高出了些。這時的心情，有如死裏逃生，歡樂之心，遠比做了張飛武松痛快許多。

又經醫生斷定我的「花柳病」沒有毒，這一場自擾的暴風暴雨，到此算是結束了。年自以爲了不起的回憶。回想當時目標遠大，志氣宏偉，且更有俠義之骨，雖覺滑稽，可是這種抱負，迄今尤以爲能可貴。這雖是早已消逝殆盡。現在連想做張飛武松一流人物的春夢，東流的、消逝地無影無蹤了。

後台與廚房

吉人

「吃飯不進廚房，看戲不到後台」語雖俗俚，含意深長。常常在俗語或是「媽媽經」裏面找出許多至理銘言。

前幾天曾參加一次盛大的宴會，酒席據說是一千六百元一桌的，值此百物高昂，物資節約時期，能吃到一千六百元一桌的菜，總算機會難得，所以會努力加餐，着着實實的吃了一頓。

在沒有開席以前，席前圓桌上的陳設太美了，一覽之餘雖不能心曠神怡，至少對它想發生一種新服美觀之感。

只就雪白的拍布上面擺着一份份的銀的琉璃小碗來講已經令人感覺到豐潔華貴了，再加拾上四角，放着四堆編插好了的鮮花球，團團玉蘭茉莉掩着朵朵紅翠花心，紅白陪襯，互相輝映，不要說吃菜，只看有食具就够美了。

菜端上來的時候，瓷器都是仿古的，菜雖少而廚子的手藝高超，味調得很合適，不膩不淡鮮美可口，什麼：紅燒魚翅，芙蓉燕窩，貴妃雞，蟹粉獅子頭，香酥鴨舌羹，鳳尾蝦，刀切炒，四雙拼等等不勝枚舉，鄉下人請話：踏不吃了死蟹多隻鮮。飯後，在沙發上坐一坐，清茶一盞，飽台一餐，真是過盡的享受。

但在飯後靜想起來，你所吃到的美味，喝到的熱湯，看到的，是仿古的磁器，銀質的食具，然而你在吃前或吃後要到廚房裏去觀光一下，保險你不要吃，或吃後噁心的。

也許在洗魚翅的時候，廚師傅要淌鼻涕，於是用手一抹，一半抹在手上，一半拖在地下，時間是寶貴的，當然他來不及洗洗乾淨，把手很自然的伸到盆裏，魚翅又在他手上跳舞。

也許廚師傅在燒全家福的時候，爲嚐嚐口味的輕重，盛一點湯送到嘴裏，嘴裏又倒在鍋中，廚師傅是否有肺病，在他當然顧不到食客的。

也許在切肉絲的時候，案上的師傅要上廁所，回來當然是來不及洗手，擦完屁股或整理完了褲子的手，又撫摸着肉片切起絲來。

這都是小節，有一次在一家中等飯館中小酌，上廁所去小便，正看見一位廚師傅在抓他腿上的疥瘡，我們由廁所中一同出來，他是烙餅的大師傅了並沒有看見他洗手，很清楚的看見他把手又放在麵上揉揉，邊揉邊抓他身上的瘡癢裏不出的罵，唾液像酒香水樣的噴上烙成的餅上，我沒敢言話，出來向主人告別，沒敢再吃下去。

像這種情形，不知凡幾，他的不乾不淨的情形，我看見以後不食而別，假使我沒看見，當然我也會關照糊塗的吃下去，最近北平報紙上喊出打倒「眼不見爲淨」的口號，然而又有什麼好的方法來和這句至理銘言爭辯？

事實與喊口號決定不能走一致步驟，喊口號只是喊口號，事實能够做得到做不到那太成問題了。看戲和吃飯的情形一樣，吃飯不能進廚房，看戲也決不能到後台去。

梅蘭芳一齣天女散花，不知顛倒多少衆生，小翠花的烏龍院台下觀衆大多都有扮演張文遠的期望，李綺年的風流寡婦和潘家蓮的風流舉止，誰不被軟化？一部「雷雨」感動得多少男女落淚，一齣失街亭的演出，够多麼緊湊，新馬戲時諸葛亮和馬瘦的神氣，怎不使人感到軍令的森嚴，消遙津曹操逼宮那一個人沒有殺曹操的心腸？其實要知道那都是在台上做戲，設若到後台去看看，保險你把我真怒哀樂愛憤恨……等等情緒化爲烏有不談，還能使你發噁，可笑，可笑的不是演員而是自己。

梅蘭芳昨得快成了大塊頭了，（這是梅博士未謝絕舞台以前的話）何況現在已經留鬚，小翠花面部的黑是有名的印度美男子，李綺年的嘴角兩旁，各有很深很大的麻子數顆，而且額上已有數條單軌電車道，「雷雨」演出是故事，在後台也許周樸園被周萍罵了一頓，也許周樸園和繁漪根本不認識，也許魯媽是四鳳的妹妹，打打鬧鬧說說笑笑，亂七八糟。

在京戲班子的後台那裏，亂得一塌糊塗，曹操剛把臉勾好，沒有戴風帽和鬚口，靴子也沒有穿，那你會把他認成怪物的，團圓的臉上粉都擦好了，可是頭上沒有帶髮和「頭面」，露出原來的光頭，踏一隻搗好了，一隻還沒有搗，下半部穿的是女人着的彩褲

，而上半部赤膊或穿着很厚的棉襖，你要看到這種情形，試問你，你還要作張文遠嗎？你還要這一隻脚大一隻脚小，乳房平平，滿臉怪粉，禿頂的闊婆惜嗎？

過去在北平到一家戲院後台去參觀，台上正在唱戲門斬子，我剛走到下場門後，恰巧焦贊正從台上下來，我沒理會，此時身後有女人聲音，「勞駕，借光哪」這句話是要我讓開路的意思，聲音清脆悅耳，嬌媚得很，我連忙向後看並沒有人，四周看看，除了焦贊和一些男人以外，的確沒有女人，正在徬徨之際，忽然見焦贊把嘴口摘下來了，把臉笑笑然後說：「勞駕，借光哪！」說畢，扭進化妝室，嗚，原來是他！當時我周身立刻覺得冷得透，打了一個寒戰，回到前台，坐定了細想剛才的情形，不禁捧腹大笑，滿面油彩烏黑的焦贊，手裏舉着鬚鬚，雄糾糾，氣昂昂，然而出口是嬌聲嫩語，行路却扭扭捏捏，此情此景，一生也不會忘掉。

西太后有一次召黃潤甫進宮演消遙津，黃三風有活曹操之稱，因為是太后點戲，所以異常賣力，把曹操一副奸態，表演得淋漓備至，演畢，實指望太后一定給他很優越的賞賜，誰知道太后反而命

從劇生活一月記

一些不實際的，沉悶而散漫的學校生活，在慢慢地折磨着我活潑潑的心情，漸漸抹上了灰暗的色彩。一切對生之途中前進的勇氣與力量，也都無形中消散了……

自己還這夫年青，就在這樣動亂的大時代裏裹着不可解說的苦悶……在時代的輪船上，却永遠是不甘落後的一個。雖然被陰晦的空氣包圍着，彷彿一天天地沉淪下去，

人打了黃三三十大杖，賞銀五兩，理由因為黃三的曹操太逼真了，太后以為是真的，要把他殺了，後來有某大臣講情纔打了二十杖，後來太后一想，那是作戲，於是又賞了他五兩銀子，這不等於到後台看見那個沒有鬚鬚子的曹操一樣嗎？

話劇後台比較有條理些，然而却冷清得很，我記得第一次上台的時候和蔡瑛是一對情人，愛得不得了，沈茵也愛我，拉着我的手不放，還說什麼一時一刻也離不開我，其實在後台，我們誰也不理誰，客客氣氣的，假如有觀衆到後台來參觀，看到我們這種情形，那末我們的戲的演出，決不會感動人，因為已經知道我們所做的完全是假的了。

做假不管假得怎樣逼真，西洋景一揭穿，就毫無意思了。

所以我們看戲就是看戲，不必要有什麼好奇心去到後台參觀，雖然台上是在做戲，假話真說假事真做，然而我們只算他是說真話做真事，反正自己心裏有數就可以了。

凡事少知道一樣是福氣的，多知道却是煩惱，看戲不進後台和吃飯不到廚房的道理，沒有什麼兩樣。

春的

要想振作精神改造自己的生活，倒也不是短時間的設想了。於是因為個性的關係，我從事於戲劇工作的志願，漸漸堅強起來，這是我唯一的動機去參加顧蘭君所組織的銀星旅行團。

那是七月初的事了，當我把自己的心情與志願，傾訴於樹毅先生之後，蒙他那熱忱地贊助與鼓勵，使我明知這是一件相當冒險的工作，也決心去嘗試了。

樹毅先生寫去的介紹信，不久就得到了回音，李英要我去上海面試，偶而一些怯懦的心理發生的時候，我也緊記着這樣一句話「生命是需要拚扎的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機會啊！」於是心頭又重現起剛毅的決定。尤其我該提出的，是和我有同一志願，同一目的友人巴靈，他願意和我一同踏入戲劇的圈子裏，伴我開始這一段長期的旅程。得到樹毅先生的幫助，又有誠摯的友情在鼓舞，我就這樣帶着一顆志志而興奮的心，走上旅途！

七月十一日的清晨，陽光照着兩個懷着無限希冀的孩子。車廂裏，我們坐着，一切是那麽嘈雜，混亂。人們都忘形地奔忙着，喧嚷的空氣可以使人狂怒，而擁擠的人羣却更忙亂得毫無秩序。可是，這些都影響不了我，我整個的心都被未實現的理想佔有了，我忘了第一次孤獨離家的苦惱，忘了一切社會上的黑暗險詐……我祇是想：是否成功呢？是否成功呢？……密密地，密密地一切思慮都染上這些……

下午兩點多的時候，車中的騾是過去了，我們踏上了上海的街路。離開上海已經四年了，一切都模糊起來，以四十元的代價，坐上了破了的蓋子的馬車，得得的馬蹄聲，和我心底的思慮一級起伏着……

牆黃色的小學洋房面前，停下了車，我們找到了五五號的門牌，按了鈴，並遞上了名片，我們被引進客廳——

牆上粉着綠色，一張很大的顯爾君嬉笑着的半身相片掛着，靠右邊的桌上，陳設着許多種類的酒，一瓶瓶都是價昂昂的品質，還有兩輛女式自行車，也放在一邊。從門外看去可以看見小小的園裏，種着嬌紅的鳳仙花兒，陽光正從梧桐葉隙裏射進來……有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在園裏石階上坐着。

等了半響，出來見我們的是李英，他的面目在銀幕上雖然見過，在銀幕下他留了兩撮紳士派的小鬍子，拖着拖鞋，態度閒適極

隨便的樣子，這裏我可以想像到他近日生活的寬裕，物質的飽滿是相當可觀了。

我們的談話開始，他告訴我們這個團體的立場，是絕對純正為藝術而藝術的，絕不是淘金主義，他是需要真正為幹戲劇的青年，這次是以發揚藝術，推進劇運為目的。他說話的姿態與動作非常微妙有力，足見是個久經世故交際靈活的人，末了他說他對我們的熱心戲劇非常欽佩，並且留我們在他家裏住下，還誠懇地說。不要客氣，我們在一起就跟兄弟姊妹一樣。

我原以藍星作藝名的，想不到李英的孩子名蘭心，跟我音同，於是就改作藍香，巴墨改作陳幸，就在那天我開始過着新的生活，有異樣情緒與感觸的生活。

當天黃昏，六時許，我們已經坐在飯桌上，除了李英之外，還有三四個團員，有一位女團員，姓葉名青，是我從前樓中的同學，她比我班級小，因此我不認識她，她却認識我。那時候顯爾君還沒有回來，不久，我們吃了一半的時候，門鈴響了，進來的就是現在紅遍銀壇演技精湛的影人顯爾君小姐，她穿了藍色外衣，藍色旗袍，很樸實的樣子，略帶着驚奇地看看我們，於是李英對她說：「他們今天剛從南京來的……」我向她點點頭，也笑着點點頭說。「請隨使用飯！」她笑得真可愛，可是她有一種高傲的神情，不知覺中常常流露出來。我得以接近

這天才的藝人心裏的慶幸是少不了的。

晚下，排演「血濺冤魂」，演員除顯爾君的主角外，徐華園，傅成濂重毅等等，都來排劇，這次是總排，要排通宵，我問葉青「常常這樣排通宵嗎？」她說不是；因為要總排四幕，所以才這樣。」

園子裏裝着電燈，因為天氣熱，所以把道具都拿到外面來。他們的精神是真可佩，顯爾君響亮的鬍子，咬着清晰的字眼，逼真的純熟的演技，一點也不苟且，不疏忽，不露一點疲倦的樣子。至今我還深深地欽佩仰慕着她，她的努力於戲劇的精神是絕對不能磨滅的。其他的演員也都還打起精力地工作着。老明星徐華園，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見過幾次，那是最早辣斐劇場排演「阿Q正傳」的時期，他還很有精神，現在總是年紀大了，衰老得多了。看他嘶着喉嚨說台詞的時候，那費力的樣子我不禁有些寒心起來……這是藝人的晚景嗎？

李英好像很看重我們青年人，他把很多新戲裏的角色，分派給我們，因為青年的男演員很少，所以巴黎也就更重要了一些，像「咖啡西施」「慾魔」「一代女伶」「上海淘金記」等劇都有我們角色。新劇未排，所以我們就把「水仙花」抄在報紙上，這是我們第一件工作。

每天早晨九十點鐘，便開始抄劇本，讀劇本，飯後，陸陸續續的人來齊了，就排戲

，晚飯後，接着排新戲，溫新劇，常常是弄到夜晚三兩點鐘才限睡天。

五天之後，我才於百忙之中抽空在清晨給樹毅先生去了一封信，匆匆忙忙地寫了。這封信在中報星期遊藝披露過，本來我離京很少人知道，這一來，便公開地大家都知道我了！

當確定旅程是青島，濟南，天津，北京，大連，新京，奉天，哈爾濱……等地的時候，團中一切工作便緊張起來，製造佈景的木匠整日地工作着，大批的布料，在裁縫的縫機裏做成一套套的佈景片，演員們都出去買劇中用的服裝，照相……忙碌起來。日子已經靠近七月尾了。

整天在繁忙的工作中，把一切私事都忘掉了，疏忽了，在上海有半個多月時光，連自己心愛的電影話劇一場都沒有看過，誰會知道我對工作的熱忱呢？

行期已經定在七月三十一日，李英便給我們團員分配職務。我是擔任音樂管理與演員，巴塞是舞台裝置兼音樂管理，除了演劇之外，又多加了一重職務，身體上的疲乏是抵不過精神上的興奮，我常是揮汗拚出快樂的笑容來！

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全體團員都集合了，一切未完成的工作今晚都在趕緊地做着，收拾行裝整理團務，忙得不可開交，祇是忙的是少數的團員，其他有明星頭銜的却一個

個嫻嫻來過，有一位據說是胡蝶妹妹胡夢小，大約是第一次出遠門，哭哭啼啼地，使我好笑又好氣，何必呢？人生就是那麼回事，小小的別離也值得這樣麼？其實，我當時是完全被工作的慾望佔有，什麼也不能打動我欣欣工作的熱心！

第二天起早，大家把行李箱件搬到卡車上，全體團員換上了一律藍色的團服，卡車載着廿多個從事戲劇的人們，向碼頭開去。一切都安定了，十時左右，「青島丸」駛向大海裏去……

蔚藍色的天空，映着碧綠的海水，海心裏泛湧着雪沫似的浪花，船漸漸駛入茫無邊際的大海洋，有幾只海鳥，翱翔在海面上，粉亂，喧嘩的都慢慢靜止下來了，祇聽見海浪滾滾的聲音……這秀美如畫的風景，夢似地呈現在我眼前，我好像入了幻境樣的驚喜。

我真悔恨，夜晚睡臥為什麼來侵襲我，使我不能看見神祕的夜的海是多麼後悔。早上醒來，海水都變成翠綠的顏色，美極了。巴塞暈船，嘔吐了，有幾個團員也都這樣，竟有一位，又吐又瀉直叫媽媽，這是旅人的苦痛！

船近青島時，經過了嶗山與小青島，青島的市上建築物已經歷歷可見，禮拜堂的塔尖聳起在半空裏莊嚴偉大的景色，使我呆呆立在甲板上，不忍須臾離去。巴塞常伴我在

甲板上散步，減去我旅中的寂寞，我們常是這樣互相安慰，互相勉勵！

到了青島碼頭，徒步走去，這時，有一個年紀較輕的女團員，受了海風，出了一身風疹，又在腹瀉，走在衆人後面，我心裏老大不忍，就扶着她走。出了碼頭祇有一輛汽車，於是祇好分兩部份，一部份坐洋車，我和顧蘭君，蒙納等坐汽車直往青島最大的旅社，亞細亞飯店，其他男團員分別在第一旅社，裕通旅館住下了。

誰知道亞細亞飯店沒有自來水（並不是沒有是少。）我們大家風塵滿身，都叫苦連天，最後還是在第一旅社另開一間房間，我與顧蘭君心一塊兒住。當晚受盡了臭蟲，蚊子，跳蚤的肆虐，疲乏的身心，更添了無限的苦痛，我險些掉下淚來！

已經預定在四號上演了，工作好像潮水般湧來，徹夜的工作，讀劇本，排戲，已經漸漸折磨得我喘不過氣來了，而我竭力地做，無怨言的做。可是不足的睡眠，不正常的營養，不規則的起居，使我的身體一天壞似一天，我想巴塞看了我的瘦臉，一定會嘆息起來！

在我們工作緊張的時候，流着汗，喘着氣，壓得筋疲力盡。可是有一部份團員，就是一般以老前輩自居的人們，年紀輕輕的，閒暇自在，談笑風生，互相在嬉笑着，打聽着，彷彿這些工作不是他們團體的，他們也不屬於這團體似的，真可恨！

至今我仍舊忘不了顧蘭君小姐的努力精神，她担任的劇中人有十數種不同典型不同劇詞的。她不但勤苦地熟讀台詞，苦練動作，每天夜晚總要睡在床上一句一句，仔細地動讀着，甚至忘了睡眠，她能有今日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我要盡力去模擬她孜孜不倦的品德。每天她因為工作繁重，身體自然受到影響。以前醫生說她肺弱，勸她休息，可是她始終爲了事業奔勞辛苦，一切都不顧了。補藥有三四種之多，並且不能間斷服用，她也許是有她的苦痛，人生是永遠有着缺憾的！

上演的前一天，徐華國苦惱地說：「李先生，我不能再累啦，再累簡直要吐血了。」徐華國的肺病是很久的了誰說現在不會重發呢？於是李英就要他休息，因爲明天就有他的戲呢！

「血淚冤魂」改名「井底冤魂」之後，演出了兩天，我簡直有些支撐不住了，我的生活是這樣：早上七時起身，排新戲，至十二時午飯，飯後二時，上演第一場，至六時，七時晚飯後上演第二場，至夜晚十二時，休息，洗澡，整理，至少在午夜兩三點才能睡眠，有時心緒上來，却怎麼也不能入睡，第二天七時，又要開始……啊！這種生活！

以我往日懶散舒適的生活習慣，我已經是一個堅強的鬥士了，可真的再也忍不下去了。第一，處在一個紛擾着結核菌的環境裏

，加上不合規則的生活，不自然的勞苦……便是一個極前進能克苦耐勞的人，也不致於做到替這小小的團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地步吧？！

巴塞看我這樣苦痛，他盡力再三地勸我回去，我常常落着淚水，咬着嘴脣搖搖我的頭說「不」！

然而事實總不是一時的意氣或人力所能改變的，我終於病倒了，於是巴塞向團方提出暫時退出的要求，以身體衰弱不克長途跋涉作爲理由。李英雖然不願意我們退出，可是他却很同情我們。再三的解釋之後，在八月十日的清晨我向幾個友善的團員們，要了照片做紀念，顧蘭君對我說：「於戲劇本來是很苦的，非有強健的身體不行，我也不能挽留你們，等我們到南京時，再合作吧！」

我們告別了團體，在膠濟路上，兩人怔怔地相望，說不出是什麼情緒，尤其到了濟南轉車時，一場淋漓傾盆的大雨，淋得我們落湯雞似的，那時真是欲哭無淚，說不盡訴不盡的惆悵呵！

折了翼子的鳥兒飛回來了，休養着創傷吧，等着再飛出去的日子，去尋求一個理想的生活……



有一個銀行家問我：「你另外在做什麼生意？」我說：「沒有，不過繼續在辦一個賠錢的雜誌，因爲有癮。」

羅先生也在勸我：「你可以休息休息了。」但是一息尚存……

因爲「時間問題」，不得不來一個三四號合刊，擴大的幹一下子，使愛護我們的讀者好多過一會癮。

本合刊號自問相當精采，久不執筆的「雜誌」主人君匡先生在百忙中爲我們寫了一篇「上上籤記」，他來信說：「匆匆成一短文，實感到心中有話，而手筆生澀太甚。做官的祇書行批不准；天真的心，本該是要落的了。」這是他的客氣。

紀果廠先生的「牙籤」，不要小覷了它。

陳寧士先生的「日本旅程中的各種味兒」可與紫瀾先生的「夜泊黃河」合讀。

其餘佳作甚多，不必一一介紹，下月准期出版。（樹毅）

徵稿簡則

- 一、本刊談人間味。
- 二、本刊除特約撰述外，接收外稿，題材不拘，凡小品文，雜感，生活紀實，考據掌故，報告文學，圖照漫畫等均所歡迎，惟文字務求簡潔雋永，言之有物。
- 三、稿末請註明作者姓名，住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 四、來稿本社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于稿端註明。
- 五、來稿字數最好在兩千字左右。如不刊用，原稿當於一個月內退還。
- 六、稿費暫定每千字國幣二十元至五十元，圖照漫畫每幅十五元。
- 七、稿費於刊出後結清奉致，並隨附刊有作者稿件之本刊一份。
- 八、賜稿請寄 蘇聯路八十三號人間味雜誌社。

上海

美 術 皮 鞋 商 店

質料堅固 式樣摩登

夫子廟貢院西街一〇二號

男女皮鞋專家

再 造 商 店

營業部地址：南京永安商場

行銀市京南

號八四二路康建：址行
 二五八二二室理經話電
 三五八二二室業營
 時二十至時九午上
 時三至半時一午下
 天一業休期星業休午下六期星

目要業營

- 一、收受存款
- 二、放款
- 三、匯兌及押匯
- 四、票據買賣貼現
- 五、買賣有價證券
- 六、代理收解款項
- 七、代理市金庫
- 八、辦理小本貸款
- 九、保管市內各公
 共機關及團體
 之財產或基金

科柳花膚皮科兒科內治端

師醫生濟何

時五午下至時九午上診門：間時
 號八〇一路雀朱：所診

患疾膚皮治端

寶皮

主治

皮一腫爛疥濕
 病切瘡脚癩疾疥

何濟生醫師處方

濟生製藥社製

街東院貢廟子夫

館菜川黎巴小

特請名廚

精製川菜

麵點冷飲

鴛鴦雅座

司公品食文利沙京南

海上辦專

各種上等糖果

各種蘇打餅乾

各種上等巧克力

各種上等罐頭

部北場商央中

上海被單公司

南京支店

專營：

各種被單 毛巾 枕套 檯布等

附設

百貨部 批發部 批售各種棉織品

經理

狼頭牌

科學領襯衫

式製 樣造 新精 穎良

上海東亞內衣公司

榮譽出品

備有：

大批法司哥布 床毯 枕套 檯布
顏色鮮豔 色不退色 尺寸齊全 易于選配
購贈親友婚嫁 美觀實惠 歡迎賜顧

大夏企業銀行

資本充實雄固 存息特別優厚
小額匯兌免費 經辦各種保險
代理收解款項 兼做小本貸款
京行：南京中華路三三號 電話二一〇六七
滬行：上海福州路三〇四號 電話九〇三九〇
常行：武進西瀛里中市

地址：夫子廟永安商場內

行銀市京南

號八四二路康建：址行
 二五八二二室理經話電
 三五八二二業營
 時二十至時九午上開時業營
 時三至半時一午下
 天一業休期星業休午下六期星

目要業營

- 一、收受存款
- 二、放款
- 三、匯兌及押匯
- 四、買賣買賣貼現
- 五、買賣有價證券
- 六、代理收解款項
- 七、代理市金庫
- 八、辦理小本貸款
- 九、保管市內各公
 共機關及團體
 之財產或基金

科柳花膚皮科兒科內治齒

師醫生濟何

時五午下至時九午上診門：開時
 號八〇一路雀朱：所診

何濟生醫師處方

患疾膚皮治齒

寶皮

主治
 皮一腫爛疥濕
 病切瘡癩疾疥

濟生製藥社製

街東院貢廟子夫

館菜川黎巴小

特請名廚

精製川菜

麵點冷飲

鴛鴦雅座

司公品食文利沙京南

海上海專

各種上等糖果

各種精美餅乾

各種上等巧克力

各種上等罐頭

部北商央中

上海被單公司

南京支店

專營：

各種被單 毛巾 枕套 檯布等

附設

百貨部 批發部 發售高尚百貨 批售各種棉織品

經理

狼頭牌

科學領襯衫

式製 樣造 新精 類良

上海

東亞內衣公司 榮譽出品

備有：

大批法司哥布 床毯 枕套 檯布
顏色鮮豔 包不退色 尺寸齊全 易于選配
購贈親友婚嫁 美觀實惠 歡迎賜顧

大夏企業銀行

資本充實雄固 存息特別優厚
小額匯兌免費 經辦各種保險
代理收解款項 兼做小本貸款
總行：南京中華路三三三號 電話二一〇六七
分行：上海福州路三〇四號 電話九〇三四〇
常行：武進西瀛里中市

地址：夫子廟永安商場內

1966.2.21

復刊第五期



人味 復刊第五六號

| | |
|-----------|---------|
| 入都日記 | 柳雨生(二) |
| 勞作 | 紀果庵(三) |
| 五味說 | 何海鳴(五) |
| 活着 | 王橋(七) |
| 明季社會衆生相雜鈔 | 太玄(八) |
| 談官場會客 | 下走(十一) |
| 意氣 | 東野平(十五) |
| 談喝茶 | 錢仲華(十七) |
| 人與人之間 | 葉帆(十八) |
| 此中人語 | 智深(十九) |
| 人味 | 凌燁(二十) |
| 平山記憶 | 登漢(二十二) |
| 憶小翠花 | 一陣風(二五) |
| 短劇 | 何章(二六) |
| 亡命的回憶 | 吳觀盡(二八) |
| 踢毬 | 關金子(三十) |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滕樹毅

發行者 人間味雜誌社

發行所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人間味雜誌社

印刷者 新明印書館

總經售 中央書報發行所

本刊每逢十五出版 零售每册八元

| | | |
|---------|---------|------|
| 定價(連郵費) | 半年 | 全年 |
| | 本埠 四十八元 | 九十六元 |
| | 外埠 五十五元 | 一百元 |

國民政府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二號

廣告價目表

| 類別 | 大小 | 價目 |
|-----|------|-----|
| 後封面 | 全 | 壹千元 |
| 正封面 | 全 | 捌百元 |
| 後封裏 | 全 | 陸百元 |
| 普 | 全 | 肆百元 |
| 普 | 半 | 叁百元 |
| 普 | 四分之一 | 壹百元 |
| 插頁 | (面) | (議) |



人味 復刊第五六號

| | |
|-----------|---------|
| 入都日記 | 柳雨生(二) |
| 勞作 | 紀果庵(三) |
| 五味說 | 何海鳴(五) |
| 活着 | 王橋(七) |
| 明季社會衆生相雜鈔 | 太玄(八) |
| 談官場會客 | 下走(十一) |
| 意氣 | 東野平(十五) |
| 談喝茶 | 錢仲華(十七) |
| 人與人之間 | 葉帆(十八) |
| 此中人語 | 智深(十九) |
| 人味 | 凌燁(二十) |
| 平山記憶 | 登漢(二十二) |
| 憶小翠花 | 一陣風(二五) |
| 短劇 | 何章(二六) |
| 亡命的回憶 | 吳觀蠶(二八) |
| 踢毬 | 關金子(三十)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滕樹毅

發行者 人間味雜誌社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發行所 人間味雜誌社
南京國府路二〇一號

印刷者 新明印書館
戶部街六十八號

總經售 中央書報發行所
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本刊每逢十五出版 零售每册八元

| | | |
|---------|---------|------|
| 定價(連郵費) | 半年 | 全年 |
| | 本埠 四十八元 | 九十六元 |
| 外埠 | 五十五元 | 一百元 |

國民政府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宣傳部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掛號執照第一二二二號
 江蘇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二號

廣告價目表

| 類別 | 大小 | 價目 |
|------|------|-----|
| 後封裏面 | 全 | 壹千元 |
| 正封裏面 | 全 | 捌百元 |
| 後封裏面 | 全 | 陸百元 |
| 後封裏面 | 全 | 肆百元 |
| 普通 | 全 | 叁百元 |
| 普通 | 半 | 壹百元 |
| 普通 | 四分之一 | 壹百元 |
| 插頁 | (面) | (議) |

入都日記

柳雨生

十一月十八日晚，在上海，中日文化協會宴豐島，阿部兩氏於錦江。豐島與志雄長於法國文學，嘗譯雨果「孤星淚」等作品。阿部君曾受業於豐島，亦以小說及評論聞名，八年前曾游北平。席間，阿部君自謙謂彼與豐島二人，不期相遇於中國，如唱父子會。而日本明治大學，則其慈母也。日內彼將赴漢口考察，並邀余下月初同游杭州。

小宮義孝教授相詢，今日大陸新報載余與內山完造氏二人談話，關於中日人民真正友誼之途徑，因申言之。其詳則見拙著「懷鄉記」。夜間苦寒。明晨將有遠行，仍續讀「花園」一書，尙稱佳構。

十九日晨六時興，畏冷甚。食蔬菜冬菇麵及牛乳。七時半，與妻談古麗露女士事，彼亦心儀其人。周公旋以車來，遂同赴車站，沿途平順，惟站口旅客聚集，秩序不甚好。吾僞幸有「怕司」，車中又幸獲座位。晤中央社楊主任迴浪，及陶晶孫，劉丹忱，沈逸凡諸君。車中食「興亞客飯」。飯菜皆於一盤，麵包二片，一甜紅茶。

抵南京，有人來迎。以二百五十元價，五人同乘一木炭車入城。余住中央飯店，室甚小而嚴緊，布置既定，即赴宣傳部報到。叩謁部座次座致敬，均公出。晤鴻烈，直公，持平諸司長，劉參事，古主任秘書，韋顧問，明處長，陳秘書，華影公司伍經理，韋經理等。晤老廉，並承餽贈領帶，受之有愧。

韋顧問招飲茗於「龍門」。地方甚優雅。

赴中大實校訪紀果庵，過於途。相借至學校，復蒙招宴於其府上。聞名已久之「紀曉嵐先生像」，今始得一見。紀公夫婦有公子，聰俊健壯，可喜之至。藏書頗豐，聞均事變以還在南京收集者。果庵大是可談。夜返旅舍，見越老，予且，雨人，君佐諸公留片，悵不相遇。五分鐘後，越老予且雨人又偕來，歡談而去。周公來，國際問題研究所伍秘書來。

夜草日記，早睡。

余已八閱月未入宿。今年九月自北平南返，友人約留住，以事迫仍未果，此來實應召開會，居凡六日，皆有日記，惟第一日尙可一讀，其餘多關私情，有傷大雅。人間味雜誌老際先生堅囑作文。旅寓苦寂，時聞馬將調諱之聲，心亂情鬱，勉以鉛筆鈔日記數行，非敢寒責，聊答雅意。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作者謹識於江甯中央飯店。

勞作

果 厂

我的小孩子一有勞作課，太太便忙了，必須連夜替他趕製，以免到上課時交代不上。這回作的是紙摺細工，要摺一只花籃，儘是紙摺就買了三次，第一次顏色不對，不中用，第二次買得太少了，不夠用，第三次才算大功告成。總計紙摺支出三十元，車費支出不下六十元。紙摺買來之後，就要動手編了，虧得母親是師範畢業，對於這種工作，尚能勉強應付，於是照着一般的編織方法編了起來，晚上，我在燈下寫點文字，孩子在寫大字，母親則一心一意的作勞作了，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蓋小學生之勞作，無一不是母親或姐姐之成績也。我戲向太太說：「你還能幹這一手，將來找個教員當當補助家用好不好」，太太說：「你還說呢，我簡直煩死了，衣服沒有洗，房間沒有收拾，却得給孩子忙這個」。我不便再說下去，我的脾氣好生氣，也許越說越多，大家不開心起來，這一天花籃總算起了個頭兒，有緣有緣，好像不成問題了。時間已是半夜十二點，孩子早已睡去，我們也收拾收拾入睡。

母親滿打算第二天早晨給孩子出其不意的歡喜，「你看：媽媽把勞作給你作完了，好不好」？那知孩子一睜眼，母親忙著表現自己的成績時，孩子却對母親說：「花籃不是這個樣子，用手比了半天，也弄不明白，作母親的當然有點生氣，」糊里糊塗，你還是下午找個樣子來我看看再說罷！白讓我昨晚上了半天事。」於是孩子帶了小周文祥的一個花籃底托來，這據說也是同學的姐姐替做的，尚未完工，母親似恍然明白了，把昨晚已經起了頭的東西扔掉，從新編起來，到了晚上，底托編好，往上怎麼辦呢，孩子還是鬧不清楚，母親遂自作聰明的繼續編着，孩子沒有功課，和鄰居的小孩玩去了，到十點以後回家，看見母親的作品漲着小嘴，表示不高興，說是太矮了，樣子又不對，母親大怒道，「我不知道究竟該是什麼樣子！這籃也不對，那麼也不對，我又看不見老師給你們出的樣子，要不你自己編吧，我不管了。」孩子嚇得要哭，偷偷跑去睡覺，一面在被窩裏向母親請罪說：「媽媽，隨你作什麼樣子好了，只要能交上就得了，」聲音裏帶着哀戚，一聽就不是由衷之言，母親還是氣得不能忍耐，說長說短的不停，我說：「這一點也不怨孩子，你應當看看完全的樣子再做，不是就省得生氣了嗎？」這種冷冷的言語，很惹太太的不高興，因向我說了許多道理，什麼這種教育根本不合理呀，我受了孩子的氣還要受大人的抱怨呀，一賭氣去睡了。我也只好付之一笑。到了第三天，我總算有機會親自看明白那寶貝花籃的形式，告訴清楚太太，才勉勉強強編製成

功了，我們一家大小，把那個紙摺作的小花籃放在飯桌上，好像吃慶功宴似的，一面吃飯，一面在欣賞着，這原是很不容易完成的傑作呀。

我因之想到勞作兩個字，究該作何解釋呢？若說「勞」呢？不要說兒童不能自己作，根本勞不著，就讓他自己作，又勞了什麼？是頭腦還是筋骨？若說「作」呢，根本算不得甚麼創作，而且也不是自己作的。我本是學校的負責人，功課是我訂的，可是弄到如此的結果，我將怎樣自解呢？前兩天正好有人來了信問我，爲什麼學校收了書籍用品費還讓學生自己買勞作材料，事實上我們收學生費用，往年照例在書籍用品費外，加收一些勞美費的，即其他學校，亦復如是，本年我們感覺到由學校代買勞美材料之麻煩，遂停收此項費用，所謂書籍用品，專指教科書筆記簿鉛筆橡皮等而言，我對於這種質問，當然可以不負責任。不過照我自己小孩的情況說起來，學校雖不收費，兒童正要花去更多的金錢，這不是很大的矛盾嗎？花了錢而沒有相當的收穫，好像更是不合理。但是這裏我要聲明的，這並不是任課教師的責任，而是學校課程的整個問題。因爲在如此的課程，如此的經濟狀況，及如此的設備之下，除了這樣辦，委實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的。

現在我不妨講故事。記得我上中小學時，勞作還叫做手工，鄉下的小學，作得了什麼手工呢？只好用紙摺摺獅子呀，馬褂呀，帆船呀等，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由和尙一變而爲獅子的摺紙玩意兒。後來從城市裏買到電光紙，就學組紙工，講究用刀子把紙切成細如髮絲般的經緯，然後用竹製的小梭織起來，圖案都是自己出的，費事而不好看，又後來便做豆細工，通草工，通草工我更弄不好，因爲是要和圖畫聯絡的。上了中學，雖然由鄉而城，手工可還是這一套。我們做得時期最長的是竹工，從初中一至初中四，幾乎幹了四年。每逢上課，把些很好的毛竹劈得四分八裂，滿講堂劈劈拍拍，我手脚笨笨，不瞞你說，四年之中，一件成績也沒有交過。我是頂牛皮的分子，不但自己不交，還要冷諷熱諷笑話別人，說交作品就是給先生拍馬屁。看見老師也是嬉皮笑臉，滿不在乎，氣得他臉紅脖子粗，毫無辦法。我們的圖畫手工趙先生，現在還在北京作教師，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他總很客氣的向我打招呼，而我則不免赧然自愧。這幾年，我的手工分竟每年在六十五分至七十分之間應付過去了，也不明白那分數是根據什麼訂的。不知從何時，手工在小學改爲工藝美術，而圖畫改爲象形美術，又不久，就改成了勞作字樣，在改革者的意思，原是要把手工的意義擴大，訓練學生手腦并用的精神，所以在教材裏規定有園藝有木工金工等，好像全是極實用的工作。此種改革，不能不承認是一種進步；當事變前，好像作起來也不成問題。但在今日，則我們所看見的勞作，乃是紙摺編花籃的一套，彷彿又回到二十年以前的小學了。我自己的辦的學校，當然希望在可能範圍中實現自己的理想，我曾經給中學生增加了勤勞服務的時間，而且在教室後門闢了空地讓他們種菜，可是種菜與服務不能只用手呀，掃地要掃帚，種菜要鋤頭，你知道今日的物價是如何的高，我有三百多個學生，就先得購買一百把竹帚，一百五十根鋤頭和鐵鍬，這是最少的數字，再也不能核減的了。然而，我們的經濟力量允許嗎？一把鋤頭的價錢就要百把元錢呢。因之我們學校教室後面的荒地，雖只有三四畝，却至今不能全部開闢出來！至於女生的勞作，不是繡一只枕套，就是做什麼書包，五顏六色，漂亮是綽綽有餘，而女同學往往連補綴一雙已竟破了的襪子也不會，若是自己裁縫一件旗袍，那更憂憂乎難哉了。什麼人的家裏要天天作枕套繡書包呢？這種工作，這不是專爲學校成績室擺樣子問嗎？我真不明白費這種光陰有什麼用場。況且我們天天在吵着物資困難，努力節約，這種工作，尤其與現實相矛盾。我看見報章雜誌上刊載的日本小學勞作，不是做滑翔機就是做軍艦模型，但是我們還在弄什麼書包花籃以及豆細工之類，我們更不知是生在什麼世紀了。

然而，現實逼迫我們不能不作的矛盾事情正多呀。

五味說

何海鳴

續爲「人間味」寫稿，少不得還要談人間味。這人間味究竟是什麼呢？已往曾提出了世味二字。但世味只是能意味與玩味的，并非直接的與有質的口之于味的味。若真要談到味，究竟是應采佛學的說法，先從六根中的舌說起，才連帶着六塵中第四位的味覺與味識，不過，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合起來也成爲五俱意識；即口之于舌，舌之于味，一經有了味識，仍然由腦神經系的聯接線上報告中樞，一樣發生意識，那就不但舌能識味，即意也能識味了。故所以，一切非口味之味，如世味也得謂之曰味，使人間亦復有味，而也可以分別成甜酸苦辣鹹那些樣兒，由味一樣去玩味一番。然而由舌味以引申到意味，其味之分別，自仍以舌本上所辨的味爲主，而使之一一成爲意味上的譬喻或同感。故其源起仍屬于舌味，若沒有舌味爲依據，便也不會發生什麼意味。那麼，自也還是先談舌味爲對。

什麼是舌味？那就是從舌本上所辨識而發生的作用。舌，是生長在人的口腔裏的，口之於人，兼有言語和飲食兩大任務，卻都全靠舌來幫助，才能盡職。若沒有舌頭，口縱想說話也絕對說不宛轉流俐，有一種鳥，要教牠會學說人話，不是須要設法子修剪它的舌尖嗎？至于飲食，雖也還得另借重牙齒來咀嚼，但仍還須舌去辨味

，若辨不出好滋味，引不起盛旺而貪嘴的食慾來，人的口決不會索然無味的能吞吃得下那許多東西。

舌之一字，在古篆書上好像是上从舌，廣雅釋詁，說是寒。易經有括囊先咎句，段玉裁以爲那括便是古舌字，由篆變隸體，才改成了今體的舌字，實則括刮之類，在古都是從舌的。依我妄測，从氏也很通，舌之辨味，是需要舌尖去抵的，由此變成俗語，不就成了吮嘴垂舌的意思嗎？不過，如今體之不从氏之舌，也還是看得出氏之遺形，上一短撇，拖長些下來，作半環形包于左邊，又在中間一直，如寫隸書的上字一樣，向右凸出點小肚皮，那不就也像氏字了嗎？那也就說并非从氏，只篆寫起來有點像氏也成。

有了舌，自會識味；味是什麼？說文解曰：「滋味也」。段注：「滋味多也」。是不過言其味分別種類之多，卻非敢準保其爲好滋味。那滋味，原也是解作益，義於多益與增益而已。然而這味的滋多，究到多少種，固然從意識上分析起來，或也爲數繁多，如人間最開熱的萬花筒一樣，但中國古人初只大略分之爲五，概就舌本大略的辨味而生，名曰五味。

這五味又是那五樣呢？應先考于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曰：「五味、醴、酒、飴、蜜、薑、鹽、之屬。」但禮記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注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而呂氏春秋本味：「五味三材」。注亦相同，不過稍更易其次序曰鹹、苦、酸、辛、甘，實亦統是俗稱的酸甜苦辣鹹耳。即周禮注亦不外夫是，醴是醋、即爲酸之味；酒者麴蘖，即爲苦之味；飴蜜是糖，即甜之味；薑性辣，即辛之味

南京大行宮

南京中央飯店

附設

中西菜部 供應部

理髮部 西服部

彈子房 汽車部

二一二一六

二三〇四二

二三四四三

新

都

照相館

技術精良
光線幽美

背景華麗
定價低廉

地址
夫子廟

，鹽即釋鹹，說文亦如是，自然更是鹹之味，除此以外，更有禮記王制：「五味異和」，注卻謂香臭與鹹苦。又漢書律曆志：「降生五味」。孟康注：「月令五方之味，酸鹹是也。」似乎香臭是酸鹹的嗅覺中事，與味無干，固然，今之味中，亦有香菜香料，與臭的豆腐及魚鱗之類，但究非舌所能辨其香臭，仍只識其香臭中所含之味。另一說為酸鹹，則簡略言之，無非枝葉之談。故五味之說，仍以此甜酸苦辣鹹為主。

照上二說看來，這五味，在人類生活上的食用品，原都是很平常，并非什麼珍品。在古代，除了酒與蜜略為貴重外，餘如薑、鹽、醋，那都不算啥。前似有某一位寫雜文的，也提到這一問題，以為苦之一味，既是苦，便非人之所甘嗜，何亦列為滋味之一？殊不知滋味只是言其多味，并非說全是好味與珍味。苦雖不是好味道，總是五味之一味，便不能不算它一份。且苦之味也未嘗不有其可嗜的味道在？如夏季出產的苦瓜，皮上長許多疙瘩，味很苦，燒製成菜，也自有其佳味，為嗜此者所樂食。

這不但是苦，就是辛，那辣得使人出汗的紅辣椒，湖南四川貴州諸省的人，就特別賞識它，幾非它不能佐餐下咽。可見苦亦有味，辣亦有味，其味是嗜者自知，不可一概而論。習久成了慣性，苦辣也不覺甚甘，何況人生在世，嘗遍世味，誰能不吃些苦？或者還以為苦盡則甘來，不喫苦中苦，難為人上人，喫苦也自有其好受用。

。即如鹽，也是人不分貧富，皆所必需，無論怎樣平凡，還是真缺少不得。昔有一個笑話，一位大闊人問廚子，那樣味道最好？廚子答以鹽，闊人罵為胡說，但這廚子從此煮菜不加鹽，闊人就吃不消，什麼好味道的菜都沒有味了。又何況有時鹽亦不易買得，蓋稱人若久不吃鹽，渾身要長白毛，或骨軟無力，那更是可怕。可見五味不開它好不好，卻都也不可缺少的。

因此，這五味不拘其各別的味道為如何，都可以作佐餐調味的佳品，如世味中這種種調劑人生的是一個道理。古來最會做菜的廚行祖師，是春秋時齊桓公的嬖侍易牙，據魏策：「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是無非在把五味調和得適宜，即加些苦辣味進去，也自有美妙之味。

其次，貨卻也要賣與識者，須有善辨味者之能細加品嘗與咀嚼，才嚼得出這好滋味來。管子水地：「三月如咀嚼者何？曰五味。」注：「咀嚼口和嚼之」。又說文：「咀嚼味也。」是知味者貴在夫咀，辭藻中有咀其英華句，真佳的好味精，非咀是不得其味的。所以，即是世味，也須調劑與調和得好，并也須善處世的善子，咀嚼。又即如人間味，不問今之人間是何種何樣，但要編者如老賺，擅加五味調和之法，不要盡要湖南人脾氣只大放辣子，便總也可供人咀嚼，受人歡迎。

活着

王 橘

住在遠方的知友寫信來，開首一句話便問我：「你是怎樣的活着？」我覆信告訴他：「我還活着。」只是在這兒活着而已，我能向他再說些甚麼呢？

自己的工作，天天夜以繼日；自己的「進賬」，月月入不敷出；家庭担負重，賺錢本領小，我一直在嘆息與喘息中活着，有時靜下來自己問自己：「幹嗎要活着？爲誰活着？」自己也答不出。

一切動物皆貪生，人類——萬物之靈——自然更愛活着，而且願意好好的活着，即使總不能好好的活着，也要湊合活下去，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絕不肯死。北方俗諺說：『好死不如賴活着』，賴字是壞的意思，這句話也就是說，雖不能好好的活着，也比舒舒服服的死了好。（譬如無疾而終）現在已經到了隆冬，你或許正爲太太的新大衣發愁得要死，可是，深夜你走到馬路旁邊，還能夠看見許多人臥在商店簷下露宿，他們沒有東西蓋，身上是些「似是而非」的衣服，寒風刺骨，凍餓交加，他們居然還活着，還要活着，你看了那種情景，大概總會作如此想：他們都能活着，我們更該活着。

是呀，「我們更該活着！」活是一定活下去了，不過，再往活的方面想想，活着的滋味又實在無味，實在無聊，爲名爲利，小人物根本談不到，我是極力在想做父母的好兒子，妻子的好丈夫，兒女的好爸爸，服務機關的好職員，中華民國的好國民，但，對不起得很，我哪一樣也沒做好。也曾將這種做不好的話告訴朋友，朋友聽了一笑，他說：「你越是這樣就越窮，窮忙一輩子，活着當然無聊！」我懂得這是兩句「知心話」，只是暫時找不到活着「有聊」的訣竅，生既無趣，死又不能，那末便惟有將一切託諸命運，運氣來了可以好好的活，運氣總不好轉，不活着……也要活着。

內子在操作家事之餘，常常「偷暇」和我談話，主要的話題總是：「女人們整天悶在家裏，淘米洗菜，燒飯抱孩子，（往往抱着孩子燒飯之謂）這樣活着算是幹甚麼？」我答覆她（冠冕堂皇的）：「人，就是爲來做人而活着的，活着的時候，把該做的和不該做的事都做了，年歲老了，毀譽由人，一死了事。」這樣說法，自知有些開玩笑的意味，然而，若正正經經的說，說人生於世應如何如何，非要如何轟轟烈烈一場，我覺得那是在唱高調，作文章。

看了「萬能腳」，他缺少了手臂，却還能用兩隻腳賺錢，我們這四肢俱全，耳不聾眼不瞎的人，照理是應當活得更像樣子一點，更起勁一點。想到這裏，確乎也有些慚愧，好像不想法子好好活下去，未免太對不起自己的身體髮膚。所以，我們不管怎樣活着，無論怎樣也須活下去，尤其生在今世，沒聽見過的雖都聽見了，沒看見過的雖都看見了，還有許多新鮮的戲可看可聽，我們都是觀衆啊！

北平有一位龐木齋先生，（自設木齋圖書館）患膀胱病，小便由尿管穿腹排出，灌入一個玻璃瓶內，廣先生整天坐在椅子上不能起來，可是他還這樣的活了許多年。

「鐵肺人」史奈特雖在鐵機器內，活了數年之久，他活得很高興，而且常人所能做的娛樂，他也都做到了，這雖多一半是錢的力量，科學的力量，如果他自己沒有活著的勇氣，悶也早悶死了。

我的鄰居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太婆，病在床上，除了眼睛有時能睜開，除了有時能吃一些東西，其餘都和死人一樣，可是她不想死，她未嘗不知道這樣活著是活受罪，却還是希望能活下去，天天命她的兒孫焚香拜佛，求神佛賜給她「永生」，其實，她的兒孫焚香時或許正默禱她早些安息。

說到最後，馬馬虎虎的活著，無聲無臭的活著，絕對是無聊；反之，不做缺德的事，不種下死後讓人家「鞭屍」的惡因，遇到可以為人羣為國家謀一分幸福的「機會」不忘努力，（不遇到機會，喊乾了喉嚨也無人理你）遇不到機會不去「胡幹」，……够了，我想肯這樣活一輩子的人，也就稱得起是個「人」了。

別為那些行屍走肉搖搖擺擺而眼饞，他們雖是「活著」，但已缺少了人味！

明季社會衆生相雜鈔

太玄

在江南產米區的我們，還要吃着七八百元乃至一千八百元的貴米。W君原是有歷史癖的，尤其對於明季史料，他的腦海中，囤得特別的多。C君的兩句話，却引起了他的興趣，終於像投機商人一樣，大出其籠。從他嘴裏搬出許多書本上的實例，暴露明季社會的衆生相。

講了一段，他更把現社會的一切，與明季的實況，作一比較，滔滔不絕。致使聽的人，都「有感於斯言」。筆者以W君語重心長，不無可取，因筆而出之，以實人開味。似乎離亂的年頭裏，惟有此類暴露社會醜態的言論，纔够興奮。

左列所錄的，便是他列舉的例證。明眼人讀此，當亦別有會心，固無需筆者全錄他的比較的言論。好在這篇東西，與薩孟武所著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的體例，有些彷彿，以彼例此，自不必多費筆墨也。

有幾個朋友偶然聚在一起聊天，胡天胡帝地，談古說今。抓到什麼題材，便借題發揮。C君捧著中報，翻來覆去在看着。一會兒便把「中流」中的「風塵瀟瀟室日抄」的「米價」一文，指給大家看。嘴裏說：「崇禎年間的米價，可了不得！所以終至流寇四起，明社因之而屋！」

對於這兩句話，誰都起了感喟，會秋生不遑辰，丁茲離亂。生

（一）舉出描寫明季士大夫之無恥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是我們學論時代所讀過的一宗臣報劉一文書。」從此中不但看到

士大夫之無恥，而且描摹官場醜態，苞苴公行，無不維妙維肖。做小官的人們，回味到求見大官時所遭受的臭氣，真是欲哭而無淚！

「……今之所謂字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將刺人，而主人不即出見。立廡中俟馬之閒，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矣，謝客矣，客請明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人！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人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兩面召見，即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謂命，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

(二)描寫明季政治之腐敗，官府吏胥之害民，其流風所被，使三百年以後的今日，猶蒙受其餘毒。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所描寫官府壞於吏胥的情狀，以及吏胥流品之醜雜，在在均足制國家於死命而無疑！

吏胥之害天下，不勝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其二，天下吏既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日爲異途，羞與爲伍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銜之吏部。即其人之名姓，且不能徧知，况其人

之賢不肖乎？故銜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寔於法，後而繼之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傳其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

(三)孟子書上，有「爲政不難，不得於巨室！」的一句話，那曉得被後人曲解了，造成了地方紳士的惡勢力。而不知自愛的鄉紳，竟以地頭蛇自居，藉藉地方上有人肯聽他的話，不但挾制官府，甚且魚肉鄉里。這種事實，可說是無時無地無之，尤以晚明爲甚。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寫明代鄉官虐民的事實，已盡暴露之能事。而「處陽說苑」一書，所載「張漢儒攻訐錢謙益罷式耜之疏」，更其揭發無遺。

「……謙益以賣舉人錢千秋事露，廷鞠問杖回籍矣。式耜以受賄濫荐胡平表冒功陞應，奉旨削奪爲民矣。無奈兩人性同虎狼，行若禽獸。……及至居鄉，儼然以原官自待。倚恃撫按有司，或門生，或故舊，或同年，或相知，每遇歲科兩考，說人學科舉遺才幫補數十餘名，不得四五千金不止。遇有富豪假命，不詐三四千金不饜。更有同類精神，或勞衰，或物故，毋論宗黨，毋論姻親，乘機挾詐，不得萬餘金不止。一遇撫按復命，揮金賄屬，呈縣呈學，巧詞誣語，朦朧引荐……。」

「……錢謙益罷式耜兩人，主使腹僕腹幹如鄒日升、安如磐、周憲昌、劉時升、張永祚等，充糧吏庫吏，出放在手，侵沒唯命。一遇派兌，先將官戶名下，積勾成合，積合成升。通計合縣四十八萬萬庫糧一筆勾銷矣。至於解放錢糧，則又貪婪加二三之解頭，囑托縣官，先將應繳錢糧放出，而京邊金花兵餉，積侵至崇禎七八九年數萬餘兩，不顧也。甚至一班奸胥，狐朋狗黨，包辦買娼，晝夜呼盧

，或假印，或假牌，或以千計，或以萬計，起此掛號，瓜分浪用。現今侵欺事露，排賄賂主，雖經憲提憲提，究竟免責免比。」

(四)描寫官方不肅，賄賂公行，貪鄙淫奢，聲色狗馬等，不法情狀，刻畫入微。讀顧亭林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即可見其大略：

「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頌於輿輦。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地況，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

「今日士大夫，纒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不敗。」

(右兩則見日知錄)

「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爲具文，而人皆不自厭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親，而人皆食墨以奉上司。

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以亡矣。」(見明史循吏傳序)

(五)描寫帶兵官的驕橫，與士兵騷擾地方的情形，和我們處於戰亂中所身受兵災所賜予的慘酷，初無二致。

「萬曆以來之將，掩敗飾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乃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敵！」

「毅宗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不二三年，武臣擁衆，與賊相望，李賊入京師，三輔至於膏肓，諸鎮楛比而營，天子封公侯，結其歡心，終莫肯以一矢入援。是故與毅宗從死者，皆文臣也。建義於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彼武人之爲大帥者，方且羣浮雲起，以其衆幸富貴矣。」

(右兩則見明夷待訪錄)

「臣聞賊破張秋，止住二日，劉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

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語。一家有銀錢，即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即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見憶記御史王孫藻疏)

「水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至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粟矣。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見趙吉士寄圓寄所寄)

(六)當時還有一些所謂清流名士，如立門戶，樹黨互攻，而不顧國家的危殆。「明史」和「廿二史劄記」所記述的情況，真是是何心肝！

「明自神宗以後，寢微寢滅，不可復振。撥厥所由，國是紛岐，朝端水火，甯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且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傾，猶仍南都翻案之故態也。」(見明史呂大器等傳注)

「萬曆末年，廷臣務爲危言激論，以自標異。於是邪黨各立，另成一門戶攻擊之局。高攀遠慮憲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共指爲邪黨。天啓初，趙南星等柄政，廢斥治盡。及魏忠賢勢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傾東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蟻附。而科道轉爲其鷹犬。周志建謂汪直劉瑾時，言路清明，故不久即敗。今則權璫反藉言官爲報復，言官又借權璫爲聲勢。此言路之又一變，而風斯下矣！崇禎帝登極，閹黨雖盡除，而各立門戶，互攻互勝之習，則已牢不可破。」(見廿二史劄記)

談官場會客

走下

遇見。這十幾個等候謁見的客人比筆者到場較早，大約他們已經等候了一個鐘頭有餘，個個在竊竊抓髮，直向窗外探望，很有點急不能耐的情形，這時筆者進室入座，靜觀那十幾位的神氣，後來等候時間很長，總不見裏邊來請，內中有三四人實在不能耐心再等，遂自動退走，待至裏邊來人按名片向裏面請的時候，這幾位已經不在等候室裏邊，其實所差時間不過二十分鐘，設使那幾位再等二十分鐘，也就輪到接見他們的時候，因為這樣一點小小變故，使着筆者思索起各衙門中大官員會客的情形，思前想後，二十餘年中眼所見與耳所聞的節目，一一出現於腦際，因思何不將此類材料湊到一起，作補白之用，是以現在寫此一篇「官場會客」文，獻給人間味。

雙方都感覺討厭

一日到一個衙門裏邊去訪一位長官（並非筆者的直接長官），正趕上這位長官十分忙碌的一天，筆者遞上名片被讓到等候室內的時候，那室中另外還有十幾個人正在等候

言及會客，應當替兩方面都想到，一方而是接見客人的主人，此地所指者為衙門中的官員，第二方面則為要拜訪官員的客，此

當時各級的社會衆生相，可說是牛鬼蛇神的大集團。最受罪的，當然是全般的老百姓。那些官僚，軍閥、吏胥、紳士們，舊的雖然被新的打倒，但荷包却早已裝滿了，雖然下台，還可另想別法。而打倒你來幹的新貴們，恰是一羣餓殍的臭虫。吮人的血，往往比吃飽過的臭虫，更覺兇狠得多！所以經過每一次政權移轉，或人推更遷，民衆們所得到的賜予，老實說：只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我們聽完這些話，對於W君打翻字紙篋的高談闊論，豈僅對於窮苦的老百姓，作一次「替古人擔憂」。同時更替我們這一代的人們，作「身世之感！」

別的話不忍多說，好在文抄公的職責，只要抄好扼要的部份，就算盡了責任！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我姑借這兩句，作為本文的結束。

通通和

成

百

貨

門

市

部

針織品

棉織品

男裝

女裝

永安商場

處既明言「官場會客」，當然和平常朋友與朋友彼此相訪問根本不同，朋友中請的來往是出於感情或道義的，那裏決不會有何等曲折，你訪我，我訪你，來到便請進室內見面，如被訪之友不在家，就下次再訪，都是順乎人情，自然情節，求見一位大官，特別是下級官謁見上級官，或是自了人求見衙門中的官，這其中縱大有談論的餘地，所謂「會客」應當專限於大官接見低級的官和有所求於他的平常人，至若一位大官遇巧賜臨一個低級衙門，或是肩膀相齊的官員互相拜訪，那當然是一到馬上就快請，也不屬於本文的範圍。

作官的會客是兩方面都感覺討厭的一件事，求見的人不能快快達目的，遞進名片去，等了又等，覺得有一「侯門深似海」的感想，見官比登天不容易，自然不免急躁，肝氣過盛的青年人常因為這類事發脾氣，認爲裏邊的大官人是有意的擺架子，瞧不起人，從那一方面着想，一位官員，特別是新到任就職的重要官職，一天不知要接見多少賓客，自身原有許多公事必須處理，屬員拿着文卷來請示，重大問題立待決定，對於主管的職員須加以指示，同時還要出席種種會議，參加各種典禮，心中放心不下的事體，千頭萬緒，放下這一段，就須提起那一節，口已覺得忙得要命，而傳達從外邊接二連三的遞進來訪客人的名片，一張又一張的擺在面前，

若到對心無意氣的時候，真要頓是發燥，所以說官場會客一事，在主人與客人兩方面都感覺頭痛難忍，但是作官不論作到多大，不能不會客，作老百姓不管多麼淡薄清高，誰也不能永遠不訪謁官員，雙方都覺得討厭，而雙方都不能避免這個節目，不論官見民或民見官都是社會上必要的接觸，許多重要事體都從這樣的接觸中間辦理成功，如此說起來，不論接見客人的官與訪謁官的客，統統必須耐心一點，切不可因爲稍不合意就發作或表示出煩燥情緒。

老規矩看茶送客

拜訪官員的人常因爲等候太久而生厭，接見客人的官也常因客多一時接見不完，耗費自己的寶貴時光而發急燥，特別若是遇到平日的熟朋友，他覺得無須乎客氣，話說起來沒有完，把要緊話說完以後，還要問這問那，扯東扯西，拿些不相干的閒篇耗費時光，尤其他覺得朋友作了官，見他不容易，既已費盡週折，得見一面，豈能說過三言兩語，馬上就告辭，他自身或者職務不忙，所以有從容的時間來訪友，而主人公事多忙碌，他全不放在心裏，大凡人情都是只顧自己的方便，不替他人設想，若遇到這樣不知趣的人，實在讓會客的主人苦於不堪言，欲待一直說出自己的苦衷，請他早走，中國的習慣又不容許，恐怕一句話就要得罪朋友，讓外間批評「擺臭架子」，如不肯明說，心中還

存好多重要事等候自己處理，設若過了辦公時間，全衙門屬員俱都下班，應作的事也不能作了，或者就因此而貽誤要公，也是難保的，大凡作事的人誰也感受這種苦痛，究竟怎樣應付纔好呢？

入民國以來，許多舊的規矩或習慣俱都被廢棄，不良的舊法固然應當廢止，而許多好的舊法也受了牽連而被廢止，例如舊時代的「看茶送客」辦法，就是一種優良的習慣法，到民國後完全不用了，舊法廢了，遂使着會客一事成了最苦痛的工作，這種舊辦法筆者個人曾經歷過一兩次，大約是在宣統年間在天津講學提學使司的時候，那時各衙門的傳達差役等都有一定的規矩，記得進門在號房中掛了號，就有一個司傳達的差役，手中高舉名片，引領入內，到一個屋中等候，到了時候，另有差人說「請某先生」，筆者就跟隨到了會客室，主人出來坐下，彼此說院了應說的話，忽然見主人把面前棹面上所擺的二碗茶，用手往上一托，我以爲他是讓客人喝茶，那知此時室門外站立的許多差役立時大呼：「送客！」是時同時被接見的還有四五個人，我但見別位客人一齊都站起來，離開座位向外就走，鬧得我無可如何，也只有跟隨着站立起來，也向外走，出門之後，方纔明白這就是所謂「看茶送客」，這種方法在前清時代通行於各地衙門之內，凡是作官的都懂這個法子，凡是謁官的也都懂得

這種辦法，那個法子頂簡捷乾脆，只要主人把茶盤一舉，外面一呼「送客」，任憑是多末不知趣的客，他也只有站起身來告辭，既不虛耗時間，還不至於生誤會，可惜民國時代沒了這樣的好辦法了。

外國人毫不客氣

吾國人最大的毛病是不知道時間寶貴，所以有約會不守時間，訪朋友談話談起來沒有止期，重要話不一定有幾句，光說重要話三兩秒鐘就可以完事，而不相干的閒話刺刺不休，往往佔去好長的時間，吾國社交之中這項問題實在使人頭疼，若在不打算作事的人的身上，他未必有重視時間的觀念，若是在真心作事的人的眼中，時間不應當隨便虛擲，當此經濟競爭極劇烈的時代，論其說，時間就等於金錢，虛耗時間就是拋棄金錢，因為作事必須佔用時間，在有用的時間之中，多作一件事就要有極大的金錢代價，或是能生出極多的金錢，假若為接見賓客而無意識的虛耗許多時間，那豈不是貽誤大事並破壞經濟的生產麼？所以在會客問題上如何節省時間，避免耽延時間，大有注意的必要。

外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直接了當，他們不講究「客氣」，「客氣」完全是我國獨有的習慣，訪問外國的官員，不論階級高低，都可以一直去叩門，裏邊說聲「請進來」，訪者就推門而進，坐在主人辦公桌的旁邊，馬上就開始說自己要說的話，說完了得了結果，立時就應當起立告辭，設或不然你若打算再多坐幾分鐘，或是拿不相干的話和主人麻煩，那時主人馬上就說：「我對不起，我忙的很，請你走吧，再會！」這樣和我國前代請茶的精神一樣，不過他們是一直說出口來，他們國中不講究虛偽的客氣，所以這樣辦，不至於得罪人，也沒有人因為被主人辭出而感覺丟臉。

中西合璧的會客法

過去某副司令能將中西習慣調合到一起，建立一種很漂亮的會客法，他因為是中國人，不能不顧中國的習俗，像甚麼對人要客氣啦，要顧慮別人的臉面啦，他都能照顧週到，但是因為幼時常出人基督教青年會，和

外人交往甚多，故也能採取外國的精神，記得有一次他到天津去，一下火車，走到公館內，馬上就來了許多拜訪的客人，那時正當他的全盛時期，投刺求見的人有一大部份係屬下官員，還有求善事的親友，也有拿着薦信求見的新客，同時也有無所求的故人朋友，當時聚集賓客不下二三百人之多，這時他不能說一概擱擱不見，若是一個接一個的單見，恐怕半天的時間還見不完，所幸他在事前有充分的準備，未下火車之前，先作好佈置，其法是由傳達人問明各位賓客的地位身分與拜訪的請由，差人們先將這些賓客分了類，把少數必須單見的客請到一間房內，其餘普通性質的賓客都在一個大的會客室中等候，差人把客的名片排成固定次序，然後再請那些客也照名片的次序坐好，俟會客主人走到會客室內，他拿着那把名片，看一張片，看一看人，同時對這個人點一點頭，以示見了面了，形式儼若點名，但不把姓名唱出來，一個挨個俱都看完之後，對着大家說：「諸位都好呀！」說完了，略微笑一聲，

美倫 照相館

專攝

各種彩色照片

戲劇化妝照片

結婚藝術照片

高華主持

美的美的設備

美的美的線光

美的美的思想

美的美的藝術

美的美的設計

美的美的作風

各樣美的

條件齊備

完成一張

美的照片

地址

貢院東街二五號

轉身出屋而退了，其中若是有人有特別要說的話，或是主人打算特別再單見某人，另外由差人再行傳達定規，可是這一下把這一天見客的工作，了理了十分之九，餘剩的工作，費時間就很有餘了。

攜帶點心從早候至晚

中國人的習慣與態度裏邊原本有許多缺點，因此官場會客一事目下尚未演化出適當的風氣，不論訪謁的客與會客的主人，雙方都有措置不當的地方，訪人的客有時當真討厭，無味的耗費時間，已足以使人急躁，有時關於極不合情理的問題，往往向人糾纏不止，這也足以使人頭疼，以故有許多作官的人把會客問題根本看輕，如遇有不喜歡見的人來訪，或是因為自己一時不高興，遇到來客，就要避免接見，避免的法子有三：一說「不在衙門」，二說「沒有功夫」，三派他人代見，因為使用這類方法的太多，所以一般對於到衙門中訪謁人看成最苦惱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到衙門中訪謁官長，必須長

時等候，實在使人著急，缺乏忍耐性的人，不宜於作此類事，不過必須等候的原因不一樣，假如那位官長實在真忙，因為有重要公事沒有辦完，這樣使客多候些時，或是因為客太多，那樣使人等候，知道實情的人都應當原諒，可是也有許多種使人不能原諒的情節，上文所說的會客頂漂亮那位大官，遇到特殊的時期，有時真顯出高才，調度有方，辦事機敏，但是他本身毛病極多，又以官高位顯，心目中看不起人，他有一個時期住在一個大醫院裏邊，照常會客，號房中貼出條子，凡往訪之客必須早九點掛號，掛號之後，就必須坐下等候，等候期間不知到他何時傳請，所以誰也不敢離開，可是這樣等下去，往往要等到夜間十點，纔傳出話來接見，不必須見他的人，等急了自然可以負氣而走，遇到有公事請示，非見他不可的人，在未去掛號以前，最好把一天應辦的事都了理清楚，或是托靠給別人，自己就預備長時的等候，有人還帶些餅乾，準備等餓了好充飢。

傳達聽差最可怕

說完了會客的主人，順便我們再談一談闊人的下人，在舊劇法門寺一戲中，趙廉賈見劉瑾，最初賈兒不替他傳稟，還給了許多難聽的話讓聽他聽，隨後遞了「門包」，立時賈兒就變了一副和氣面孔，事事替趙廉幫忙，人命關天的大案解決得很圓滿，還不算完，並且使他升了高官，我們看戲，或者以為那是造作出來的戲情，不一定真有其事，即有之，也必是古代，以為現代的人情決不能如此刻薄，豈不知戲中所說的情形正是社會中的真象，古代如此，今代仍未少變，如果沒有見過這樣的事實，那是因為閱歷還不足，社會內容極端複雜，一個人一生也未必能那樣見到，沒有親身見過的事，暫且不要斷定必無，往年筆者本來也不注意這類瑣碎事，有人說當差的下人作祟，還以為那類人不敢過於胆大妄為，那想後來由體驗中得來許多新的知識，方承認自己過去腦筋太簡單太幼稚了。

昔日有一位朋友去訪見一位中級官員，這位朋友和那位官員原來是很近的朋友，不

大夏企業銀行

資本充實雄固 存息特別優厚 小額匯兌免費
經辦各種保險 代理收解款項 兼做小本貸款

京行：南京中華路三三號 電話二一〇六七
滬行：上海福州路三〇四號 電話九〇三四〇
常行：武進西瀛里中市

過因爲在那個期間，兩人地位懸殊，境况不同，所以平時來往略少些，只是有交情的朋友，當時有點事要和這位官商討，遂一直

到公館去訪，那想上一次，門口的傳達說不在家，又去一次，又回答說不在家，第三次去訪的時候，遇巧那一天是一個節日，想起民間的習慣不可不管，遂準備十元鈔票，打算賞給那個差人，他初到公館門口的時候，十元票尚未掏出，先問主人在與不在，差人立時回答「剛才出門未久」，這時他方拿出十元票，遞給差人作節賞，當時回轉身軀就要登車回家，誰料想這十元票起了大的作用，差人接過鈔票，馬上態度改變，以前板着面孔，冷言冷語，現在非常和藹恭順，說：「請先生稍微等一等，我纔從外邊回來，聽別人說老爺出去啦，我再進去看看，到底在

不在」，於是又等了幾秒鐘，差人回來說「主人在家，立時請見」，有權位的人家和重要衙門的差人都會鬧些特別花頭，自古而然，於今或者更甚，當其局者最好稍稍注意。

五十元旋轉乾坤

十餘年前于學忠作河北省主席的時期，河北民政廳裏邊曾出過一段小過節，事體雖不大，服務政界的人却有注意的必要，現在提出來用以表示衙門工友的重要，彼時河北省政府設於天津，省政府與民政廳佔用一所大房舍，民政廳在前院，省政府在後院辦公，于主席爲人最勤，每日早七點鐘即由公館到省府，晚十點方回公館，他在辦公時間以外，有時在自己辦公室內看公事，有時到庭院中散步，散步之間往往從後院走入前院，遇到民政廳長尙在廳內，也有時走入廳長辦

公室內隨便看看，談幾句閒話就轉身而走，他有時偶爾這樣，可並不天天一定如此，一日塘沽的公安局長到天津去見民政廳長，有緊急公事請示辦法，塘沽距離天津不過幾十里地，乘火車往返能走幾次，這一天塘沽公安局長，係下午乘車赴津，打算見過廳長就當日晚間乘車回塘沽，但是他在路途中略有耽擱，走到民政廳的時候，已經過了辦公鐘點，職員俱都下班，民政廳長也難回家，等到他走到廳長辦公室門前，廳長辦公室的差人將他請進室內，敬茶招待，週旋甚懇，局長看他服務頗勤，並且時常須用他辦事，廳長掏出五十元鈔票賞給他，至於謁見廳長一事，廳長既已下班他往，也不知是否回公館，自己心內很感覺爲難，一時間不能決定怎樣纔纔好，他所要請示的事件又相當

(本文下轉十九頁)

意氣

十個中國人有十個意見，每個意見不見得可取，但每個人都願意堅持着。

我辦公地方部份很多，各有各的茶房，我新來自然不清楚，但我很謹慎，不敢輕易喊叫他們，恐怕喊出事來。有一天有位同事打電話來說是要叫茶房送一件東西去，當時這個接電話的茶房，掛了電話之後馬上擺出一付不高興的樣子來，他胡亂地翻着抽屜，嘴裏咕嚕着，看上去十分不順氣，我怕他東西再找不着更得冒火，我知道這東西在什麼地方，我很好心地指點了他，我想不到他居然絲毫不客氣的把那份莫名的怒氣發洩在我身上，很說了一些不要緊，話的意思請我不必多管閒事，這口氣祇好受下去，我弄不清楚，他爲什麼有氣，爲什麼

東野平

居然對一個職員不睬，我在不得要領情形之下，不能接下去我發火，或是說他。當然，就此這個茶房給我一個壞印象。

不過這件事並沒有就此完結，正是方興未艾。我原是日間辦公的，夜里仍是常無地可去便又坐在辦公室里，寫點東西或是看點書，自然也必須做一下抽煙吃茶之類的小節目，這些小節目自然得麻煩茶房先生的。其中另一茶房，也是新來，他跟我一樣，把這里的所有職員都看做一個整體，祇要是坐在辦公桌上的人，他都侍候，我因之也包括在內，我的小茶壺里的水總是熱熱的，自然，我對他好感，這樣更襯托出那位茶房的不遜態度更爲不遜起來，那位冷峻的茶房之所以對我這樣，照實情的說原是對的，他毋須使我對他好感，我對他好感到實際並無補，不過事沾在自己身上，總不免有不近人情的想法，我不滿意他，我處處冷淡他，有什麼事還自詢問那個使我好感的茶房，這種精神的封鎖，在他自是相當感到不暢，於是他時常對給我好感的茶房用政治的方式去煽動他，說什麼我是日里辦公的職員，晚間實無享受種種優待的權利，最後則決定不必伺候我云云，此種攻勢我過來才知道，可惜這位使我好感的茶房，是新來的，不敢冒昧地去接受別人的意思，他所以仍舊不改變平時態度。於是，我對他有了偏愛，對另一茶房有了偏惡。

有了偏愛，有了偏惡，不過僅僅是情緒上的不快而已，前兩天這件事情又有新的轉機，以前我可以不理，如今他却要跟挑戰了，這種又大胆又勇敢的行爲，真使我異常欽佩，原來他並沒有屈服，他時時在尋找我的空隙，下一個攻擊，不知誰把我的坐位調換了一個壞得簡直不能坐的椅子，我想了想，選擇了一個跟我原先椅子相像的，又復調換過來，這件事給他一個好的材料，好像寫文章的人把所有文章統統寫完而跳出了更新的材料一樣興高采烈。

他走到我的椅子，一手攔住椅背跟我用粗的聲調說：「這把椅子是某先生的」。下文沒有，我感覺到椅子在動，好像即使我不理睬他也不可能了，我祇好站起來，讓他把椅子搬走，他照樣搬走，這時，我勢必正面提出抗議，我叫他不要走開，我問他是不是事情就辦完？他裝作不明白，我告訴他就讓我這樣站下去嗎？是不是應該搬一張椅子給我坐，他搬來了，一付委屈的樣子，椅子是壞的，原是先前的那個。

無形之中，我們就有了派系之分，其實這種意氣之事，都是一念之差，往下越來越感到應該彼此分開，於是儼然其事地有了派系之爭。他我這件事，本不算回事，然而事情並沒完，誰知以後將演成什麼情勢呢，看他那付雄壯的樣子，在越演越壞的時候，他實有一氣殺掉我的可能。可是，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當認這筆賬。不過，凡事一牽扯到性命，那應該是一個很遙遠的夢想，也許等不到那時，我早就到別地方去過了。

大美
衆術
化化

草地毯

經濟
美觀
耐用

大小尺寸齊備
顏色花樣繁多

南大
京華
支商
店場
內

鄧甫記藤柳草器廠

總店：

上海西摩路一二〇號

談喝茶

仲華

喝茶是我生平的惟一嗜好，香煙可以不吸，茶却不能不喝，一天到晚不吸煙，倒不覺得什麼，一小時不喝茶却便不慣，原因在那裏，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大概就是所謂嗜好吧！

喝茶並不是爲口渴，又不是爲我尋刺激，而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的養成，已有十年左右的歷史，我的味覺嗜慣了茶的苦味，覺得茶的味道是苦中帶香，喝茶好比嚼橄欖，過後會有回味，並且喝過了嘴裏除了一些餘香之外，不會像吸煙那樣會嘴裏留着使人厭惡的臭味（請吸煙的朋友不要見氣，這不過是私人的偏見。），因而樂此不倦。酒後飯罷，固然是一杯在手，讀書寫字的時候，更是一杯在旁，有茶在手邊，就覺得安心，做事也有頭緒，沒了清茶，便會掃興。我這樣和茶結不解緣，妻時常替我擔心，認爲茶素是有礙身體的健康的，總是勸我少喝，我有時候多喝了也覺得肚子發脹，怪難受的，然而禁不住茶的香味的引誘，看見了茶杯早就把茶素和腹脹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還是不斷的喝，不住的喝，喝到痛快爲止。

我的喝茶不是品茗而是牛飲，滿滿的一杯總是一飲而盡，然而在每換一次茶葉用開水第一次泡的時候，我喜歡嗅那從水蒸氣裏帶上來的香味，喝茶也就一口口仔細的嚼味道，往往聚精會神的享受那一般茶香，覺得非常舒適。

有許多知道我喜歡喝茶的朋友，很多關心我喝茶所用的茶葉，勸我多用紅茶，因爲綠茶是最容易引起濕氣的。我却偏愛綠茶的色香味，所以老是頑固地喝綠茶，所採用的茶葉，却是很馬虎的，不過三泡之後就不願意再喝，原因是那種含有刺激性的苦味已經沖淡，已經不夠刺激。這是我個人喝茶的經驗，但喝茶的作用其實還不這樣的簡單。

喝茶是一種應酬，也可說是社交上的一種禮節。有朋友來訪，總是要敬茶敬煙，表示客氣和禮貌。這種風俗不僅城市裏是這樣，就是窮鄉僻壤也是如此。半夜客來喝茶當酒，就是說茶可以當酒來敬客，在沒有酒敬客的時候，不妨拿茶來一用。但在這年頭，以茶代酒敬客，有些人家往往也辦不到。

喝茶在上流社會是一種社交，同時也是做做社會辦交涉的一種方式，即所謂嚼講茶是也。假如人與人之間有爭執發生，最妥當的解決辦法不是打官司告訟而是嚼講茶評理，這種風氣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很流行，在南京的茶館裏，也很容易看到這種事情。

蘇州人是最喜歡喝茶的，他們喝茶不是嗜好，而是消磨時光，往往早上上茶館，談天說地，到晚上才回家，一天的時辰都在喝茶中消逝，喝茶魔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見。南京人有句俗說：「上半天水包皮，下半天皮包水，」所謂水包皮就是喝茶，更可見喝茶在南京也很流行。

我不是因爲自己喜歡喝茶才舉出許多例子來作證據，實在是因爲老滕一再索稿無法繳卷才出此下策，藉以敷衍塞責，爲了茶的苦味，是以象徵我們人生的經歷，而喝茶又是一種人間事，未知不是一種人間味，未知滕兄以爲然否？

人與人之間

葉帆

一個人，分析起來便很複雜了。

人與人之間，則幾乎無從分析起，更複雜了。

泰戈爾有兩句詩：「一個人是善良的，衆人便有罪惡了。」我很折服於這兩句詩。

一個具備有頭腦、心臟、官能的全人，則必定有他複雜的意識、理智、情緒、感覺、欲望。

於是人與人之間則有了種種互相隔離的溝渠，也有了種種爭鬥、征服、與聯絡，這當然更複雜。

每個人皆以他的自己爲出發，則有互相爭鬥所產生的罪惡，互相征服所產生的道德，互相聯絡所產生的禮貌，但這後二者是不得已而巳的，最原始性的還是罪惡。

紀德也有兩句詩：「自然教示着：人門是爲着幸福而生的。」誰不相信這詩所說的呢？不信，捫着自己的內心，想想，是誰！是爲着幸福而生的！

可是，誰以爲自己已經是完全幸福了呢？即使享着種種幸福的人們也不會着如是想，更且，大多數的人，却是生於苦難，死於苦難。

誰都在爲着幸福而生，雖然自然也是如此教示着我們的，可是自然却沒有如此安排了我們，而我們却更有着不安分於已有的幸福的本能，於是，你看着我幸福，我看着他幸福，而他又看着你幸福，一點兒也沒有幸福的人，則看到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幸福，人與人之間，存在於這種關係下，痛苦怎能沒有罪惡呢？

再引一句別人的話吧！芥川龍之介用一個侏儒的嘴吧說：「我們都羞我們自己，而同時又怕他們，然而却沒有人率直的敘述過這

種事實。」這又是人與人之間的定律，誰不信，再請他們着自己的內心，想想。

誇大，驕傲，這樣的人並不是爲了對付自己，却是在爲了對付別人，表示自己的尊嚴，自己的偉大，這樣人好像最懂得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的真確似的。

但是，精神分析學者說，誇大的病態，是起源自卑心理的，可憐的人們啊！聽到這樣的話，會覺得太冷酷了吧！其實，那一個執着於自己的人不是因爲自己的不獨立於人間的穩定之故，而特意好此呢？雖然，這樣風氣相習得太久了的時候，也會使他本身也不自覺他已被自己所欺騙着！

人與人之間的特徵，便是有神與神之間所沒有的罪惡。把神變成爲一尊泥作的或是木頭製的偶像，是人們自己意外的一種聰明。

神是沒有頭腦、心臟、官能的偶像，因之更不會有複雜的意識、理智、情緒、感覺、欲望。

於是，我們想像中的神與神之間也沒有互相隔離的溝渠，也沒有爭鬥，征服，與像人們一樣的聯絡，一切都是單純的。

神沒有罪惡，神決不是爲着幸福而生的。

神是最高尚的，神決不是誇大驕傲病患者。

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存意志，都有他延續自己的生存以及延續他種族的生存的意志，除掉他是病態的或是超人，自己生存下去，再給孩子們生存下去，生就是人的宿命了。

生是人的宿命，生的鬥爭是人與人之間的宿命。你須要生存，他須要生存，我也需要生存，於是，你，他，我，爭鬥，或者這變化成大你，大他或者大我，可是原則如此了，也是一樣的鬥爭。

在鬥爭得疲乏時，或是誰征服了誰時，則又暫時聯絡，要不就是變相的鬥爭，這連聯絡也成了鬥爭一種方式，這是人的智慧。

當然，這也是人的罪惡。禮貌與道德，則不過是因爲罪惡太多，而連自己也感到威脅或受害太多時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

每個人都在想自己幸福。

人與人之間却沒有幸福所存在。

此中人語

智深

△寫此稿時，正在「做夢」。(揮筆之際，但聞碰和之聲。)

△聽說：拿破侖征服世界的野心，是為肚臍上的癖不能博他太太歡心。然則我之寫文章，吹毛多於歌功，也許是有感而發罷？

△事變同時士變，文化人變為教化人。

△精神頹廢，文化低落，匹夫有責，懷璧無罪！

△請客讓坐，最是麻煩。從前袁世凱在宴客廳上特製八扇便門，待客人隨便坐好，他從那一扇門走進，對着他的就是上席。

△上海有一個桐油店小開，他的父親死後，遺產一千多萬，結果為了一枝茄力克香煙，全部奉送賭場。原來他到南市賭場去玩，侍者送他前門，怒而揮之於地曰：「拿茄力克來！」侍者說：「你賭七八百元，只配吃前門煙，要茄力克，到特別間去。」於是他到特別間，侍者送上茄力克一枝，他說：「拿一聽來。」好，就拿一聽，沒有幾天，一千萬元送光。可以說是爭氣不爭財了。

△汪裕泰茶葉店小主九升店輸光，賭場當局每月送他六千元生活費，你說慘不慘？

△中報房東莊子家裏，放着一扇洗澡用的玻璃門，三年前八塊錢買的，現在值一千多，十二塊錢電爐，現在非四千元不辦。國民新聞總編輯朱永康離南京時以一百〇四元賣給我一套傢具，據他此刻統計，要值五千多元。

△許多東西的修理費，要比當初買進來時貴好幾倍，天地是一大笑話。

△這年頭，除了某種人之外，就是王文蘭、關國仙之流有辦法。

△「我的朋友」當中，至少有十人以上做縣長，「作家」主編丁丁，「新天地」最初的主編者吳漢白……。

△寫到這兒，忽然接到知己吳靈園先生的來耗，真好像是做夢一般。參加和運將四週年，從那時起，就久違了。在杭州開全國運動會的時候，他賞識了我，遂於翌年進上海時報，不久他因賑災事件與時報主人黃伯惠先生發生誤會，一怒赴杭，經營大喜公司，事變初起，黃氏重選先生主筆政，後因種種困難，關門大吉。到南京時，聞先生已割斷一腿，為之扼腕不已。竟今人天兩隔。先生嫉惡如仇，口誅筆伐，書生氣甚重。標題、排版、全國新聞界，一人而已。新詩不常做，而意境奇佳，情感特重，與其冷熱之平昔，判若二人。精相術，算其部下者必先考其八字，而定去取。夫人甚賢，既通文墨，又善治家。外史氏曰：「天喪斯人！」

△人生如會。(開會有時如同做戲。)

(上接「談官場會客」)緊急，自己還打算當天晚間回局，不然就要誤事，此時民政廳差人因受了五十元鈔票，一面感謝局長，同時也看出局長為難的情形，替局長很表同情，於是對局長說：「請你略坐一時，我向廳長公館打一次電話，問問究竟回去沒有」，差人再通電話，一問廳長在公館否，得到回答說在公館，這時廳長自己接過電話機，問差人說：「有事麼？」差人說：「主席過來了」，民政廳長一聽，說主席到他辦公室內，恐怕主席找他有事商議，馬上答覆說：「我立刻就去」，說完電話即時坐上汽車，不過幾分鐘又回到民政廳去，迨走回辦公室一看並沒有主席，只有塘沽公安局長在室內坐着，差人趕快搶說：「方纔主席來了，在室內看了一看，沒有說話，又回後院去了」，廳長一想，「主席本是常因散步而走進民政廳長辦公室內去看看，或者今天又是無所為而來了一遭，他既沒有說甚麼話，想是沒有要緊的事，他不請我，我也不便去找他」，原來差人在電話中所說「主席來了」，根本是扯謊，為得把廳長叫回來，他的胆子總算真大，可是主席常有這樣情形，容易瞞哄民政廳長，那時塘沽公安局長原來在辦公室內坐着，自然得以見了廳長，把緊急事辦了，這全是五十元的效力，金錢真有旋轉乾坤的「法力」，而衙門中的聽差也當真不可忽視。

首都婦女界一致公認

大發皮鞋公司

穿着舒適
式樣新穎
定價低廉
履料堅固

地 址

永 安 南 京 商 場

人 味

凌 燚

我是泰縣人，所以，先從泰縣鄰近的地方說起。

第一、揚州人。

提到揚州，誰都會想到一般茶館的招牌上題着的「維揚」兩個字。

揚州以揚州人的好「吃」而出名，我不禁爲揚州頌祝着。

的確，揚州人是太注意「吃」了。一天的生活，差不多全在「吃」的「漩渦」中旋轉着！

早晨起來，先朝茶館裏一坐，乾咳幾聲，把隔宿的痰嘔吐出來。茶房過來，絞一個手巾把子，抹一抹臉，然後，一壺茶，一碗干絲，再加上一籠點心，慢慢地吃着喝着；逢到熟人，於是就談談天，張家老婆偷人，王家弟兄鬥氣，以及一切的事情，都成爲他們談話的好資料。

說說笑笑，一消磨就是兩三個鐘點。接着，便吃飯。——上午沒有了。吃過飯，又開始下午的生活。

下午生活的中心，仍是「吃」。——

吃下午」

但是，吃飯到吃「下午」，中間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於是便「游」，平山堂、梅花嶺、瘦西湖……都是好去處。若是玩得膩了，那麼，「橋中之樂」和「方城之戲」也是不可少的「玩意兒」。——下午的時光，又偷偷地溜過了。

於是又回到「吃」上來。

「下午」就是所謂「中茶」。——「吃」的時間，大概在三四點鐘之後。當然，絕不如早點的豐盛了，然而在他們的心中，牠——「下午」的地位，却如早點一般的重要。告訴你，不要奇怪，他們在晚餐之後，睡覺之前，這一頓「夜頓子」呢！（這名詞，起先我還不曉得，直到今年春間，在某報的副刊上才發現了牠。）

關於揚州人的事情，其他當然很多，但我在揚州，只看到他們的「吃」，並且，他們所注重的也只有「吃」，所以，我在這裏，也只得說一些關於他們的「吃」了。

且把眼光向北一點吧！

說起來連自己都不相信，以我一個十六歲（其實還不到，若照實足年齡計算，到今年國曆十一月十日才交足十五歲。）的人，受這幾年環境的關係，足跡所至，竟達三省四市之多。當然，其中所遭遇飄泊的煩惱、苦痛也非常難受；但，我並不覺得，在我的心靈中，却深深地慶幸着，慶幸我因此能飽嘗了以各式各樣的姿態，呈現在我眼前，而現在，縈繞于我的夢魂當中的各地方人的「味兒」。

現在，讓我說吧！

徐州。徐州本是一塊苦地方，所以地方上的人，也未免稍帶一些「寒儉氣」。又因為接近黃河流域，民情又似乎有點兒「粗俗」，遠不及我們「十里珠簾」的「揚州人」了！

我最北抵北京市，但北平人的「味兒」，紀果先生又早以在本刊創刊號上談過了；現在說一說在北京東南方的「天津人」吧！

天津人予人最深的印象，是「胖」。——但與其他地方的胖人不同的是「其胖在肚」。三四年前，我到天津時，覺得奇怪，就問爸媽，他們大概也不曉得吧？所以回答我的是「一笑」而已。

後來，在某一個月刊上，看到一篇談天津人的文字，據這位作者說：「天津人的「胖」，是由於喝茶所致，他們的茶盞（原文是一個杯子，但，實在失其真了，所以我改為盞字。）比我們的飯碗，還要大些，並且，喝個三碗到兩碗，并不在乎……」我這才

恍然大悟。

末了，這位作者，還說了一個笑話，說：「他有一次，在浴室裏看見一位「胖」先生，這位「胖」先生的肚臍下生有一個小瘤子，當他（指胖子）要看鏡子的時候，由于肚子太高，乃至看不到，於是便不得不叫「走堂」（堂館）的拿一面鏡子來看。」

這一段故事，雖近開玩笑，但天津人「胖」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幾年來，「茶」也貴了，「水」也貴了，不知天津人肚子的程度，曾否因百物昂貴而稍有減退？——但願他不，因為有機會到天津時，還可再「一飽眼福」呢！

再談談南方人吧！我的行程，最南抵蘇州；而客居異鄉，住得最久的地方，也要算蘇州；職是之故，我對於蘇州人的認識，比其他地方的人，也似乎要深刻些！

蘇州人，我最佩服的，是他們的「閑」的功夫；不，是他們「消閒」「閑」的功夫。

一天二十四小時，在蘇州人的心目中，是太長了。於是，便不得不想些方法去「消閒」牠！

「消閒」之道衆焉！曰「上茶館」，曰「提鳥籠」，曰「聽書」，曰「嗑瓜子」，曰「談天」曰……

上茶館，與揚州人大同小異，不過似乎還要進步些。

提鳥籠，也是一種高雅的娛樂；據人說：西洋人說中國人的提鳥籠，和西方人的牽哈吧狗兒差不多。但，我想，狗的叫聲，又那裏能抵得上鳥聲好聽呢？——所以，我到底說：「西方文明絕對不及東方文明。」

說書，是我國特有的藝術，也是蘇州特好的玩意兒。在書場中，上自官僚世家，下至販夫走卒，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色人等，一應俱全。各以各的姿勢；各以各的態度，聽着，聽着……他們暫時忘了世界了。

大概是地上關係吧！柔山麗水，造成了蘇州人身體的文弱。當「金風送爽」，「玉

寶大祥綢布莊

線春毛葛 不及細載
新穎綢緞 如蒙惠顧
直貢嗶嘰 無任歡迎
國產棉布 特價犧牲
種類繁多 敬請比較

夫子廟 永安商場

露生涼」，正是「中秋天氣」的時候，就可看見許多人穿着薄棉袍；若是到了三冬天氣，那麼，皮的、棉的、絨的……更是擁擁擠擠，擠穿上一身了。

蘇州人又擅於嗑瓜子，二三斤瓜子，一個人一個鐘頭的時間之內，絕對可以「鎔光」；並且，還聽人說：吐出的瓜子殼，仍然是乾的。嗚呼！偉哉！

蘇州人的一口「吳儂軟語」，真够聽！戰前，是吳稚暉先生吧？曾提倡以吳語爲國語。假如能實行的話，那麼，舉中國之內，皆一片呢喃之聲，中國的文化，至少要進步幾十年！

還有，蘇州人講話，也另有一種味兒。

雖是一句平淡無奇的話，他都得慢吞吞，抑揚頓挫地說出來；致你聽得舒舒服服的。

的確，像他們這種作風，來看現在德蘇戰爭，爲了尺土寸地，而打得不可開交的行動；那簡直是多餘的一件事。

嗚呼！嗚呼！說够了！讓我來換一換「味兒」，來談南京人吧！

因爲本刊在南京出版，讀者又大半的是南京人，所以我談南京人，當然要有相當的「顧忌」。

現在，我告訴你一句「謔語」——假如你要知道南京人的聲音、狀態、習慣……等等，你可以細細的玩味「南京」兩個字。

至於上海，我也曾去過一兩次，不過上

海人的「味兒」，我始終換不出。所以我「不敢談」，也就是「不配談」；若是上海人吐量太，不生氣的話；我再說一句——那種「熙熙攘攘」，像煞有介事態度，實在也「不屑談」！

若說到我生長的地方，秦縣的人呢？我自己曉得，土頭土腦的「江北老」，是更不配「形諸筆墨」的，你道是不是呢？

末了，我得聲明一句：

以上全是我以前游歷的感想，其中也或許有我個人觀察不清的，也或許因時代的變遷，而有變動的，那讀者諸位，請視此文爲「回味」好了。

平山記憶

登漢

從H先生家里出來，總覺得有一陣感奮，雖然不湊巧我剛趕上菊花黃落的時候抵家，而尤其在憶他那以一個上好的園藝家底勞作所安置着的家園里，偶然留一個不常有的時候，似乎更妥當。

其實世界上舊去的事情太多，偶爾想起

一次願情，我却覺得很蠢，好像不小心跌下池沼里去，爬起來，抖一抖水亦依舊那麼怡然地木下去，到比什麼都好，誠然像一個浪子般離開嘈雜突然有了點掉頭的念頭以後，不免有一絲半點彷彿丟掉一片心緒的感情。

可是却也不必苛刻了自己，因爲一束感情或者可憐得甚至是一個人，當跑脫了路忽然想起一回頭的時候，至少這不算是一個糟糕的情形。

H先生底黑呢短褐，寬闊的背影，以及一種曠朗的生活風度，使我常想到無數愧意

，尤其就他底那些終年附屬在遊長不息的草木植物上的蜂忙的舉動，與朝花般的心情之中，我覺得帶着一腔騷擾踏進他的園圃躲避他底村度總非常是一個罪惡。也許我想得很周全，或者我這次還鄉的衝動也只不過是一個愚蠢而已。

菊季後的氣候，即使在海濱，也有點內陸的徵象，傍晚的風吹起，隱隱地總向冬寒的那些森漠里逐漸濃起來，設或正已經套上一襲夾衣，彷彿還是徘徊在一個不十分隱妥的角度里活着。秋天擺在黃昏里，好像最妥當，而黃昏放在秋天里，倒使人對於自己以

至從自己回想開去的地方，常常醜態難堪的有些其沒之感。

或者我就有這麼一個怪癖，在陌生的地方比誰都匆匆忙忙昂頭跑着，偶而在一些熟識事情的面前，却反而拘謹若失，或者某一陣子，可是我知道這也並非失惜之類的感情，假如一定要把這樣的情形固定起來，那麼我也只能這麼想，好像已經把一個人生拉前了十年，而忽然正巧遇到個剛剛是年齡上的事情，這樣就不得不亂翻記憶，那麼就難免有些慌張。

到H先生家的過門，已不知打了多少灣子，在石階上停下來喘了一口氣，好像離開着我正想訪問這件事情還遠得很，門上安着一具用淡綠油漆得很均勻的信箱，從信箱的口縫里張進去就是一個約換有五十米突見方的小園子，青森森的，幽靜得很，我叩了下門，好像很快，一位老管家轉來領了我進去，進門那一條用白色和黑色圓卵石砌成圖案的斜道兩旁，覆盆子常年總是那麼茂盛，而且那幾列修剪得非常整潔的倒S形的矮樹，

以及環着園子四周的那一排種植得像中歐鄉村中那麼勻稱的高聳的洋槐，尤其在秋天里，這園子里青色與靛黃的綫條底滿意，假如不是園主人有着園藝的癖好，我想決不是一個任意的粗俗的僱傭園丁所能安排得出來的。

四圍飄着一陣淡淡的秋海棠枝上底最末的香味，H先生正穿着一件過短的黑色呢質的短褸蹲在一叢剪秋羅旁邊辛忙着，他掉過頭來向我隱視了半響，一直等到他眼睛裏的那一片猶疑撤去了以後。

「呵：是你」他幾乎好像是喊了起來，「你長高了，怎麼，在外面來已，我幾乎已不認識你了。」

他說着趕忙立起來，導我到屋子裏去，門上嵌着他自己底兩幅圖案作品，進門的牆上掛着一個用銀色漆成的獅頭浮彫，右面擺着些盥洗用具，左面除了一張長寫字桌以外，什麼都非常簡潔。

「我們離開得很久了，不過你還是那個樣子，說是性格的關係吧，或者可以的，這

麼屋子已改了樣子？」我趁着他替我倒茶的時候，隨便問了幾句。

「屋子舊了，倒了三次，修了兩回，這次我索性把它改了一個花園，你看怎麼樣？」

其實當我從長窗外望出去，發現右面一地大約三丈長方的廢地上堆着的新木材，我已知道他準備蓋一次新的了，H先生老有着這麼一個倔強乾淨的性格，而且那種把生活里的瑣事煩瑣放到「辛勤」中去忘掉的美德，在我，正覺得是一種重要的誘惑，而永遠自感是一件憾事，因為他，或者甚至誰都不能清楚，我在生活里只是佔有過在收退一面的一個鄙小的位置而已。

「假使我能有半點像你底毅力，那麼我想我還會在外面過得較好一些的。」事實上這時候我真的在他底這許多擺在我面前的勞作之中，引進一種醉慕的景況里去了。

「我也是從年青過來的，年輕人容易想起一件事，容易忘掉，而且還容易處置得錯誤，但是一到了中年，什麼都會明白的，比

南 京 裕 中 商 業 銀 行

營 業 要 目

各種定期活期存款
各種抵押放款
匯兌及押匯
代理買賣及貼現
代理收解款項
買賣有價證券
其他各項銀號業務

附設信託部
收受信託存款
辦理抵押放款
代理房地產買賣及租
代理保險
自營倉庫
其他各項信託業務

地址：南京二一號
電話：七〇〇七
南京六號
州路

如我正已過了中年，你相信嗎？」

「甚麼，呵，我糊塗，我簡直忘掉了在你的面孔後面還有青年齡這回事，大概是幾年來我太相信了一個人底臉面的關係，甚至對於自己也是這樣」。其實誰又能相信，像某先生底那一大片充滿着青春風情的性格，與朝氣飛騰的生活要勢，是由一個正已超出了中期年齡之上的人所支撐着的呢。尤其當我發覺自己對於心情揮霍得儼似一位闊客而於年齡上却吝鄙得非凡的時候。

窗外平階上的杉木堆，發出新鮮的乾燥香味，塞滿在暖黃昏里，薔薇色的晚雲，透過洋槐樹的高聳的肩膀，在新木材上閃着一層淹沒在一種以靛黃色塗着做基調的萬千光彩，而剪秋蘿正像一片靛青色的雲母般亮着一天最好的光波，什麼都彷彿是一陣芬芳，一顆溫和，以及一件穩實的東西般蓋着這座園子，H先生發覺我已跌進一種沉緬的景況中去，好像有些歐質的東西膩着似的喃喃地說：

「忘掉年紀，這是好事，可是假如忘却一個人可以離開年紀做許多旁的事情，却非常糟糕，你覺得嗎？人與生活不能分開，而且還要契合着的」。他底臉上很明朗，嘴還在噉噉着，忽然將聲音壓迫起來正對着我：「這麼久我好像很知道你，你大概有點牢騷——一種把生活不容易嵌進自己的濶情里去，是不是！」這時候，他彷彿有一種非這樣

不可的神情接過來打着我。「也許……不提這些吧，」我覺得有一件重大的東西刺着我，彷彿一種稚實的人生底「自尊」忽然拉出來踢了開去，又似乎並非這樣嚴厲。

「那麼事情是如此的，想想你身旁正在着的東西，比如即使如現在的一片好雲，一叢枯枝，或者甚至就是那槐樹根邊的一堆瓦幾，一個你還記得的故事……將它們擺進心裏去，而且要用手，用能力為它們做出點作為來」。他瞪視着我沉進一種酒想的曠境中去，半響忽然彷彿想着一件事情，突地走到門邊去嚷起來！「老孀嫂；明天記住把槐林邊的那堆碎瓦搬走，別忘掉。噯！我真糊塗，人到了中年還有一次情懶，前個月倒坍下來的的那堆東西，竟讓它到現在還使我想起來。」這時候那個灣着背在誦道上掃着黃葉的老管家婦轉過頭，望着她主人底突如其來的那個勁兒，好像有些不懂，可是她却感到約摸她確有二十米突的一排槐樹旁邊去審視那堆碎瓦的分量，她也許會決定得很快，但是至遲到明天，這些會沒有的。

黃昏濃密地降下來，覆盆子上底傍晚的光影柔軟而溫和，青色的矮冬青，剪秋蘿，與白刺球，甚至是玫瑰樹上在那些枯枝上將走掉的一個繁華的光景，當一陣灰白色小細點的煙流像早晨底乳霧般蓋着它們，彷彿一幅被委置在近晚的室內的巴黎十九世紀末期的雷阿諾之流對於自然與人性底真情在色彩

表現着感覺之上的那些傳奇。

那個在朦朧的霧氣里飄動着的老管家婦底背影，好像一片灰色的羽毛般在一種較淡的顏色上翻舞，H先生對於這一天最末底辛忙的印象，彷彿一件已被牢牢地捉住的東西上面，兀然發現希奇，可是平淡漫漫地又佔有了他，從木呆着的那雙眼睛，以至生活底任何地方。

九月橙花的濃香從隔牆院裏送進窗里來，一股厚魅的秋深的味道，沁進我與H先生的心里，我突然發覺自己已從剛才彷彿走進的一個南歐田園的夢境中逃了出來，我覺得一個遐思仍舊跟着我，什麼事情不管多遠還是清晰的……。

「外面也碰到過橙樹，我好像回憶起自己過得最無聊的時期，正是吻着橙花香得頂濃的時候，那麼現在大概已經是秋天以後了吧。」我有些倉惶失措，好像徧徧在一種情形不該有的時候有了出來時所經歷着的那種微末的感情一情。比如正對着H先生那麼一個寬闊明朗的生活稿幅上，我硬是替自己安排那麼狹窄，那麼曖昧。

——在外面是常常容易忘記季候的，但是這是單單指一年四季之中的事情，我知道你們的情形很清楚，你們把生活常弄得很雜亂，而且像你們這時候的精神年齡上的變化，倒有點「大陸情形」的。」當他說到後面，幾乎失聲笑了出來，可是他是善意的，因為

憶小翠花

一陣風

于連泉，藝名小翠花，與馬連良、劉連榮等爲富連成社同科學生。連泉專工花旦，藝不讓於四大名旦，其踏工更爲一般旦角所不及者，其身段之美，顰笑之媚，幾有高壓後起一切旦角之勢。

幼時隨表舅在上海亦舞台，初次觀連泉之穆柯寨帶燒山，距今二十四年前，想當時亦正爲彼綺年玉貌之時，筆者亦只覺其美而歸而已，疑其爲真女子。表舅顧予笑曰：「討回去做老婆好麼？」筆者笑而頰紅。（時爲荀慧生組班，帶以白牡丹名，掛頭牌，貼販馬記，壓軸爲王又霞，接連泉之白虎堂斬子。）

二十二年間，予遊平津，數觀連泉，多爲老年長者所反對，以其誨淫導邪，罪大惡極，認其爲男性的白玉霜，時連泉獨自亂班，時露演於西城哈爾濱戲院，生爲楊寶忠，淨侯喜瑞，武生孫毓堃，丑慈瑞泉，李一車

等。予最愛其戰宛城，連泉飾鄒氏，張繡之婦，小荷花（即計豔芬，聞爲連泉之妹倩）飾春梅，侯飾曹操，孫飾張繡，連泉演至思春一節，予只見其端坐不動。而台下報以叫好之聲及鼓掌之聲，予訝問其「好在什麼地方？」於隣座客。客告其故，乃見其雙目惶惶。向上凝視，含笑危坐，踏足寸進徐徐左右上下移動，以齒咬其上下嘴唇皮，繼之以手帕落地，猶茫然不知，活畫一如狼似虎之年的嫵婦，傳神之妙，直入木十分，無怪轟動九城。後與曹操調情淫合諸幕，以文責關係，不敢多寫。宜乎老年長者，嚴禁少年人往觀，職是故也。

又其雙釘計。馬思遠挑簾等劇，在在表現其潑辣淫蕩，平津戲迷聲稱：「小翠花一天不謀殺親夫，即一天沒有飯吃。」其作風可見一般。然其表演少女，如拾玉鐲，鴻鸞禧，則又另作一風；嬌羞嗔怪，又完全情姿乍開之模樣，令人醉折心愛，無怪要「討回去做老婆」。

連泉大眼厚嘴唇皮，貌殊平平，在平津露演，每場滿座，坤伶雪豔琴等幾退避之，其藝之精，神化之盛，直非坤伶以肉感動人者所敢望其項背也。連泉之騷，騷在骨髓之中，流露膚孔之外，其藝術誠不可厚非。

連泉者番到滬，年當在五旬不遠，試於台下觀其淫蕩嬌嗔之後，再於後台觀其下裝之後的本來面目，能不令人啞然失笑耶？

在他老去的一半人生里面，他至少不會想起有「譏笑」這一個角度的緣故，雖然明曉得他如此，然而我却已愧意萬分了。

我望着他，好像眼光里想追詰這個精神季候上的問題，但是他却並不注意我，除了依然瞥視一下左窗外那一排倚着院牆的約換起碼有三十英尺長的葡萄架以外，那麼就只有一種任意得好像乾脆要我不該去詳細曉得的神情。

「你認識C先生嗎？」他問得很衝動，而且仍舊望着外面，因此我就不想去知道爲些什麼，尤其人一到到了中年左右，把生活上的打算擺到第一位以後，想起事情總是偶然的。

「噢！是不是那個臉紅紅，從北大回來帶點剛爽的中原風情的，而且因爲堂嫂的關係，我們還沾有點不遠的親暱。」

「可是他近年來的臉色，却像現在的黃昏一樣。」

「那麼他現在怎樣？在外面的時候聽說他很有點不輕的酒癖，是不是？」

「舊年冬天病死了，他死得太慘！」

室外很靜，但是我却發現黃昏忽然飄進來塞住了我們底嘴，H先生似乎有點感觸，但是却輕沉得像回憶一樣恍惚，而我，什麼都木然無知，隱隱地而又鮮明地我記起C先生底那張被酒燒灼得通紅的面孔，以及從北方帶回來的一具高朗的性格，或者我還能

短劇

何章

地點 上海國際飯店三樓咖啡室

時間 十一月三日晚上九時

人物 少婦 少紳士 和我

九點

正 從國際飯店電梯裏跑來出一位少婦，苗條地、嬌豔地、十足摩登的狗兒，在電梯門口，那對錢一樣的媚眼先來一個搖鏡頭，從整個咖啡室的週邊角落起，一直到電燈

地板，最后的眼光停留在我的身上，似乎有相當時間，好像有點相識，但沒有招呼，這一點小動作，引起全室優閒着人們，非常注意。

侍者招呼她坐在我的對面一桌，並替她要一杯咖啡。她舒服地靠上座椅，還伸了一個懶腰。同時在銀匣裏抽出一支香煙

九點零五分

電梯到三樓鐘聲響了，她回頭看，似乎等待一個人。第一支煙燒完了。

九點十分

九點十二分 電梯二次又上來了，她又回頭看，跑出來一位比她更美的女人，她始嫉地用目光掃了她一身，迅速地恢復原來姿勢。

九點十五分

第三次電梯送出來一對青年男女親蜜地，在她面前走過，她沒有理會。但第二支又燒完了。

九點二十分

她坐立不安地注意着每一次上來的電梯，有一位青年安閒地跑出來，她注意了，但那一位青年和我一樣，她不相識。

九點二十五分

電梯又送上來一位紳士，輕輕地走過的她座位，她以為目的物來了，急忙回頭，表情熱烈地，但是他沒有理她，她失望地把吸剩半枝的紙煙丟在煙缸裏。

九點二十九分

煙缸裏煙頭，數目是十個另三。她急着問侍者再要一杯咖啡

九點三十分

三樓電梯口，發現一名紳士夜禮服、黑領結、金表鍊、白手套、大如黃苔的鑽石別針，身材魁梧地，一位莊嚴

九點三十分

十分的布爾喬型，立正之后，同樣用目光掃過四周，走

够換觸到一點，他底迎年歲閉的心情也說不定，可是我講不出來。

「那麼他是自殺，問題也許爲了在洋裝書里翻了一陣子而依舊離不了他底原有的固執的錢裝靈魂的關係吧！」

「嗯！大概差不多，不過一個人沉迷一件事情到後有什麼，假如因爲了些旁的什麼，却是不妥當的。」他遲疑了一下，忽然非常地注視着我：「你懂嗎？而且精神狀況不健康，頂容易做傻事。」

我已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囑咐——一種中年人穩重的感情到了最後還盡力藏起來那種謹慎。可是好像一陣狂風暴雨以後的那種幽靜的感謝之意一樣，當我發覺我暫時忘掉了C先生底遭遇，覺得世界上什麼事情使它如最尖銳的，可以想得模糊，也一樣想得開關的。

杉木堆上的槐樹底影子，被最後一片晚雲帶走，長葡萄架下的寬敞的夜色逐漸濃密起來，晚秋的微風吹着，尤其在近晚的時候，進室內也感得有些涼意，也許我還是這樣不能忘記像一場頂無謂的旅行一樣的一個人，一個遭遇，或者一個講不出收尾的故事，甚至一直到離開日先生家以後都這樣想着。

十月末於鎮江白屋

九點三十五分

到她的身邊，輕微的呼聲你早之位，就把身體裏進沙發裏，再回頭看我一看。她們靜默的時間，達五分之多，紳士看着她，一付神聖不可侵犯的表情。

九點三十七分

紳士像在向公司報告一樣的神態，似乎在解釋遲到的理由，但是她的歡笑之門，仍是沒有開，紳士覺得非常不安，慚愧地看了一眼四周，怕被傍人嘲笑。

九點四十分

說話沒有效果，紳士改變戰路，脫去手上的白手套，露出一粒放光的鑽戒她注意了，但依舊保持矜持的嬌態。紳士的手，由抬布的掩護，伸進她旗袍裏，在她的小腿上往來游弋，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她受不得神經的刺激，把身體扭了一扭，好像頗覺快感，但表情始終保持原有紀錄。

九點四十一分

九點四十五分

叩不開歡笑之門，紳士的手退回原防，不久又重新進軍到原有陣地，並且回頭看一看我。

九點四十八分

怪肉疼的，受不住了，她的開口？怎麼說我聽不到。紳士受寵若驚地、微笑，立刻從煙匣裏送過煙去，同時還替她劃起火柴，這樣，居然打開歡笑空氣。

九點五十分

侍者重新給她要了兩杯咖啡，逗起她們言笑，她的嘴對紳士開口了，從表情上，看出紳士在接受對方條件，而且很寬。

九點五十三分

紳士在衣袋掏出大疊百元大鈔送過去，但她看了看，沒有接受。紳士會意的，再換衣袋，增加經費，一次二次，她依舊認有離開預算尚遠，沒有接受，並且回過頭去，她了一個三萬度的嬌。

九點五十五分

紳士以引起全部現款，掏出九點五十六分

九點五十八分

支票簿來，看看她，吝嗇地提筆就寫，決定了〇〇之后，她不客氣的動手再加了一價〇，向題解決了，她立刻地過去一個媚笑，紳士好像得意，支票簿送進衣袋一剎那，紳士稍稍有了一點感覺，但一看她在注意，馬上裝出十足快樂的樣子。

十點正

她們的地位換了，並坐在一起，似乎在商議一件大事。不久，她倒在紳士的懷裏，沙發發出吱吱的聲響。她們走了，紳士丟在抬上百元一張大鈔待者鞠躬接受賞賜，恭送至電梯口，直上十樓，我用目光送着。勝利的她，她低着頭微一微笑，這一笑是心照不宣，

十點零五分

我走出國際，在馬路看見她演戲的廣告，我呆了。再想起她來南京演戲的一本正經，我更呆了。

京南

拔佳

皮鞋公司

皮鞋頂好

任君選擇

牌子最老

歡迎比較

夫子廟第一家

(貢院西街)

建華商業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南京總行

南京建康路二二二二號
電報掛號 二二二二號
電話 二二二二號

上海分行

上海江西路新康路三號
電報掛號 二〇二二號
電話 一七八二二號

蘇州分行

蘇州宮巷五五九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八號
電話 二二二八號

亡命的回憶

(續第一卷第二期)

吳觀盡

前爲人間味寫過一篇個人革命史實「亡命的回憶」，當因限於時間，寫到我躲在虹口一個廣東鹽商裏叫侍女去買油炸粿，因吳粵方言不通，她買來了一排表芯紙，便嘎然中止，未遑繼續。迄已多時未爲任何雜誌寫作；實因雜誌文章，不同日報，必須稍稍經意，方可交卷。不佞邇來遇事拂逆，心緒莽如，凡屬費腦較多之作，憚於舉筆。顧老慶促之彌急，且已三顧茅廬，迫於友情，胡可不寫，願思廣積亡命前作，以畢吾詞。詎意案頭人間味第一

卷，友人借閱未還，意欲覆按前卷段落而不可得；但交卷之期，又已迫在四壁。不佞生平寫作，有一惡習，不寫則已，寫則握管在手，不計工拙，率意塗鴉，潦草塞責。苟一遷延，則無異泥牛入海，交卷無期矣！此次深恐爲「覆按」而遷延，故甯以拉雜出之，信筆湊集，不成篇章，聊以完成老慶之使命。老慶知我，倘不以爲不可而棄之字篇乎？

我在蔡其討袁之役，以同盟會會員資格，在家鄉創辦報紙爲上海進攻製造局（即上海兵工廠，滬人稱爲南鐵廠，其系軍人鄭汝成之大本營。）的鈕公揚生陳公英士等作聲援，因此觸怒北廷，無異自持虎鬚；在皖柏（文時）曠李（烈鈞）馮陳（其美，字英士。）各路兵敗之後，攻城使下令大捕黨人。我的報給他加上了

「煽惑人心」的考語，我的人何時下了「務獲解省」（彼時江蘇省垣在蘇州）的密令。終算託庇國父在天之靈，沒有受到就「地正法」，「格殺不論」的處分。也幸虧父母賦與我兩條腿，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一方面我們「吃新聞飯」的人，情報究竟靈通，密令還沒到「犯人」所在地，該犯——就是我，早已一溜煙遠颺到上海去了！更因帝國主義式的英租界領事愛做北廷鷹犬，常把界內黨人，不當作政治犯看待。隨意捕捉任憑引渡，一般黨人吃了不少苦。我因此界太沒保障，又從英租界搬到庇護黨人的法租界去住。後來又來了個什麼風吹草動，又從法租界跳躍避難；實在無處可以安身，以致躲到虹口一家廣東鹽商裏去，——其實是高等暗娼——鬧成買油條來了

的方法，去窺伺界內形跡者的行動，稍不小心，即被綁架到英租界去落網，所以處境也很危險。

我在此時，有黨中同志代我劃策，抄襲兵法上的「實者虛虛，虛者實實」，偏偏躲在英租界區域裏，叫這班龐大意想不到。此計雖然冒險，倒也可取。自從脫離了難窟，有二三天實在覺得立錐無地啦！有一位好友，是英租界某花衣（棉花軋去棉子後名曰花衣，是一種出口貨）洋行的副買辦，他領我到他寫字間隔壁的花衣間裏去暫躲。這屋堆滿棉花，我便在這棉花衝裏藏去，真是足不出戶，徒步三十里。晚上則與西崽同榻，躺在寫字間地板上。（日間寫字間人多，不便進去。）午晚兩餐敵友招待得很不錯，杜五房的醬肉兩角，是主菜；那萬生的開陽一角，外加紫菜，醬油沖湯，都由那萍水相逢而很同情我的西崽一手承辦，按時遞進棉花堆裏大嚼。有時晚上還添上幾個銅圓的高樂燒，簡直坐「花」醉月，有吃花酒之樂趣，真是又好氣又好笑！這種生活，先後二三天。其間並無意外事故

發生，可是幾次遇到難關。什麼難關？就是本洋行的大班英國人到花衣間來看花時節，要躲避得敏捷俐落，絕不能拖泥帶水，身手呆滯。原來我在此地，乃副買辦夾袋裏的「新貨」，萬不能給大班知道。尤其英國大班，他有英國脾氣，板板六十四的面孔，

Canada man 的派頭，叫人吃不消！副買辦招留我時，曾經約法三章：（一）絕對不能吸捲烟，因為棉花容易引火，必須火燭小心。（二）與英國大班，要如尹邢之避面，如參商之不見。（三）在此只好以三日為限。關於第二條的難題發生時，幸虧副買辦先叫西崽來照呼「大班來了！快作準備！」於是我像一頭鼠，大班像隻貓，我與他常常頑着捉迷藏遊戲，全憑我的耳覺靈敏，更虧得棉花堆裏窗簾繁多，他們東，我避西；他向南，我走北；他的履聲響！無異先送我一「空襲警報」，我好作巧妙的「戰略撤退」，「另覓安全防線」。終算如天之幸，幾次難關，安穩度過，始終沒有與這位英國「反司」打着照面。要是給他遇見，不是我的亡命大

受阻礙，就是副買辦的鋪蓋，說不定還要翻身呢！（俗稱歇生意為「鋪蓋翻身」）等到三天限期一到，我想一身做事一身當，不能連累朋友遭禍殃，不得不另尋出路，別謀安身。幸虧有一位親戚家裏可以暫避；可是那裏的生活，更是戲劇化般的可憐而可笑！

做親戚寫的僅堪餬口，無計留宿。祇因我有非常急難，纔不得已而慨然招留，那種俠義心腸，叫我至死不忘。可是他們的家裏，太可憐了！住的是沿馬路起座的單輪舊屋，上海人稱為「東洋房子」；其實並非席地坐臥的日本家屋，不知何從得名？）他是一個窮苦的二房東，就靠着收些房錢過日子。他一家三代，大小男婦老幼七八口，擠在起座（家室背後一間黑越越的小屋子裏，要多放一個馬桶的地方都沒有，那裏再有我容榻之所？而且也絕對不便！）拉上招住了三房客，多數是在大世界遊戲場裏唱灘簧，變戲法，吃開口飯的，也擠得水洩不通，併且樓梯頭上早已劃作三房客家的「租界」區域，絕對不讓二房東去派什麼用場啦！此外

便只有起座南面長窗榻以外的地方了！你道是什麼所在？哈哈！那裏是本街堂裏多少住戶公共出入的人行道，是露天，不是屋內，怎好讓我下榻？原來此屋起座連街，街連起座，跨出起座就是街，從街上進來，一脚就踏進了起座，與平常房屋比較，少了一個天井，這一類極端簡陋的房屋，上海人統稱為「東洋房子」。在這樣環境裏，要想安排一個下榻之所，除了起座間，可是起座間裏堆滿什物，無法移動，而且是法定的樓上三房客出入要道，我

雖沒有丈量過它的面積，可是現在想來，宛在目前，除了一張破長桌，一隻方桌，幾張舊單靠小長方枱，是做做國家聚餐樂舞天倫之用外，其餘劃作公共出入的走道，並不寬裕了！我無可如何，就在這走道線上，架起一隻臨時臥榻，居然比棉花洋行高昇了一級，不是地舖而是高舖，一方也因地上太狹窄，無從鑿下，撮方四只吃飯坐小長方枱，擱上兩塊木板，打開被鋪，向敵戚借到一個枕頭，倒也睡得很舒服。可是讀者要注意，這一晚的架床，

踢毽

關企予

因爲多方考慮，轉瞬思緒，時間就誤的很晚，已在午夜之後了！我以爲今天睡得遲，明天終可早些安眠了！豈知大謬不然！又以爲要睡得遲一些，明天早上何妨多睡一歇，躺一個舒服呢？豈知又是一個大謬而不然！原來我下榻之所，就是許多房客的法定交通線，要是樓上有一人未歸，我就不得設榻，設了榻，他就不能上樓。早上倘有一人拂曉出門，我就得趕快撤榻，榻不撤，他就不能出門。否則，除非叫他們進出上下的人學着高雪樵唱三本鐵公雞的張嘉祥翻筋斗過城一般。或是練習亞林匹克世界運動會裏跳高錦標一樣的技术，讓他們一個個翻過去或跳過去，怎麼可以呢？因此我必得在衆房客到齊之後，纔許架鋪安眠。這是夜晚，我又必須在衆房客出門下榻之前，預先撤鋪，不妨礙他們的出入自由，這是早晨，記得古聖人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在此時此地，真該說：「先天下之作而作！後天下之息而息」了啊！哈哈！可憐不可憐，可笑不可笑呢？（待續）

踢毽是最平民化最普遍的冬季運動，可以活動全身筋骨；在小學校裏，一般孩童們，最愛好這種遊戲；自諸民証氏大加提倡，並一再親自登台表演後，也很引起羣衆的注意。其實，踢毽運動，男女老幼，無不適宜；毽子表演的名目很多，大致可分爲小式與大式兩種，小式又稱文式，大式又稱武式。文式動作輕易，大式的演出，便須有強健而活潑的體力。事變以前，褚氏在南京，曾主辦過一次公開表演賽；他所規定的「盤踢」即指小式的最初基本動作——左右兩足先後舉起，毽子隨它循環上下。「交踢」係大式的「跳」，勝負的判分，看表演人所踢次數多寡而定。

式小花色繁多，從頭頂到足尖，都可任意爲之，簡單省力，婦女和老年人，做這種遊戲，比較有興趣。大式則很吃重，包括：「偷」，「跳」，「踢」，「環」，「跨」等，關於這一類，須拿出一渾身解數，大概十歲到十六歲的孩童們，對此最擅勝場，因爲這時候的腰腿柔軟，表演次數，容易增多。毽與鞋，對表演時極有關係，做毽的零錢，不宜過重，也不宜過輕，有了適合標準的毽子，再穿上一雙棉鞋，踢來便可操縱自如，得心應手，倘穿普通單鞋，就要差勁，高跟皮鞋或靴子之類，便更踢不上幾次了。

我常看見許多踢毽人，當表演時，拼命用力，踢完便覺氣喘，這反而得不到踢毽的益處。技術好的人，保持平穩狀態，雙足落地很輕，踢時寂然無聲，祇聞鞋面彈響之音，這也和唱歌一般，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回憶兒時親眼看見兩件事，到了今天，還深印在腦海裏，可謂絕佳話。

蘇北的人對於踢毽技術，頗有獨到處；有兩位傑出人才，看到他們的表演，真是一嘆觀止焉。一個是揚州人，他把一塊玻璃放在地上，雙足即在玻璃上，用毽表演武式第一種「偷」，連續十餘次，脚步未出玻璃範圍外，玻璃亦未碎，這可想像到表演人的輕軟工夫，妙到極點；還有一個鹽城人，在井欄上打「跳」，也連續至好幾次，穩固不能落在井中，雙足移動，更不能差之毫厘，否則一失足，便成千古恨，這一幕的表演，更覺驚險，現在恐怕再看不到這樣的好身手了。

筆者前次去平，又看到一位七十幾歲白髮老翁，於大眾前，登台表演踢毽，老人因精力所限，祇做了幾個小式遊戲，雖無精彩可言，但按照老人的年齡，猶能有那樣活潑的動作，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二十年前，京口的城隍廟裏，我曾和若干小英雄們比賽過，對於小式，不感興趣，大式諸種，無一不能，也無一不精，那時的脚下，真踢倒不少好漢；現在偶然教導孩子們時，還能踢上幾下，可是已不及從前十之一，一舉不離手，曲不離口，踢毽亦不能離足，凡事不常習練，總要荒廢的。

首 都 唯 一 百 貨 大 商 場

永 安 商 場

建 築 最 偉 大

設 備 最 完 善

◀ 全 部 開 幕 營 業 ▶

| | | | | | | | |
|--------|--------|--------|--------|--------|--------|--------|--------|
| 皮 鞋 | 皮 件 | 文 具 | 綢 緞 | 時 裝 | 西 服 | 百 貨 | 銀 號 |
| 玩 具 | 糖 菓 | 食 品 | 磁 器 | 五 洋 | 漆 器 | 鐘 表 | 翻 鞋 |

參 加 商 場

夫 子 廟 貢 院 街

大 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南 京 聯 合 商 場

地 址：夫 子 廟 南 京 大 戲 院 光 明 電 影 院 對 面

現 已 開 幕

南 京 百 貨 大 本 營 首 都 土 產 總 匯 地

堂 皇 富 貴 首 都 第 一

鳳 凰 餐 廳 金 剛 酒 家

歡 迎 參 觀 惠 顧

人人必備

萬 人 油

家常用備良藥

寒熱瘧疾
霍亂吐瀉
頭暈目眩
水火刀傷
等症，一
經擦服，
立見奇効

上海環球公司出品

南 京

沙利文食品公司

各種上等糖果
各種上等餅乾
各種上等巧克力
各種上等罐頭

專辦上海

中央商場北

南京南貨罐頭食品唯一家

蘇州一品香茶食糖果

特製上等糖果
按時茶食細點
各種洋酒汽水
特製茄厘牛肉
葷油米花糖
葷油芙蓉酥
豬油花生糖
味精花生糖
奶油白蛋糕
子瓜油

葷素酥糖

夫子廟貢院東街
永安商場對面
地址

行銀市京南

號八四二路康建：址行

二五八二二室理經話電
三五八二二室業營

時二十至時九午上間時業營
時三至半時一午下

天一業休期星業休午下六期星

目要業營

- 一、收受存款
- 二、放款
- 三、匯兌及押匯
- 四、票據買賣貼現
- 五、買賣有價證券
- 六、代理收解款項
- 七、代理市金庫
- 八、辦理小木貸款
- 九、保管市內各公
共機關及團體
之財產或基金

科柳花膚皮科兒科內治崙

師醫生濟何

時五午下至時九午上診門：間時
號八〇一路雀朱：所診

患疾膚皮治崙

寶皮

治主

皮一腫爛癬疥溫
病切瘡脚癩疾疥

何濟生醫師處方

濟生製藥社監製

黎 巴 小

蜀 新
腴 聘
名 上
廚 海

廉低一第京南：目價
美鮮一第京南：道味

營養滋補
初冬時菜
精製高等川菜

家專鞋皮女男

店商造再

場商安永京南：址地部業營

準水高最的相照街藝

相 照 藝 光

廉低衆比價定 超高衆比術技

號二七路雀朱：址地

康 慶 馬

家 專 味 臘 廣東

迎歡別特 發批躉零 宜扇贈餽 麗美瑣裝

號五六一路華中

鴨尾鴨肫
鴨腿鴨餅

精製臘腸
臘肉臘鴨

廟 子 夫

號 糖茶食 州 蘇 小

(號八〇一二二話電)

椒鹽新榧子
清水山楂糕
松子澆切糕
桂花馬蹄糕

本廠鴨肫肝
肥兒代奶糕
滋潤花生酥
葷油米花糕

記 湧 紹 浙

家 酒 全 萬 老

酒洋梁高 花百茄五 青竹陳真 彫花年遠

號九一一路華中：址地 一六〇一二：話電

有口皆碑

歷史悠久

